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四一九次会议

2015年3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法比尤斯先生 (法国)
- 成员：
- | | |
|---------------------|-------------|
| 安哥拉 | 奥古斯托先生 |
| 乍得 | 谢里夫先生 |
| 智利 | 拉韦先生 |
| 中国 | 刘结一先生 |
| 约旦 | 卡瓦夫人 |
| 立陶宛 | 穆尔莫凯特女士 |
| 马来西亚 | 阿德宁夫人 |
| 新西兰 | 麦克莱先生 |
| 尼日利亚 | 萨尔基先生 |
| 俄罗斯联邦 | 丘尔金先生 |
| 西班牙 |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埃尔伍德先生 |
| 美利坚合众国 | 西松女士 |
|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中东发生的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2015年3月12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15/176)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中东发生的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2015年3月12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15/176)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埃及、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卢森堡、摩洛哥、荷兰、巴基斯坦、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南非、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以及伊拉克议会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

我谨代表安理会欢迎侯赛因先生在日内瓦通过电视会议参加今天的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斯塔夫罗斯·兰布里尼蒂斯先生阁下，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乌富克·戈克钦先生阁下。

我提议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176，其中载有2015年3月12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一份关于所审议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外长举行本次高级别辩论会。

我对中东部分地区少数族裔面临的严重危险深感关切。数百人的生命和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岌岌可危。

此时此刻，成千上万平民任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又称“达伊沙”摆布。其战斗人员正有系统地杀戮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不同意其对伊斯兰教的曲解的人以及任何反对其世界末日论的人。他们针对妇女和儿童极其凶残地实施残酷暴行，并且正在破坏构成人类遗产的宗教和文化象征物。

我们看到此种现象在叙利亚、伊拉克蔓延，现在又在利比亚甚至也门扩展。上星期，也门清真寺被炸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派别暴力。我最强烈地谴责基于宗教、族裔、民族、种族或其它原因针对个人和群体实施的一切迫害行为以及侵犯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行为。我敦促所有各方确保平民受到保护，使无辜生命免遭涂炭。

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各方都必须帮助该地区人民恢复其历史多元性与活力。这对于保护我们的共同未来至关重要。

（以英语发言）

面对该地区发生的那些残暴罪行，各方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必须制止那些对所有各群体

犯下严重罪行者不受惩罚的现象。我也再次强调，反恐过程中的侵权行为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战略上起着反作用。所实施的暴行从来都不会免除相关政府履行其人权义务的责任。

在伊拉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调查团所援引的信息有力表明，“达伊沙”可能犯下了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我的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特别顾问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去年8月曾警告说，“达伊沙”所实施的行为显示存在着发生灭绝种族事件的风险。现在我们也看到从“达伊沙”控制下获得解放地区的当地民众遭遇了派别暴力。

有确凿证据表明，一些不同少数群体的成员已成为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其它非常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对于妇女和女童来说尤其如此。我们还必须记住，在伊拉克，暴力极端主义现象在“达伊沙”推进之前就已存在。因此，必须消除导致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

我欢迎伊拉克政府采取步骤，以推进民族和解，促进包容性，加强社会凝聚力并对安全部门实行改革。我呼吁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在从“达伊沙”控制下获得解放的地区维护人权，恢复法治。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伊拉克开展这方面的努力。

叙利亚冲突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由于责任得不到追究，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急剧增多。在叙利亚，政府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特别是“达伊沙”和“胜利阵线”，都实施了此类令人发指的行为。在我们讨论少数群体所处困境的时候，我们必须避免强调差异，而应当重申多元化及和平共处价值观。我敦促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克服分歧，寻找新的方法，以确保所有叙利亚平民都受到保护。

几天后，我将前往科威特出席叙利亚问题国际认捐会议。我呼吁所有国家慷慨解囊，帮助正在受苦受难的千百万叙利亚人，为承受着大部分负担的

邻国提供援助。此种人道主义援助对于整个地区的政治稳定而言，也至关重要。

我深为关切利比亚境内的事态发展。与“达伊沙”有关联的团体正在把少数群体作为目标，攻击宗教场所。在普遍存在暴力的情况下，宗教少数群体始终非常脆弱。主要当事方必须迅速达成协议，以结束军事和政治冲突。这对于遏制利比亚落入恐怖组织手中的危险至关重要。我也对南部地区当前的部族紧张状况感到关切，因为此种状况可能会引发因身份认同差异而产生的暴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具备能力的利比亚国家政府，任何战略都不可能奏效。

联合国正在制定一项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我们将于9月份推出该计划。我们也正在加强我们捍卫和保护中东地区多元性的努力。我打算召集一批有名望、十分了解中东地区宗教、民事、文化、学术和工商业领域情况的男女人士，组成一个派别之间及其内部动态问题咨询小组。

各国政府以及各党派担负着保护少数族裔的主要责任，但我们必须与民间社会、宗教领袖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各方协作努力。我尤其期待宗教和社群领导人清楚地提醒自己的追随者，宗教所主张的是和平，而不是暴力和战争。

下个月，大会主席和我将邀请不同信仰群体领导人出席在联合国这里举办的一次特别活动。我们将借鉴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经验，努力增进相互了解与和解。

（以法语发言）

中东地区被公认为是世界多个伟大文明的摇篮。今天，让我们下决心使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具备能力，以便把该地区变成一个更加稳定和安全的世界的发源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侯赛因先生发言。

侯赛因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举行本次讨论会，主席先生，我们也感谢你组织这次讨论会。今天的讨论会要讨论的是宽容和它的对立面，宽容就是人们普遍所持的承认并接受各国人民存在差异的观点，而其对立面是强制推行墨守陈规、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疯狂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严酷而残忍。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序言首先指出：

“意识到各国人民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他们的文化拼合组成人类共同财产，但是担心这种并不牢固的拼合随时可能分裂瓦解……”

我们这种拼合而成的遗产是争取世界永久和平的唯一希望。另一种选择是各种群体四分五裂，最终相互对抗，这将使我们陷于毁灭。如果我们要得以生存，就需要多元化，各国社会因相互尊重和相互交流而变得丰富多采。

人们很容易将当今的中东描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地区，但实际上，这个地区历史的主要特点是，长期以来大家接受多种不同的身份特征。如今我们见到的严重危机和暴行都是歧视以及蓄意不尊平等和人权现象所煽动起来的。例如在叙利亚，暴力镇压和平抗议以及目前的内战迫使许多人退而以族裔和宗教身份来求得保护。可悲的是，以往各族群之间无害有益、甚至为人们喜闻乐道的差异，如今却造成了充满怨愤和致命的分裂，国家继续在分崩离析。许多社群因为宗教或族裔身份，遭受所有各方骇人听闻的暴力和有针对性的攻击。

随着叙利亚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越过国际边界，“达伊沙”应运而生，这个秉承极权主义思想意识的塔克菲里团体决意要将所有持异见者灭口。伊拉克具有异常丰富的文化传统，有史以来，各族群就居住在这个地区。但是，两周前，我办公室的一个调查团发现，“达伊沙”向雅兹迪派发动的残暴攻击可能构成灭绝种族行为。我们的报告还表明，其他族群也遭受了非国家行为体以及与国家有关联部队的严重暴力行为，包括反人类罪和战争

罪。重要的古迹遭到毁坏。我们谴责所有这些行为。

“达伊沙”是令人憎恶的组织。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内部紧密交织的社会结构正在被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丧心病狂地消灭不符合塔克菲里世界观的任何不同看法和选择，而这种世界观本身就是完全不足为信的。但是，令人极为不解而又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与许多国家对本国公民的态度相比，“达伊沙”对于自己的成员，却似乎比较能接纳不同的族裔，只要这些成员的行为符合塔克菲里的思想意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国际社会往往既不全面、也不始终如一地重视少数群体的人权问题。重视不全面是指有些国家重视的主要对象是与它们有着特别的共同文化纽带的社群，而忽视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社群所遭受的侵权行为，而且无视涉及本国受歧视团体的关切。不始终如一地给予重视指的是，只有在爆发极端暴力行为之后，少数族群的权利才得到重视，即便在暴力行为爆发之前，总是历时数年存在排斥异己、无视语言和宗教权利、阻碍人们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等现象。如果我们只是在发生杀戮行为之后才重视少数群体的权利，那么，我们已经失职了。

在宽容的态度和人权的普遍标准受到打击的地方，狂热行为就会滋生而且逐渐猖獗。这种行为猖獗的国家都背叛本国人民，不遵守本国《宪法》，不真正接纳本国社会的族裔、语言和宗教多样性；压制社会所有成员的声音和参与；打击民间社会活动分子，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活动分子的工作恰恰是防止罪恶的极端主义的最佳手段。为了妥善防止发生进一步的激进化现象，必须促进和保护人权捍卫者，而不是将他们投入监狱，施以酷刑。

可悲的是，中东和其他地区有许多此类国家，它们的行动生成了不容忍的土壤，让极端主义得以扎根。我的办公室正在协调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和保护少数群体网络的工作，该系统可以帮助会员国

制订战略，为边缘化少数群体提供机会，并制定更好地保护他们人权的措施。只有坚持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和价值，恰如其分而且实实在在地在世界上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空间，我们才能都得以生存。

这种并不牢固的拼合而成的结构正在被打破，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一致行动，果断地结束冲突，将伊拉克和叙利亚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安理会也必须结束也门、利比亚以及其他国家境内的战斗。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受害者、整个人类流出更多泪水的能力被耗尽，等到最后只有石块能够哭泣之时？到那时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迟迟不采取行动，如果行动太迟而失去了效力，对我们大家还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现在缺乏坚定不移的共同决心，那么，我们的紧密纽带连同经年累月而形成一种遗产的多种文化就会烟消云散。这种过失令人感到恐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后患无穷。希望我们不致犯下这种过失。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侯赛因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萨科圣座发言。

萨科圣座（以法语发言）：我代表中东目前正在经受严重磨难、属于不同族裔和文化的基督徒，感谢法国政府、尤其是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领导这一开拓性的人道主义倡议。

安理会成员可能知道，今年是1915年基督徒惨遭大屠杀100周年。今天，100年之后，我们正在经历同样的悲惨局面，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迫离乡背井。这是所有人的重大损失。坦率地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对我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我们有机会与我们区域的众多宗教和族裔群体和谐合作，区域内本来可以出现一股推动力量，促进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进步和开放。

我在安理厅要传达使我充满活力的精神和人道主义价值观所激发的信息。建立在和平与正义基础

之上并本着友爱和公民精神的积极共处，应始终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最高优先事项。

就我国而言，我呼吁支持中央政府和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解放所有伊拉克城市，特别是摩苏尔市以及尼尼微平原的城镇和村庄，帮助我们基督徒、雅兹迪人和沙巴克族人。我呼吁为这些城镇和城市提供国际保护，因为那里的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应建立安全区并通过房地产和财产法，以确保他们的土地权，并使他们能够返回家园和恢复正常生活。中央政府还应负责赔偿他们遭受的损失。

主要问题在于理解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看待宗教、公民、个人、妇女的作用和国民教育——以便和平相处并相互尊重。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拒绝与非穆斯林共处。他们迫害非穆斯林，将他们赶离家园，摧毁其所有历史痕迹。我们正面临一场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即垄断权力，颠覆机构并限制自由。因此，迫切需要根据国际法建立一种连贯一致的标准。

我在安理会发言时要强调指出，不应将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恐怖分子与无辜的穆斯林领导人归为一类。事实上，绝大多数穆斯林是沉默与和平的人。他们拒绝宗教的政治化。他们接受其他人并在一个遵守法律和尊重所有机构的世俗国家内与他们共处。

越来越清楚的是，仅仅通过军事行动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事实上，军事行动无法消除此种摧毁人类和文化遗产的暴力思维。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采取明确的法律措施。例如，它们可以采取政治、文化和教育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应适当地保护由个人、人员和群体组成的丰富国家架构，不论其宗教和族裔背景有何不同。必须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并加强公民之间的关系。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新出现的更大威胁。当数百万儿童和青年被剥夺了上学和受教育的机会，

当数百万难民聚集在难民营并得不到特别照料和关注，就会出现与日俱增的沮丧、失业和贫困，这些因素可能很容易发展成一种报复氛围，导致极端主义。因此，必须照顾这些难民，满足他们的需要，减轻其痛苦。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切合实际的进程，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首先，应通过联合国采取以最新宪法和法律为基础的执行政策。这将促进所有公民均享有正义、平等和尊严，不应歧视一个群体而袒护另一群体。当务之急是，我们各国应有保障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世俗政府。这些政府应负责保护所有个人，并必须全面保护其所有公民的权利。

第二，应鼓励宗教领袖采纳加深公民意识的温和言论。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或族裔出身如何，他们应培养对本国领土的归属感，而不是仅限于对其宗教派别或部落的归属感。一个必要因素是改革教育方案，以强化公民相互尊重的原则，促进宽容和交流。该举措也要谴责分裂、仇恨和报复欲望。所有这一切都将保护后代免遭极端主义、暴力和恐怖主义之害。如果宗教阶层不对宗教经文作适当解释，不对脱离经文上下文从中抽取暴力解释的现象保持零容忍，这些目标就无法实现。

第三，应通过一项法律，将以资金或智力方式支持恐怖团体，或向其提供武器的所有国家和个人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这些行为是危害社会和平的罪行，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第四，我们必须促进人权组织的发展，促进民间社会。应支持这些组织在区域和国际一级发挥执行作用，而不仅仅是咨询作用。

我最诚挚地祝愿安理会在人道主义任务中取得成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议会成员维安·达希勒夫人发言。

达希勒夫人（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允许我代表雅兹迪人和伊拉克境内所有受压迫的人

就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阁下和法国政府与人民对我们人民采取的人道主义立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还要就潘基文先生为实现全世界的和平所做的可嘉努力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今天来到安全理事会发言，不是代表雅兹迪民众，虽说他们受世界上最恶劣、最危险的恐怖组织控制，在伊拉克备受煎熬；而是代表各族裔伊拉克人，他们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入侵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还要转达伊拉克议会议长萨利姆·贾卜利先生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他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我还带来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人民的问候，他们也希望安理会支持会帮助伊拉克人民的任何决议。

恐怖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切实威胁及危险。如今，所有背景及族裔的伊拉克人处在应对这一威胁的前线。我悲哀地指出，伊拉克少数群体——基督徒、雅兹迪人、沙巴克人和土库曼人等——是该恐怖组织的首先受害者及受其侵略行动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在伊拉克恐怖分子的枪炮面前首当其冲。他们因针对他们的犯罪而做出巨大牺牲，这些罪行在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影响到妇女、儿童和老人，捕获雅兹迪妇女然后将其贩卖，从而带回了奴隶时代。这些罪行使全人类蒙羞，促使国际社会不仅要承担起道义责任，而且负起法律责任，帮助全体伊拉克人民，具体说来是帮助伊拉克少数群体摆脱恐怖主义的控制。

任何人都难以幸免，基督徒、雅兹迪人、沙巴克人、库尔德族人、什叶人都包括在内。我们都听到发生在斯派克营地的罪行，一天内有1500人被杀害。这清楚地证明，伊黎伊斯兰国既无宗教信仰又毫无人性，它不属于高于以其名义犯下的任何罪行的伊斯兰教。

我要向安理会提出一些数字来说明雅兹迪人所受痛苦。直至2014年8月3日伊黎伊斯兰国袭击辛贾尔山之前，雅兹迪人还是热爱和平、主要以农业为其生计的人民，其人口约为60万。如今，42万雅兹

迪人流离失所，生活在库尔德地区的营地内，另有8000人寄居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的营地。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约5680人遭绑架。近1000名4至10岁的儿童被强行从其家庭带走，目前被拘押在伊黎伊斯兰国训练营地，以便训练出新一代恐怖分子。约3000名雅兹迪女童被绑架，遭所有形式身心践踏后被放在伊拉克境内外的奴隶市场上贩卖。一名雅兹迪女童的标价为18美元。

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2000多名雅兹迪人被伊黎伊斯兰国及其恐怖人员冷血杀害，只因我们是雅兹迪人，信仰一个与伊黎伊斯兰国所信仰的不同的宗教。我们在被杀害。我们的妇女在被强奸。我们的女童在被贩卖。我们的儿童在被诱拐，被带到我们不知道会给他们带来怎样命运的地方。我们被无端放到市场上像物品一样买卖。

我来到安全理事会的确是一次特殊的机会，是我们最后的办法，以描述我们的苦难和表示我们的希望。我们因为我们的宗教和信仰、因为塔克菲里群体认为我们是异教徒，而遭受压迫。简而言之，我们寻求安理会所做的是，首先将雅兹迪人的痛苦界定为灭绝种族罪，并就此通过一项决议。我们的痛苦符合灭绝种族罪的一切标准。第二，我们请安理会在少数群体生活的地点实施国际保护，尤其是对雅兹迪人提供保护，他们没有其它办法返回自己的家园，即使他们的家园在我们在伊黎伊斯兰国及其支持者控制下遭受痛苦后已经获得解放。第三，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速采取行动，根除伊黎伊斯兰国恐怖团体，特别是将其从摩苏尔政府中清除出去，使我们得以让仍在遭受身心折磨的3000多名遭绑架的雅兹迪妇女获得自由。第四，我们恳请安理会支持并武装伊拉克军队，包括佩什梅加部队及代表整个世界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所有伊拉克力量。第五，我们请国际社会重建被恐怖主义摧毁的城市，处理这些恐怖分子袭击我们的社区带来的后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达希勒夫人所作的非常有力的发言。

我现在以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的发言将毫不含糊。在中东，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野蛮和有系统的种族与宗教根除进程。尽管单从数量上说，穆斯林是圣战恐怖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但是，非穆斯林族群也发现自己成为专门袭击的目标。他们所体现的多样性正是“达伊沙”想要消除的。基督教徒、雅兹迪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沙巴克教派都受到我称之为“恐惧三件套”的威胁，即，强制流放、奴役和死亡。

法国因其历史，与东方基督教徒保持着深厚的关系，而且有着保护少数群体的悠久传统。我们打算依然忠实于我们法兰西民族信条所主张的一切。

正如已明确描述的那样，在伊拉克，去年夏天攻占了摩苏尔之后，基督教徒一直遭到追捕。在叙利亚，情势悲惨：将近220名亚述基督教徒在哈沙卡北部地区被“达伊沙”绑架。迫害扩展到了中东正式边界之外的地方。上月在利比亚，21名埃及科普特教教徒被斩首。“达伊沙”想要继续扩大其恐怖网络。尽管我已提及以基督教徒作为袭击目标的问题，但是“达伊沙”以同样非人道的手段袭击所有少数群体。例如，我特别想起了被围困在辛加尔山的雅扎迪派和在库巴尼被作为袭击目标的库尔德人。他们甚至以野蛮行径侵袭了作为多样性标志的手工艺品——高级专员称之为镶嵌工艺的制品。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将摩苏尔博物馆洗劫一空并袭击了尼姆罗德的亚述古城和哈特拉的帕提亚市。他们不仅想让现代的东西消失，而且要从物质上毁掉其根源——他们不想让历史在他们之前或者还没有他们的时候开始。

“达伊沙”从事的勾当，其危险在于少数群体有可能彻底消失。我们是国际社会，决不可再仍然是一支虚弱的集体力量。为此，我要从本会议厅发出一条双重信息——其一，同受迫害者休戚与共，其二，决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用高级专员的话来说，就是憎恨。我们必须向中东的少数群体表明，

我们站在他们一边，我们站在尊重多样性的国家一边。我们必须让“达伊沙”恐怖主义分子明白，我们会百折不挠地同他们作斗争并且战胜他们。

在过去几个月期间，全世界一直试图应对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以便将这些少数群体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虽说这些努力显然仍然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认识到，这些努力是不够的。少数群体并不是在请求帮忙，而是在要求享有其权利。我们的使命必须是，让流离失所的少数群体回返他们的家园。在追求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利用一切手段。

首先，必须有人道主义的支助。状况令人震惊。我们的集体努力应该使被放逐的少数群体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发挥着不同凡响的主要作用。我们认为，它应该将其努力集中于这种支助。各会员国必须以有意义的方式加强其财政支助。这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具体而言，我提议，我们设立一个特定的回返援助基金，以便帮助重建家园和礼拜场所。

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方针。随着“达伊沙”的撤退，我们必需使少数群体能重返到他们被迫离开的地区。这意味着，目前部署的地面部队必须帮助确保他们安全回返，因为没有安全，回返就不可持续。在尚未解放的地区，法国一方面想要与伊拉克当局、另一方面也想与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一起建立联盟，以使少数群体的回返成为其战略的组成部分。在与反圣战争的合作中，保护少数群体必须成为该联盟和地方部队军事努力的一项关键目标。

我还要重申，我国致力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我们呼吁该地区尚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为了国际刑事法院能起诉这些罪行的犯罪者，加入《罗马规约》。即便这提出了一些法律问题，但鉴于已实施的不可逆转破坏，我们认为应该将文化灭绝纳入危害人类罪的范畴。必须起诉战争罪和危害人

类罪的犯罪者，特别是“达伊沙”恐怖主义分子。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要将这类事项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更广义地说，我们都知晓，只有一项总体的政治解决办法才会使少数群体能和平而且可持续地回返。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巩固作为社会各阶层人共处保障的国家，而不是单一社区的倡导者，因为有人说得好，宗派主义滋生极端主义。只有包容各方的国家，保护多样性并给予每一个人正式公民资格，才能恢复人民、特别是少数群体的信任。通过这一包容性理念，确保少数群体有一席之地，是这些危机解决办法的核心所在。我来举三个实例。

在伊拉克，对恐怖主义分子做出的反应一直是一个由阿巴迪总理发起的联合与和解进程。但是，必须加大这些努力的力度。这是建设一个团结、稳定与和平的伊拉克的先决条件。

在叙利亚，令人遗憾的是，少数群体问题被一个大国操纵着；是它一直在利用圣战威胁来建立一个假想的堡垒，打击它那自己引发并与之相勾结的恐怖主义。还是在这一实例中，只有达成一项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办法，要既包括该政权又包括反对派，而且还要致力于保护不同的群体，才会导致实现有意义的民主过渡并确保将来每一个人都享有各种权利。

在黎巴嫩，《宪法》、《国民盟约》和《塔伊夫协议》确立的群体间共处模式，因当前的机构瘫痪而受到质疑。我们呼吁黎巴嫩人民尽快选举出一位总统，以确保维护该共处模式。

我知道，做比较可能误导他人，但让我们记住南斯拉夫：这个国家保护过少数群体，它的垮台造成暴力侵害这些少数群体的行径死灰复燃。今天，我代表我的国家提议并请求，秘书长应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份行动章程，以处理中东少数群体的境遇问题。国际社会必需有一份执行其对策的详细路线图。

这样一份章程可以围绕我提及——其他发言者也已述及——的四个组成部分来组织。第一，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难民署的行动，必须更侧重于少数群体的回返。第二，在军事层面，少数群体的回返与安全问题必须纳入该联盟和地方军队的战略。第三，在打击有罪不罚的斗争中，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犯罪者必须由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最后，从政治上说，在伊拉克，我们必须加强促进统一的政策，而在叙利亚，则必须推动实现包容各方的政治过渡。我这里想到的是利比亚、也门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们希望在那里建立包容各方的政府和国家。

我要热烈欢迎秘书长宣布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小组来审议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他同意，我提议他们的优先任务应当是起草一项行动计划。法国准备主办一次国际会议，重点介绍该小组的调查报告。

公众舆论——我指的是普通公民的舆论——感到奇怪，自称联合国的这么多国家在这里聚集一堂，迄今为止竟然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消除之。这些公民的感觉是对的。要是安理会本次会议不仅仅是发出警告呼叫，而是具体号召采取行动，着眼于单一目标——保护整个地区长达2000年之久的多样性并且使受到迫害的少数群体得以永久返回其故土，那末，会议原本是有助益的。

这是我今天想要代表法国发出的呼吁，庄重和寄托着希望的呼吁。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其余成员发言。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自西班牙1月1日成为非常任理事国以来，这是我首次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公开辩论会。对我而言，参加本次会议是个宝贵机会，因为今天使我们在乎此汇聚一堂的事项极其重要。

我的开场白是动情之言，也是表示敬意之辞。我们听到的证言感动了我。这些证言将累月经年地

回荡在安理厅。我们听到的是心怀善意人士的声音，他们心中没有仇恨，也没有复仇的欲望。他们宣扬博爱，反对不堪忍受的骚扰、无可弥补的痛楚和所蒙受的屈辱。这些声音为受到迫害、被逐出故土抑或遭到屠杀的男女老幼仗义执言，是中东这个文明的摇篮与精神和智慧策源地的居民发出的声音，也是一个属于全人类遗产的区域发出的声音，只是这个区域因完全无视生命和人的尊严的行为，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分崩离析。

他们的苦难又何尝未曾打动我们呢！他们今天在联合国这里出席会议使我们更有尊严，让我们变得有人性，也让我们更加强大。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钦佩和感谢。他们体现了人的最高境界。我今天荣幸地代表西班牙及其国王、政府和人民，想要向他们伸出援手，并向他们所代表的社区的每一位成员致以充满兄弟般深厚情意的问候。

现在让我来问一问：举行本次辩论会的理由何在？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认为，理由是我们冒着某种风险——富庶和多元化的中东将不复存在。中东岂止是头等重要的地缘战略空间。它也是一个种族、文化和信仰的大熔炉，而且是地球上大多数居民信奉的三大一神教的摇篮。但是，它也是催生雅兹迪教派、巴哈伊教派、德鲁兹教派和伊斯玛伊信仰及曼达教派的地区。祆教、摩尼教和密特拉教在该地区兴起的时间要早得多。

“达伊沙”的圣战恐怖主义扬言要毁灭该地区固有的多样性。正如我们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最坚决地反对和谴责圣战恐怖主义那样，我们不能也绝不允许将这一现象与伊斯兰教混为一谈。圣战教派篡改和歪曲了伊斯兰教教义。它挟持了伊斯兰教，迫使其受制于它，从而炮制了一种暴力、残忍、极权主义、暴虐和扩张主义意识形态。此外，圣战恐怖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

打击圣战恐怖主义的斗争并非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的表现，也并非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和大规模野蛮兽行之间的对抗。文明的诸种表现

形式是自由、创造力和多样性，而大规模野蛮兽行则企图使个人沦为遭受残忍暴行的对象。这场斗争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这么可怕。

综上所述，本次辩论会不仅影响到生活在中东的个人，而且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

安理会主席国法国十分得当地召开了本次辩论会。辩论会不仅及时，而且也是一项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由于可怕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表示愤慨抑或表示遗憾或痛心，那是不够的。受害者和整个国际社会期盼安理会凭着对付野蛮兽行和仇恨的智慧，下定决心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今天的会议应当引领我们继续在这一努力中坚定地向前迈进。

我谨表示，西班牙完全支持秘书长潘基文先生的重要发言。我完全赞同他的发言。他为我们制定的指导方针既明确又有必要，特别是那些设立专家咨询小组就不同信仰社区间和平共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的指导方针。必须从许多方面着手打击恐怖主义祸患。我们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防止青年激进化和成为他们的招募对象。我们必须驳斥恐怖分子宣传中的不实之辞。我们必须断绝他们的资金来源。我们必须促进不同信仰的各国人民和族群之间的和睦。秘书长向我们介绍的行动计划载有为整个国际社会制定的指导方针。我们所有人和所有成员国都要努力推动行动计划付诸实施，而且我们必须确保遵照该行动计划执行，特别是在安理会。

对西班牙而言，今天的主题绝对是个优先事项，首先因为我们对恐怖主义祸害有切肤之痛。我们清楚地了解受害者的苦难。我们明白，在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是何等重要。其次，西班牙已经将保护和促进人权、保护的责任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确定为其对外政策不可或缺的轴心。

经验和实效也告诉我们，应采取多学科的方法消除残暴和不公正行径的根源。西班牙正在其对外

政策框架内推动采取各种行动，以促进不同文化间和宗教间的谅解。在打击激进主义方面，不同文明联盟是不同宗教间和民族间的对话工具。我国与奥地利都是阿卜杜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的创建国。目前迫切需要这两个倡议发挥它们的全部潜力。

联合国系统必须将这些问题纳入其涉及各个部门的每日工作。事实上，去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最近一次不同文明联盟论坛上，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我认为，今天值得对这些建议进行一次回顾。我提议设立一个宗教领袖促进冲突地区和平的平台，目前迫切需要这项行动的地区有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我曾经指出，宗教必须促进和平，而不是造成分裂。

第二，我提议设立一个有关文化间和宗教间事务的调解专家小组，他们能够支援联合国特使和驻地协调员以及在当地的政治特派团进行调解、谈判和对话工作。

第三，我建议并且现在重申将文化间和宗教间专家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从冲突到和平的艰难过渡需要采取适应新的政治挑战和现实情况的多层面行动。

最后，我提议并且继续提议应将密切联系到和解想法以及目前正在审议的建立和平议程结合到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的各个方面。

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现在是翻开新的篇章的时候了。我们的关注重点必须是全球性的、勇敢大胆的、灵活应变的和充分尊重人权以及人类最神圣的原则的。我们必须确保大规模的罪行和侵害基本人权的行为不会不受惩罚，并且必须建立一个有罪必究的稳固基础。我们也必须从源头愈合狂热主义在许多社会造成的伤害。我们必须以真理揭穿谎言和操弄、以教育打击无知，我们还必须积极进行宣传，揭露极端主义的真面目。

我要提出两项明确、具体的建议。我们呼吁秘书长立即落实他刚才提出的行动计划。我还要提出另一项建议供他考虑，那就是他应在秘书处内使用现有资源任命一名特别代表，赋予他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任务。该名特别代表可自行协调打击助长恐怖主义的狂热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政策。这名特别代表将与不同文明联盟高级代表密切协调工作并考虑到不同文明联盟至今取得的可贵成就。

我们还提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国际司法机制，审判借由暴力极端主义犯下罪行的人。伸张正义和打击有罪不法的目标绝不能放弃，因为这是第2170(2014)号决议所强调的。

最后，我要感谢召开这次辩论会。我们正在面对集权主义与人类多元性之间的冲突以及互不容忍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承诺必须是全面的，因为我们正在面对集权主义的威胁。有人必须遏止这种疯狂行为，而这个人就是我们 - 联合国。西班牙向安理会保证，它将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并将全心全意地投入这项工作。

艾尔伍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关于中东族裔或宗教背景下攻击和暴力行为受害人问题的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和所有通报者所作见解深入和发人深省的发言。

上星期，我心情沉重地与库尔德友人在联合王国举办的纪念1988年伊拉克哈拉布贾发生的化武攻击的会议上一起发言。联合王国将纪念“战利品”纪念日。我曾经是一名士兵，在北爱尔兰、中东和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内的欧洲大陆服役，切身了解对族裔和宗教群体的袭击所能造成的巨大破坏和长久影响。

今天，我的箴言是：结束中东族裔和宗教群体痛苦的关键是发挥领导力——强有力的领导，促进容忍和遏止仇恨；发挥领导力量，将各个群体聚合在一起，而不论它们的族裔、宗教、信仰、性别和性取向，并使它们能全面参与社会。

我欢迎秘书长今天宣布设立一个专家咨询小组以及法比尤斯外长提议召开会议审议该小组的调查结果。

我们期待着未来，但我们也能从过往的历史汲取教训。过往的历史给予我们希望，而中东正如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马加略所言，是文明的摇篮，它一直由于它宣扬的容忍和世界大同的长期历史以及大主教所描述的宗教宝地而被世人仰慕。

在伊黎伊斯兰国开始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国民发动残酷的战争之前，亚述人和雅兹迪人已经与穆斯林多数群体一起居住了数千年。即使在几年前，各族裔的的领导人都还基于和解和容忍的精神，迈步向前，例如，1977年，埃及萨达特总统就令整个世界震惊不已，当时他成为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在如此长久的冲突之后，最初认为他的这个举动不会受到赞许，但事后却发现它基本上改善了双方关系。

但是，2015年，伊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都强调迫切需要今日的温和派声音和大胆领导人的呼声为人所知。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屠杀穆斯林人和非穆斯林人，无人能够幸免。他们残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联合国关于伊拉克问题的最近报告描述了伊黎伊斯兰国实施的各种暴力行为，包括杀戮、酷刑、强奸和性奴役、强迫改变宗教信仰和招募儿童入伍以及其他各种可怕行动，例如，我的来自伊拉克的议会同事维安·达希勒 夫人就非常激动地描述雅兹迪女童和妇女是如何被公开出售或作为礼物送给伊黎伊斯兰国首领，而目击证人描述了年龄只有6岁和9岁的女童在被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强奸时的嘶喊哭叫。

伊黎伊斯兰国还破坏了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正如安理会主席提及的那样，亚述古城尼姆鲁德已被夷平，尼尼微古城的人面牛身雕像根本就被气钻毁容，无价的珍贵古物都被出售用以为伊黎伊斯兰国的残暴行为提供资金。但这个问题的范围要比“

达伊沙”更广泛，我们采取的对策也必须是广泛的。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和二十条，联合国每个会员国有责任保护其全体人民。但我们应当如何在中东支持这样做？我们必须通过一个全球联盟来削弱并最终击败伊黎伊斯兰国。作为联合王国中东事务大臣，我把很大部分时间专门用于外交努力。

另一个当务之急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正在发生的惊人的人道主义悲剧，那里有1140万叙利亚人和超过250万伊拉克人逃离家园。联合王国一直冲在第一线，帮助保护辛贾尔山上的雅兹迪人，为叙利亚危机提供了120亿美元捐款，为伊拉克提供了将近6千万美元捐款。

叙利亚境内有超过22万人被打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一代人被剥夺了他们需要并理应获得的教育。有一天叙利亚的枪声将会沉寂，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帮助教育自由的叙利亚人和难民，以便会有医生、农民、教师及公务员等人才来帮助该国脱离困境。我们需要其他人在下周将于科威特举行的认捐会议上紧急挺身而出。但必须作出更多努力来解决性暴力和冲突并支持幸存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去年6月举办了制止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全球首脑会议，并制订了一项关于记录和调查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国际议定书。

伊拉克政府是区域中第一个制订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政府；但是它需要我们提供国际支助。为此目的，联合王国和加拿大最近建立了一个伊拉克考察团，并正在同伊拉克政府一道努力执行各项建议。但是，包容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是防止激进化的最佳措施，是世界各地稳定与可持续增长的最佳保障。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它不会在一年甚至十年内发生。它将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然而，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工作。我们英国在这方面有着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年纪念《大宪章》800周年，但是《大宪章》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创建一个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相反，它是在一个通向我们今天所知的议会民主制的充满挫折、内

战和宗教迫害的渐进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是，尽管中东的工作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但我们决不能让它蹉跎800年。

过去，思想传播的速度超不过一个人骑着马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传播消息的速度。现在只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传播思想。我们可以并必须更快地推广这种思想，以便能够创建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也应指出，我们应该铭记现代技术、因特网如何遭到劫持，被用于助长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我们都要发挥打击极端主义的作用。例如，我赞扬我最近同他见面的Deryan穆夫提在黎巴嫩所做的出色工作，以便为制止极端主义和恐怖行径在不同宗教社区之间构筑桥梁。我们必须充分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和两国解决办法，以避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更多痛苦以及不确定和危险的未来。我们也必须继续寻求叙利亚和平。我们不应该受该政权关于它可以保护少数民族的似是而非说法的欺骗。阿萨德的行动助长了宗派暴力，他的政权要对数十万平民死亡承担最终责任。叙利亚人民理应有一个比阿萨德能够提供的治理更加负责、包容、代表性的治理形式。

正如我们去年在中非共和国所做的那样，我们国际社会必须注意早期预警并寻求在暴行发生之前就加以制止。但是，如果预防性行动遭遇失败或来得太迟，那就绝对不能允许肇事者逃脱惩罚。正义既不容易也不快捷，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从卢旺达、南斯拉夫、南非到北爱尔兰，历史已经表明和平只能建立在问责制和正义基础上。

最后，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和善政来反击“达伊沙”歪曲事实的陈述。我们需要强调，政府当局和民间社会都有责任支持反驳陈述，并解决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称的极端主义毒素。我们必须让妇女参与进来并增强她们的权能，以帮助建设一个我们大家想要的安全、稳定及繁荣的中东。我们呼吁区域各国政府按照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的规定，确保其全体人民的宗教自由。当儿童在成长

过程中尊重所有宗教的信徒和无神论者，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就会枯萎和死亡。

最后，在今年这个联合国的周年，让我们从其创始者身上和我们的共同历史中找到灵感。让我们大胆的领导人，无论是国家还是实际上社区的领导人，继续开展提倡容忍与和解的重要工作。最后，让我对这些领导人说：在我们共同打击“达伊沙”时，在我们处理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时，在我们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包容和更加繁荣的中东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获得联合王国的支持。

奥古斯托先生（安哥拉）（以法语发言）：安哥拉代表团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法国召开本次关于攻击和虐待中东族裔或宗教少数的公开辩论会。我们欢迎并感谢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主持本次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目前，国际社会在许多国家——仅举几例，即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南苏丹以及中非共和国——再次无法迅速和有效地保护和满足族裔和宗教少数的人道主义需求。我们国际社会应该进行一些自我反省并问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相信需要保护少数群体、弱势群体以及因虐待和迫害而被边缘化的群体？我们应当以何种不同的方式防止大规模杀戮和迫害少数民族？

正如最近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中东和北非的政治动乱对少数群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埃及科普特人、以色列阿拉伯人、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约旦巴勒斯坦人、沙特什叶派穆斯林人、亚述族基督徒、土库曼人以及雅兹迪人，是面临着极端主义团体和甚至政府机构日益增长敌意的一些群体。

最令人不安的是，暴力极端主义、宗教和族裔不容忍行为似乎正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抬头，少数群体遭到极端分子和恐怖团体的残酷迫害，这些团体通过破坏少数群体居住了数百年的社区和国家的

社会结构，危害了少数群体社会的未来。各种迫害行为，包括定点清除、强迫改变宗教信仰、诱拐绑架、强行驱逐、奴役、性虐待和肉体虐待、酷刑以及根据族裔或宗教隶属对各整个社区进行骚扰，都对受影响民众的集体观念产生毁灭性影响。

另一个令人极为关切的问题是伊斯兰国等激进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其他地方的迅速推进。这些恐怖组织在严重威胁该地区各国领土完整性的同时，还公开表明它们仇恨其他少数宗教或族裔群体。圣战主义和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在中东和北非的这一危险传播，正在破坏各宗教和族裔群体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共存，并营造充满不信任和不容忍的环境，而这只会导致进一步冲突。

安全理事会成员最强烈地谴责了伊斯兰国针对少数族裔、宗教和其他团体犯下的广泛和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同时重申支持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关于人权和难民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书提出的标准保护包括少数群体在内的平民。然而，在发生战争和出现最令人发指侵犯人权行为的地方，有关公约、声明或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似乎都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这些规范性文件往往在安全理事会没有以一切必要手段执行其决定的强烈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失去份量。

必须应对激进极端主义分子构成的威胁，而且除使用武力外，还必须提供明确的意识形态对策，包括通过通信技术这样做，以不断反击它们的宣传，并削弱它们为邪恶目的动员青年的能力。此外，促进容忍、包容和共识文化对于确保以不同但却平等的方式同他人共处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有必要协助中东各国人民和平解决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巴勒斯坦等地各族群之间共存的问题，并一道打击其唯一目标是宣扬仇恨和分裂的激进分子。

因此，安哥拉共和国支持秘书长阁下今天上午宣布的采取新的紧急办法处理少数群体问题的行动计划。同样，我们确认，主席先生你所提出的建议

既重要又中肯，那就是应采取具体行动处理中东少数群体目前的处境。

联合国正处于十字路口，而安全理事会则面临巨大责任，它必须履行这些责任，以便在二十一世纪捍卫其性质和相关性。挑战巨大，因为我们必须对博科圣地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等威胁和平与和谐共存如此之久的所有社会 and 社区的武装团体采取坚定立场。然而，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并采取特别面向青年的促进真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包容的政策，才能弘扬容忍和共识文化。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协助中东各国人民和平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并实现“阿拉伯之春”所宣告的一切积极变革。

拉韦·比利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智利同加西亚-马加略与马菲尔部长一道热烈欢迎今天来安全理事会为受害者发声的各位。这些受害者遭到屠杀仅仅因为他们的不同，因为他们奉行自己的信仰，以及因为他们不接受蔑视支撑本组织的一切价值观的疯狂教条。

我们感谢法国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智利认为，本次会议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整体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理念以人为本，因此必须一贯捍卫人格尊严。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处理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这也是一次机会，籍以反思伊斯兰国——也称“达伊沙”——对属于某些少数族裔、宗教或教派群体的社区和个人实施的广泛和有系统的迫害。伊斯兰国的行动正在加剧该地区不幸存在的不安全氛围及其造成的全球人道主义影响。联合国系统必须通过安理会在政治上、法律上和伦理上处理这一影响。

智利不仅大力支持联合国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人权以及发展——之间相互依存的理论，而且还致力于尊重人格尊严和多样性统一。在此框架内，许多国家——不仅是中东各国——的多文化、多族裔和多宗教特征是一项必须保存的全球公益，

而不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脚注。保存族裔、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文明的当务之急。

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现阶段，源自人们拥有或不拥有一种宗教信仰或改信另一种宗教的固有权利的积极宗教宽容作为人格尊严不可或缺的属性而出现，并有助于确立我们必须保障和充分尊重的各种自由。

关于中东，我们必须谴责针对自古以来就是该地区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结构一部分的各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残忍的残酷机会主义。实际上，除非存在而且一直存在或明或暗的根深蒂固的隶属和共存联系，否则任何群体都不可能在其他多数群体中间生存和发展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各种精神支柱的这种共存放在时间长河中看，只是丰富了该地区的文明，而我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声称该地区有我们的精神、族裔和文化祖先。智利在本会议厅重申这些群体在其自己的国家和平、自由、完全平等和有尊严地生活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东基督教群体所处的具体境况令人特别关切，特别鉴于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在政教分离的阿拉伯特征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界定方面所发挥的结构性作用。就中期而言，那些群体从该地区消失或实际上的流亡，将导致阿拉伯世俗力量土崩瓦解，因此造成民主原则在中东和北非地区被根除的风险。基于这种考虑，智利成为由俄罗斯联邦、罗马教廷和黎巴嫩代表64个国家倡议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提出的题为“支持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基督教徒和其他群体的人权”的联合声明，以及由美国牵头并得到另外40个国家支持的“关于反对迫害中东少数群体的联合一致声明”的共同起草国，对所有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的处境表示关切。

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上历次发言谈及伊斯兰国组织时，一再强调必须按照2014年8月15日通过的第2170（2014）号决议规定，尊重和保障宗教、族裔和文化少数群体的人权。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智利坚决支持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

义的所有集体行动，毋庸指出，恐怖主义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单靠军事手段加以根除。

智利过去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曾阐述我们有关冲突深层次原因的看法和关切，在多边体系三大支柱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强调包容性发展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1月19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曾指出，

“我们要想理解和应对这些新挑战，就必须采取能够触及这些威胁的根源性原因的多层面做法。这些原因包括可能在当地、区域或国际上产生影响的社会经济、性别、族裔、部族、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关系。这是我们能够切实推动当今世界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的唯一办法。”（S/PV.7361，第6页）

伊斯兰国及宣誓效忠于该组织的恐怖团体犯下的各种罪行，不仅应该受到我们的坚决谴责，不得进行任何不实的辩解，而且要求我们采取集体行动，旨在彻底铲除这一危害文明之根基的现代祸害。正如其他发言者在本次辩论中指出，任其肆虐不是一种选择。而且，诚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恶势力，它必然导致破坏。我们安理会和多边体系有愧于中东和非洲少数宗教和族裔群体。我们只有团结一致，坚定信念，建立有效的机制，才能取得成功。只有这样，黎凡特地区烈士们的牺牲方有价值。

卡瓦夫人（约旦）（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团组织本次辩论。

（以阿拉伯语发言）

请允许我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和伊拉克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我要告诉维安·达希勒夫人，她的发言令人、尤其是让我作为一个女人和阿拉伯人惨不忍闻。

我们中东地区人民，无论是穆斯林、基督徒、逊尼派或什叶派穆斯林，均面临无数冲突和严峻挑战。数百年来，许多事态发展促使我们寻求建立善政、温和与宽容。然而，我们地区从未目睹这种新型恐怖主义暴行—刺杀、屠杀、强奸、强迫流离失所、迫害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仇恨言论和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宗教，助长了这种恐怖主义。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组织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和罪行，蓄意和系统地加害于少数宗教和族裔群体，尤其是基督教徒、土库曼人、库尔德人、亚述人、萨宾人、曼达人和卡卡伊人，他们采用直接杀戮或者在民众中散布恐惧等手段，旨在消灭这些少数群体，减少区域人口。

他们对宗教和族裔群体实施的恐怖主义罪行包括酷刑、强奸、奴役妇女和女孩、强迫其他人充当战斗人员、自杀式炸弹、刽子手、性奴隶，或强迫劳动。我谨指出，对我们中东地区社会而言，所有这些罪行和暴行都是前所未有的。本地区历来以多元化、宽容、和平共处和接受他人著称，虽然我们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多种信仰、宗教和教派。这些是不是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这确实是我们现在所见罪行的性质。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追究肇事者的责任，通过实施惩罚来威慑和防止有罪不罚的现象。我们要防止此类罪行复发，因此必须监测和记录极端武装团伙侵害少数族裔或宗教群体的罪行，以追究下令实施或具体执行此类罪行，特别是对女孩和妇女实施性暴力或大规模绑架行动者（如最近对雅兹迪人）的罪责。

我们必须建立机制，记录被武装团伙没收的少数群体的不动产和财富。不用说，国家必须为本国少数宗教和族裔群体提供保护。我们还强调，国家决不能基于宗教、信仰或教派而歧视对待本国公民。除非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同时，共同认真地做出努力，解决造成这种现象和恐怖主义团伙扩张的根本原因，除非解决本地区的核心问题，特别是以巴冲突和叙利亚危机，否则，中东地区将永无和平与安全。无视我们永久解决这些危机

的责任，不仅会助长恐怖主义，而且将妨碍我们实现稳定。

我们还必须打击仇恨犯罪并消除恐怖组织吸引青年的根源。这种吸引力使恐怖组织得以宣传其极端主义思想。我们必须重申，对穆斯林实施挑衅只会助长仇恨言论，因为任何诽谤某一宗教及其信徒的行为都与思想和言论自由格格不入。行使言论自由与助长和煽动仇恨言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种执迷不悟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伊斯兰的言论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的最好宣传。

约旦曾在两圣寺护法、伊斯兰圣地和伊斯兰宗教保护者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殿下领导下，支持开展一切努力，来保护宗教少数群体，保持基督教和阿拉伯特性，维护基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性的自由信仰权。殿下曾说，本地区基督徒更容易理解伊斯兰，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阿拉伯各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建设我们文化和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少数民族不仅代表了一种宗教或语言，而且也代表了多种文化，因为他们代表了其居住地区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共性。因此，东方文明的历史财富是本地区各个族群多样但和谐共存的结果，而这种多样与和谐为本地区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沃土。

约旦在多项举措中强调了其宽容并尊重宗教的政策，这其中包括安曼声明、提议设立“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以及题为“共同词语”的倡议。该倡议涉及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共性，那就是对造物主之爱和邻里之爱。这是因为我们约旦人相信，我们负有宗教和道德义务，保护伊拉克、叙利亚和中东其它地方的少数群体。正如我们在本地区遭遇冲突时的一贯做法，而且因为我们希望为弱者提供避难所，我们约旦人收留了因遭受“伊斯兰国”等团体所实施的恐怖而寻求在约旦避难的2000多名伊拉克基督徒。

最后，社会多样性是应有之义。因此，建设稳定与和谐共处的社会不仅是中东人民的愿望，而且

也是我们希望恢复的被夺走的权利，这样我们才能像过去一样享有该权利。

阿德宁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马来西亚和安理会其它成员一样，热烈欢迎你和其他高级贵宾来到安理会并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赞扬你和法国代表团在中东所有族群所处的这一重要关头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殿下介绍他们对该议题的看法和见解。

我们也感谢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圣座下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和伊拉克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阁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开会，并作为遭受当今中东暴力极端主义浪潮直接影响的受害者，向我们介绍他们的看法。他们面对此类困难形势所表现出的坚忍精神令我们感到自愧弗如。

自安理会成立以来，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情况发生了大幅变化。因此，安理会的应对措施必须继续与时俱进，考虑到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在不断变化。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祸害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最突出、最严峻的威胁之一。在这方面，马来西亚重申安理会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决议。它们是安理会最近采取的应对措施，重申了安理会对于执行这些决议和其它相关决议的承诺。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提议制定打击狂热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我们欢迎法国通过举行拟议的国际会议，带头推进该提议。

令人感到可悲和不安的是，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双重祸害的致命后果，在极端化和仇恨现象的助长下，在中东这个被称为文明摇篮的地区蔓延，而且似乎已经扎根。

马来西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暴力极端分子对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所实施的令人发指、无可理喻的行为，无论这些行为发生在何时何地。我们谴

责并坚决反对基地组织、“博科圣地”、“伊斯兰国”、“伊斯兰教法支持者”、“胜利阵线”之流以及其它持有类似观点的团体和个人所宣扬的思想。我们尤其反对他们声称，他们是为了伊斯兰这一倡导和平的宗教，才实施其令人发指的野蛮暴力行径的。

对于受害者，我们只能试图通过重申并向他们保证，我们将继续大力致力于消除这些祸害，其中包括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心情。

马来西亚愿重申，它承诺继续与所有伙伴和有关方面开展协调一致的努力，在联合国以及其它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中东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和中东其它地方目前所发生的极端主义暴力浪潮，不分信仰或族裔影响到所有族群，无论他们是基督徒、雅兹迪人、库尔德人、什叶派还是逊尼派。这些族群在几个世纪——如果称不上数千年的话——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都和平、睦邻相处。

暴力极端分子及其特有思想的出现，导致这些族群严重分裂，而它们或许永远都不会从这些损害中恢复过来。因此，虽然就当前而言似乎可能做不到，但我们仍必须继续认识到需要维持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共同纽带和联系，从而使下一代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与此同时，我们也愿强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裔公民的处境。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继续遭受种族歧视和不平等，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做法是通过正式立法和政府批准所确定的。目前至少有40部各种法律从本质上说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构成歧视，影响到学校、社区、土地所有权和其它权利。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沦为二等公民，成为隔离和流离失所现象的受害者。

有罪不罚现象无论发生在何处，都会滋生仇恨和复仇心理。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前面的发言者发出的呼吁，那就是国际社会必须充分支持旨在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的各种努力和举措。极端主义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必须认识到，他们需要承受自己的卑鄙行径所造成的后果。

马来西亚重申，各国政府负有确保本国公民的安全和保卫、促进和保护包括少数族群在内的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首要责任。我们认识到，对某些国家特别是那些刚刚摆脱冲突或者正处在过渡进程之中的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建立并维护强有力的治理与执法机构，使其能够确保民众无论其信仰或族裔均享有安全与保障。与此同时，这些机构还应该能够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民众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促进和保护其人权。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在这方面要发挥关键的支持作用。

作为一个多族裔、多文化和多信仰的社会，马来西亚敏锐地意识到，它必须在行使某些权利与自由和保持各族裔间和平与和谐关系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虽然今天马来西亚各族裔间总体实现了和平与和谐，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族裔间关系和族裔间在工资、收入不平等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问题上的分歧，在我国独立之后的几年中曾经十分尖锐，并且造成严重隔阂。

根据我们本国的经验，我们愿借此机会强调，在多元化社会中必须保护和培育某些重要的价值观、原则以及做法。它们包括：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社会必须培育和加强族裔间的宽容与包容；第二，必须通过政府主导的努力，适当培养对多样性为力量与团结之源的理解；第三，实行温和原则，将其作为指导和规范族裔间关系、合作以及谅解的普遍做法；第四，确保少数族裔的权利与自由适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均衡地处理促进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问题，特别是在与多数群体的合理关切进行权衡之时。

随着暴力极端分子及其言论的抬头，必须真诚寻求基础广泛的合作，以旨在通过不同信仰间的持续对话等方式，促成族裔间的谅解，并搭建其沟通的桥梁。对马来西亚来说，它随时准备参加和推动打击恐怖主义及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包括打击其破坏性的言论与图谋。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法比尤斯先生，我们高兴地欢迎你今天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关于一个如此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议题的会议。俄罗斯联邦认为该议题尤其重要，俄罗斯联邦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3月2日在日内瓦关于中东的基督徒的讲话中也是这样指出的，那是人权理事会本届会议期间由俄罗斯、梵蒂冈以及黎巴嫩发起的关于“支持基督徒特别是中东基督徒的权利”的一场会外活动，它得到了65个国家的有力支持。

千百年来，中东一直处在各种文化与文明的交汇点。它是三大主要的一神论宗教的诞生地。它的不同信仰和平共存、相互学习和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传统可追溯至几个世纪之前。不幸的是，中东也是发生血腥战争和破坏性侵略之地，它不止一次坠入蒙昧和无谓暴行的深渊。今天，我们再次看到该区域正在上演可怕的一幕。激进的极端主义帮派团伙在盲目、非人道和中世纪陈旧理念的引导下，对所有不赞成其教义的人进行大肆屠杀，炸毁学校、清真寺和教堂，把人们从自己的家中驱赶出去，摧毁千年之久的宗教圣地和历史文化遗迹，并且把宗教领袖囚禁于地牢之中。他们毫无节制地采取血腥残忍行为和无法理喻的蒙昧做法。

致使该区域许多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温床的前提条件并非一夜之间而出现。这种恐怖主义隐藏在伊斯兰的口号后面，但却与该宗教毫无共同之处。这种邪恶现象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以外的行为体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之前和期间的轻率行动造成的，其例子不难枚举，因为大家都在谈论它们。2003年入侵伊拉克除带来其它恶果之外，还摧毁了其国家机构，基本上抛弃了该国各宗教和族裔

社区而听任其自谋生路，暴露出他们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些矛盾经过放大以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2011年，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当时北约违反第1973（2011）号决议进行轰炸，不仅推翻了卡扎菲政权，而且也摧毁了先前曾使利比亚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所有要素。

在叙利亚，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非但不帮助叙利亚人解决其内部危机，反而开始兴风作浪，为该国合法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总统的反对者提供大量金钱与武器，同时给其政府施加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压力。其结果是，基地组织的后继者在叙利亚战争中站稳了脚跟，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领土上大行暴力与灭绝种族之道，并在黎巴嫩、埃及、突尼斯、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若干其它国家设立分支组织。伊拉克境内人口曾近50万的基督徒、雅兹迪人、亚述人和Sabian Mandaean人现在面临全部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叙利亚少数群体——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以及土库曼人——的代表也在大批离开。不同宗教和文明间的矛盾加剧了这场席卷该区域的悲剧，其冲击波在远离该区域的世界不同角落都可以感受得到。

从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一开始，俄罗斯就支持建设包括伊斯兰和基督教各派在内的各宗教团体间的和平与和谐，并在此基础上，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与全国对话来解决该区域的危机局势。当时，我们呼吁要确保不倾听宗教极端分子掌控局势，但是，这一呼声未得到听取，或者只是被有选择地听取。在有些地方，极端分子受到抵制，而在其它地方，出于虚伪的政治算计，他们却得到支持，被作为颠覆那些不听话政权的工具。那些邪恶无比的势力觉得，他们的时候了。结果是埃及的科普特人在利比亚和埃及被斩首，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在大马士革外的公共汽车上被烧死，Zaidi 什叶派人士在萨那的清真寺遭到轰炸，伊拉克的雅兹迪派在残无人道的监狱中受到酷刑。拉塔基亚省的阿拉维人和Hasaka的亚述人

以及那些反对哈里发国战争的逊尼派穆斯林也成为攻击的对象。

俄罗斯坚定并始终如一地谴责一切侵害平民的暴力行径，包括以族裔和宗教为由采取的暴力行径。我们将继续从实现叙利亚、伊拉克以及中东其它国家不同信仰间与族裔间和平与和解的角度出发，坚持我们的原则做法。我们将继续为受到恐怖分子迫害的基督徒和其它宗教信仰徒代言说话。

我们坚信，只有采取一种全球性的综合做法，才能成功地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抬头和该区域作为其代表的恐怖主义架构。总体目标应该是把国际、区域以及各国的努力团结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反对双重标准政策，不沉溺于攫取一切可能的短期地缘政治利益。

随着包括第2170(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在内的多项决议的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了重要步骤。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所有负责的代表尽一切可能努力，扭转中东陷入族裔和教派纷争的危险趋势，在世界上这个极其重要的区域支持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不同族裔与宗教社区的共存。

为解决暴力侵害基督徒和其它少数群体的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地作出努力，以依照国际法规范打击恐怖主义，避免双重标准，包括在反恐努力中避免双重标准，停止依赖激进势力或训练反对势力的做法，因为他们很容易变成极端分子。还必须共同努力，恢复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进程，鼓励叙利亚各方恢复对话，再次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我们的共同任务是通过确保所有人的人权与基本自由，帮助区域各国和平解决危机，结束新旧冲突，重建健康的多元社会和强有力的政治体系。显然，只有在政策与安全领域采取全面和负责任的做法，我们才能解决中东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从而保护该区域各少数群体的权利。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赞扬法国代表团采取主动，组织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中东发生的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少数群体受害者问题的部长级公开辩论会。我欢迎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阁下和在会议厅与会的各位部长。

我还要感谢潘基文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亲王、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以及伊拉克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的通报。

今天的辩论会很适时，特别是因为它是在中东处于危急的时刻举行的。目前该地区正经历深刻的政治与安全危机，导致极其暴力的恐怖团体的出现和扩散。这些团体侵犯人的尊严，违反国际法，特别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了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的罪行。

属于民族、族裔或宗教少数的个人和团体成为“达伊沙”及其关联团体等恐怖主义运动偏好的攻击目标，这些运动对基督徒、库尔德人、雅兹迪人、沙巴克人、土库曼人以及某些地区的逊尼派人、什叶派人和其它族裔及宗教少数群体进行有系统和大规模的迫害。这种迫害包括谋杀、绑架、酷刑、强迫流离失所以及各项其它形式的暴行。正如Dakhil夫人令人感动的证词所证实的那样，妇女和儿童遭遇的人身暴力和性暴力已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还被蓄意处死。包括文化资产在内的各种设施遭到毁坏，证明了恐怖团体对少数群体的敌意之深。然而，基督徒和其它少数群体已在该区域生活了数千年，是社会架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达伊沙”把这些团体作为目标之举摧毁了在东中各族裔间已存在几千年的社会架构与和平共存。

少数群体问题与其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存在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东有其自身的少数群体，其宗教、族裔和社会多元性以及其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观，都强化了该地区的影响力。

阿拉伯世界当前本应带来社会凝聚力的政治过渡却造成混乱，不幸使恐怖团体有机可趁。处境本已岌岌可危的受恐怖团体迫害的少数群体因战争恐怖而遭到双重苦难。最近，伊拉克境内的基督徒、什叶派和库尔德少数群体遭到“达伊沙”残害，埃及科普特人在利比亚惨遭处决，这不仅令人关切这些少数群体的未来，而且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需要在国际和区域一级做出实质性努力，以保护这些少数群体。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我们需确保为这些少数群体提供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可采取的行动应考虑以下因素：在顾及2月19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首脑会议所做决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恐怖主义与暴力极端主义的各项相关决议的同时，加大国际和区域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力度；把保护少数群体的问题定期纳入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以便找到办法和途径，在尊重国家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以及独立的情况下加强保护；扩大国家间、特别是中东区域国家间的司法合作范围，以确保跨界罪犯不会逃脱司法的惩治；以及协助建立民主与法治，这是人权的载体和真正和平的唯一保障。在人道主义层面，我们应该为中东冲突地区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大规模援助，帮助他们在自己的家园重新安定下来。

我们知道，“达伊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以及其它地方的出现与快速壮大的原因在于，有相当一部分民众遭遇排斥和边缘化，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程中被落在后面，遇到各种形式的挫折，导致更加需要推行身份认同政治或排斥异己，而恐怖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只是用军事办法来解决中东的各种冲突；我们需要鼓励危机国家开展和平及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以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国籍是国家归属的唯一标准，社会各组成部分均能在本国境内享有和平、自由、平等及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确保少数群体受到保护，开展教育以及进行外

联宣传，是打破族裔间壁垒、消除中东和其它地方导致敌意的陈规定式的最佳手段。

西松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潘基文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以及伊拉克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今天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宝贵见解。

促进宗教自由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件优先事项，而且仍是影响美国在全世界开展外交接触的核心价值观。最近几个月，野蛮迫害宗教少数群体的行为正以惊人的速度像癌细胞一样在转移扩散。主席先生，对于法国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谨向你表示感谢。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秘书长宣布了一项联合国行动计划并打算就此事项建立一个咨询小组。

我们今天都听到了，而且在本会议厅就座的一些人还亲眼目睹了非国家行为体在中东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宗教团体实施可怕的暴行。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政府如何无能力或不愿意保护这些团体成员，或者赋予他们其他公民享有的福利和保护。没有这一切，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便面临生存的威胁。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徒、“雅兹迪”教派、犹太人、伊斯玛仪派、德鲁兹教派和其他人等，仅仅因为他们信奉的宗教，而被强迫皈依、遭杀戮或被驱逐出其祖先居住了几百年、有的居住了数千年的地方。有些人面临被绑架，而其他人被迫成为性奴隶。我国政府一再谴责任何一种以任何宗教信仰的平民为袭击目标的暴力行径。我们同样始终严厉谴责破坏宗教圣地和财产的行为。我要明确指出，对于这些恐怖主义行径负有责任的个人，必须追究其责任。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又名“伊黎伊斯兰国”或“达伊沙”，其威胁跨越各种文化、宗教和边界。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的弱势社区都处于遭受伊黎伊斯兰国胡作非为的危险中。我们谴责

上月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以卑劣手段谋杀21名埃及基督徒的怯懦行为。然而，伊黎伊斯兰国的暴行不仅仅针对这种宗教的宗教少数群体。去年8月，在叙利亚东部大规模处决来自薛塔特部落的700多名逊尼派阿拉伯人、10月在伊拉克西部大规模处决来自阿布努尔部落的600多名成员以及6月在施派歇尔营大规模处决至少1000名被拘押的什叶派伊拉克空军士官生——这一切都明确证实了这一事实。

我们有60多个同盟伙伴，其中的许多伙伴今天就有代表在本会议厅就座。我们正努力降解并最终消除伊黎伊斯兰国对世界构成的共同威胁。我们正在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提供安全援助，并且努力阻断外国战斗人员和伊黎伊斯兰国财政资源的流入。但是，我还要特别指出，在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面前，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保护宗教少数群体，目前是而且将来仍然是我国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战略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

去年夏天我们在伊拉克辛尔山采取的行动证明了这一承诺。数万名“雅兹迪”人——男子、妇女和儿童——逃离伊黎伊斯兰国对他们所在的辛加尔山周围村庄的进攻。其他人则被困在山上，在8月酷暑里无粮无水且无退路。鉴于这些悲惨情形，奥巴马总统决定采取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并在伊拉克政府的请求下提供重要援助，以免发生进一步的暴行。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密切注视着“雅兹迪”人不断受到的威胁——包括4000至5000名被伊黎伊斯兰国俘获的妇女和女孩的命运。伊拉克议会资深议员维安·达希勒夫人对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仍在与“雅兹迪”社区代表保持密切接触。

然而，在中东，迫害宗教少数群体，不限于伊黎伊斯兰国实施的这些罪恶行径。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在残暴镇压一次和平抗议运动时采用的野蛮粗暴的战术助长了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扩展壮大。与整个中东一样，基督教群体在叙利亚境内的人数陡然减少。在四年内战之后，数十万基督徒逃离该国，躲避阿萨德政权与极端主义团体等不断实施的暴力行为。

例如，在霍姆斯市，其基督教徒人数从战争开始之前的近160000人缩减到阿萨德政权无情围困之后的仅1000人。在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该政权阻止粮食、水和药品进入。之后，除了少数居民外，这座城市被彻底清空。阿萨德政权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全国各地的居民区，并且成千上万地杀害各种背景的叙利亚人。该政权还轰炸数十座教堂、清真寺和一座古老的叙利亚犹太教会堂。这凸显了该政权的邪恶用心，不惜一切代价粗暴地镇压其反对者。

不先认识到宗教少数群体系统性地被边缘化在仅凭公民的宗教认同便剥夺其公民权利方面对于国家机构、法律机构或政府的做法所起的作用，我们就不可能谈他们现在面临的各种来自阿萨德政权和伊黎伊斯兰国等极端主义团体的危险。亵渎宗教的法律、登记法律、社会歧视和赤裸裸的暴力行为都起到使这些群体边缘化的作用，使得他们在自己社区里也不受欢迎。例如，苏菲派穆斯林面临该区域有些国家政府的迫害。巴哈伊教是另一个实际上由于该区域政府而遭受苦难的少数群体之一；其遭受苦难，若非由于繁琐的登记法律，便是由于政府积极、残暴的迫害。在该区域一度人丁兴旺、分布广泛的犹太人，现在只剩下少数孤立的小社区。

美国继续寻求一切机会援助那些在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在内的极端主义团体的威胁下遭受苦难的群体。美国仍然是叙利亚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单一最大的捐助方，自内战开始以来共捐助逾31亿美元。这种援助正根据需要提供给所有个人，不论其宗教认同或政治派别，以便满足包括宗教少数群体在内的所有叙利亚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仍然是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的主要捐助方，自2014年以来捐助了逾2.19亿美元。我们还期望在本月底将在科威特举行的认捐会议上为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提供另一笔重大捐助。

当然，尽管宗教差异可能被用来分裂各国社会，但宗教也可以成为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推动力。伊黎伊斯兰国野蛮地对“雅兹迪”妇女和

女童实施性暴力，将此作为一种战术，试图利用与强奸相关联的耻辱的毁灭性力量；我们看到，这时候，宗教是如何使一个社区凝聚在一起并帮助其愈合创伤的。然而，“雅兹迪”教派著名宗教领袖巴巴·谢赫呼吁所有“雅兹迪”人欢迎这些女童回家，甚至将逃离伊黎伊斯兰国魔掌的两名女童接到自己家中。这时，那些企图都落空了。

我们认为，当我们维护我们的人民平等时，我们各国才强大无比。因此，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百折不挠，遏止企图按照教派或宗教教义播种仇恨、或基于个人的信仰剥夺任何人的平等尊重、尊严或权利的任何活动。我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承诺维护所有男女的多样性并尊重他们的信仰和良心自由，但我们大家都必须再次承诺，为今天正在为其权利、人生和博爱而战的宗教少数群体代言，大声疾呼。

麦克莱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正如高级专员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次辩论会要探讨的是宽容与疯狂意识形态——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选择。

我也感谢两位通报者——宗主教至福萨科和达希勒夫人——向我们通报了情况。尽管我们在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厅内讨论问题，远离事件发生地——这里有着许多象征意义——但他们为我们审议基于族裔和宗教原因的攻击和暴行提供了现实情况。我为此感谢他们。

正如法比尤斯部长提醒我们的那样，对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压迫和迫害与铲除宗教的做法，不管何时何地发生，何人所为，都应予以谴责。现在，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而复杂的威胁时，这就尤为明显。此类团体无视国界，随意跨越国界，并通过延伸至世界各角落包括我国的网络来获取支持。它们得意地公开其暴行并煽动恐惧心理。它们想引起我们的愤怒和愤慨，而我们确实如此。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这些团体构成的威胁，我们应该

促进实现有包容性、多文化和多宗教社会的目标。为此，我们将这次辩论会视为激发实现这一目标的全球势头和消除这些团体赖以壮大的冲突根源的重要步骤。

新西兰对世界许多地方针对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与迫害行为激增的现象感到震惊。这个问题不是中东或任何一种宗教所独有的。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在出现重大社会紧张状况和世界各地多元化和多文化社会受到影响的时期找到了推动力。这些多元化和多文化社会因此而消亡。但我们尤其感到关切的是目前发生在中东的残忍暴行。

高级专员告诉我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最近犯下的暴行显然构成对伊拉克雅兹迪族群的灭绝种族行为。中东地区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全球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必须得到保护。该地区的一些族裔和宗教群体有着数千年的传统。我们在赞美这些传统的同时，也同样需要认识到大多数中东国家有着宽容以及顺应族裔和宗教多元性的悠久历史。

目前的动荡正把和平相处了数百年的各种群体置于残暴的冲突之中，有可能对该地区具有丰富多元特征的社会结构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极端主义团体正在利用不稳定局势立足，并传播其残忍的宗派主义议程，它们通常在利用社交媒体方面显示出娴熟的技巧。因特网最初主要是自由开放的社会产物，但现在却被反过来用于对付自由开放的社会。英国政务次官早些时候谈到因特网被劫持的情况。那么，受影响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如何回应？

当务之急是必须在少数群体特别脆弱的局势中恢复安全。这需要稳定和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方法，这意味着提供支持，以结束极端主义团体用于培养其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不稳定局面。但是，单靠以安全为基础的方法无法取得成功。受影响群体必须找到新的冲突后方法来管理多元性。经济、社会和派别歧视、不平等、边缘化、不安全以及缺乏包

容性和公正治理等因素都必须消除。它们就是根源所在，必须予以消除。这需要各级政府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持续承诺，以及能够不加深现有分歧的包容性冲突后举措。

对一个社会的真正检验之一就是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包容少数群体。所以，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情况中，少数群体的意见往往不被重视，从而引起更多的不满和冲突。我们必须与各群体进行协作。暴力极端主义通常在社群层面埋下根基，因此必须在社群层面打败暴力极端主义。宗教、社群和教育界领导人在促进和平、宽容和相互尊重方面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我们促请联合国和各会员国通过使这些领导人以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参与，继续促进反激进化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正是他们能够提供解决方法。

新西兰支持在本区域实施社区警务等加强社区复原力的项目，这种项目把社区成员和警察汇集到一起，从而在多族裔环境中执行警务。我们和其他国家一道核可了秘书长的行动计划，我们呼吁迅速实施这一计划。

安全理事会可通过加强社区复原力、促进包容性治理和跨文化对话，在消除对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迫害和压迫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就像对待安理会众多议程一样，新西兰随时准备为这一对话做贡献，并且与此同时也随时准备接受法比尤斯先生所说的双重挑战，对受迫害者表示支持并显示出打击这些可怕罪行的肇事者的决心。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我感谢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在此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也对秘书长的发言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的通报表示感谢。我们还赞赏并十分重视迦勒底巴比伦宗主教至福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和伊拉克议会代表维安·达希勒的证词。

委内瑞拉明确谴责极端主义组织对宗教或族裔群体实施的任何不容忍、胁迫、侵略和暴力行径，尤其是最近在中东蔓延的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径。我们谴责那些导致人类状况倒退的做法，因为那使我们再度看到我们本以为早已绝迹的中世纪行为，包括谋杀、奴役、绑架、酷刑、出于宗教信仰或族裔动机的人口贩运等行径。我们也谴责那些极端主义团体摧毁中东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和宗教遗产。

基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持续承诺，委内瑞拉再次坚定和毫不含糊地谴责暴力和恐怖主义，无论其动机为何，何人所为，以及发生在何处。我们不理解的是，我们今天所谴责的野蛮恐怖主义何以会使这个文明的摇篮，这个多种不同族裔和宗教群体已经共存了数千年的地方四分五裂？我们认为，该区域的长期战争，对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以及为了颠覆或推翻政府而向武装团体提供的援助，随着国家机构的崩溃或瓦解，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加剧了宗教间和族裔间的仇恨和暴力。

长期的战争和干预也破坏了中东各国的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及政治独立，引起了基于社会、政治、宗教或族裔认同的针对社群的暴力循环。破坏社会结构和摧毁国家能力及机构的做法为恐怖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我们谴责最近有人企图在叙利亚应用曾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用过的同样公式。根据出于政治动机的其可信度值得怀疑的论点为极端主义武装团体提供培训、物资供应和支持，以及对国家采取行动，已经引起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混乱，并为造成目前情况的那种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铺平道路。

恐怖主义团体怎么会有这样的军事实力？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类组织继续扩散并且最近变得更加强大。谁正在资助他们？谁正在提供军事武器，使他们能够对宗教或族裔少数犯下这种暴行？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坚持要求各方遵守它在《宪章》第七章范围内通过的有关禁止资助和支持这种犯罪团伙

的决议。必须把这种罪行的凶手以及向他们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的人绳之以法。

国际社会必须对基地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胜利阵线等恐怖组织采取果断行动。但是，光靠军事构想无法制止这些恐怖团体。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以有机和全面的方式帮助建设平等的社会，促进包容性发展、消除贫困并普遍实现社会安全与保护制度，确保全体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充分享受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政治及公民权利。

必须探索导致恐怖实体出现和扩散的结构性条件。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国际反应，需要诚实地评估各国对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完整性的责任。必须在国际法、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决不能把反恐斗争作为违反《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借口。解决冲突的政治办法应当优先于军事手段。

委内瑞拉是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的熔炉。我们在没有武装冲突的土地上创建了一个社会，其共同目标的基础是消除贫困和促进包容性发展，以确保全体公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国家看到受害者经历的苦难感到痛苦和愤怒，向那些同我们有着牢固的历史和文化联系的中东国家表示声援。我们将在安理会的席位上竭尽全力解决这一危害到人类本身的祸害。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赞赏法国倡议召开保护中东地区少数民族问题公开辩论会，欢迎法比尤斯外长专程来纽约主持会议。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联合国人权高专侯赛因所作通报和萨科主教及伊拉克国民议会达克希议员的发言。

最近一段时期，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侵害少数民族、少数宗教群体权益行为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一些重要文化古迹被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对此采取措施：

第一，全力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局势动荡是滋生恐怖和极端势力的温床。只要世界不太平，恐怖极端势力就有机可乘。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诉诸武力、以暴制暴无法带来和平，政治对话、民族和解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中方希望中东地区有关各方以人民福祉为重，摒弃前嫌，平息争端。国际社会应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基础上，切实提供帮助，尽快稳定中东地区局势。

第二，齐心协力打击恐怖极端势力。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团结协作、统筹协调。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积极支持国际反恐合作。反恐不能采取双重标准，更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

针对当前国际恐怖势力不断变换手法，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恐怖活动等动向，国际社会应紧密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从事招募、煽动、策划、集资等活动。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恐怖分子“回流”问题，在加大打击中东地区恐怖极端势力的同时，有效防范他们向其它地区渗透。

第三，破除恐怖极端思想，倡导文明对话。中东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是全球文明多样性最显著的地区之一。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包容才能共生，排斥产生仇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应在中东地区大力弘扬尊重、开放、包容的文明对话精神，倡导交流互鉴，营造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平等相待、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不给恐怖极端势力可乘之机。

第四，加速发展，铲除恐怖主义土壤。贫困、欠发展是引发冲突、滋生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应加大对推动国际发展议程的重视，积极帮助中东地区国家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加强青年教育和妇女赋权工作。提升政府治理与自主发展能力，使民众真正安居乐业，铲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保护中东人民不受恐怖极端势力侵害，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各国加大投入、多措并举。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一道，为早日消除中东人民特别是少数族群面临的现实威胁，营造安宁的生存环境而不断努力。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毫无疑问，人类的力量在于其多样性。但是，由于遭到狂热和激进的攻击，在中东生存了数千年的整个社群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没有丰富的宗教、族裔、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中东就变了味。我们不仅讲的是古老遗产的流失，而且还涉及区域结构的转变，使得极端主义在该区域的扩散不受任何阻碍。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局势不再仅仅是武装冲突或价值观冲突，而是一场全球性的人类、经济和文化悲剧。在另外几次袭击、包括1月在法国的袭击之后，上周在突尼斯和也门发生的袭击，证实了与各种表现形式的激进极端主义进行共同斗争的紧迫性。

伊黎伊斯兰国狂热分子与其他恐怖分子不同。他们控制大片领土，以一个非法和犯罪国家的形式招摇于世。他们渴望为自己创造空间，一个盲目和致命的疯狂极端主义的空间，在那里与他们见解不同的人——雅兹迪人、沙巴克人、库尔德人、基督徒，甚或与他们信仰概念不同的穆斯林人——只有出逃、强迫改变信仰、妇女和女童遭到奴役、儿童被强迫征兵，或是最后遭到屠杀的出路。

人权理事会刚发表的报告毫不动摇地处理了伊黎伊斯兰国的危害人类罪和针对雅兹迪人的灭绝种族罪。该区域其他少数民族的状况是同样悲惨的。尤其是基督徒，作为《圣经》的子民和该区域历史多样化的组成部分，正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地区销声匿迹。

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灾祸是不分国界的。它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蔓延到利比亚；它在马里、也门、突尼斯以及其他地方发动袭击。它威胁要颠

覆整个萨赫勒区域。它正在同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的激进运动建立危险的联系。它招募数以千计外国战斗人员，进一步助长冲突。这些战斗人员来自其他国家，鉴于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常常对当地居民、包括少数群体犯下最残暴和最无人性的罪行。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提出各种宣传主张，我们国际社会必须非常清楚和明确地了解一个事实——伊黎伊斯兰国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和丧心病狂的组织。我们必须为制止这些野蛮极端分子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击他们。我们必须协调努力，摧毁他们欺骗性宣传的结构。我们必须撕掉他们的宗教面具，揭露他们犯罪、残暴和堕落的真面目。

伊黎伊斯兰国是一个现代恐怖组织。它擅长应用媒体技术和社交网络。随着恐怖主义手法越来越现代化，国际社会的对策也必须演变。鉴于该威胁所具有的新层面，需要不断进行情报和分析工作，以应对这些因特网恐怖分子的宣传、招募和造谣惑众。需要作出更多努力来传播有说服力的信息和反面意见，并追捕、镇压和惩罚那些残酷和极端残忍行为的责任人。

我们坚持要求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应再允许在该区域横冲直闯的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在那里找到庇护所。我们必须拆除他们的融资、招募和制造武器网络。此外，我们必须打击恐怖组织与跨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权宜组合。这项巨大和多方面的任务需要整个联合国共同系统采取一致、协调和互补的行动。具体而言，我们必须克服该系统不同实体在工作中仍然顽固存在的筒仓心态。

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权、善政、合法性，在于人民相信其政府真正能够在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的包容性、一体化和平等基础上确保他们有尊严的未来——真正的经济和社会凝聚力。我们必须连贯一致地促进不同宗教、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容忍、有益的多样性

以及公开和包容性对话的思想。也必须考虑到该领域中已经存在的良好做法。

我们必须赢得当地居民的人心，以克服现存的分裂、偏见和边缘化。我们谨记，必须在伊拉克作出相当大的努力来实现民族和解并奉行公正和包容性的政策。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支持伊拉克政府作出必要努力，同时认识到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不幸的是，叙利亚政权坚持走上死亡和毁灭的道路，同时为最残暴和野蛮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伊黎伊斯兰国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强调另一个要点，即正义。必须由法庭、包括国际法院适当查明和惩罚所有恐怖主义暴行、战争罪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侵犯少数群体人权行为的责任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是确保维护和保护中东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多样性的先决条件。

萨尔基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赞扬主席国在本次会议期间对安全理事会进行的杰出领导，并欢迎外长阁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也请允许我欢迎安哥拉和西班牙外长、联合王国政务次官、智利总局长、萨科主教以及伊拉克的达克希夫人。我们也欢迎秘书长参加会议并赞扬他的领导。

就我们记忆所及，这是安全理事会在阿里亚办法会议的框架之外首次以这种方式辩论一个宗教问题。由于认识到中东局势的恶化对该区域许多社区构成严重威胁，我们欢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参加本次辩论会。我们呼吁他的办事处和人权委员会加紧努力保护世界各地所有面临危险的少数群体。我们也希望，今后将扩大这一辩论的范围，以包括任何地方的所有少数群体，包括非洲人、非洲人后裔和土著人民等种族少数。保护宗教少数和少数民族的努力必须扩大到中东以外并包含世界所有其他地区。

谈到中东，如果历史是准确的向导，那么我们回顾，在奥斯曼统治该地区的数百年间，利用米勒

特制建立了容忍与和谐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米勒特制使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能够自由地信奉其宗教，并能自由和相对安全地生活。这一和谐制度一直持续到奥斯曼帝国解体。

如果我们要公正看待这一议题，我们就必须审视该地区这一现象的根源。外国占领造成该地区出现普遍不稳定、外界干涉为内战火上浇油、强行更迭政府、宣布国家领导人不合法、实行制裁和其他惩罚性措施、危险和先进的军备自由流向反叛分子和恐怖分子、资助反政府部队、旷日持久地占领并对人民实施非正义行为，以及若干其他因素，都促成我们今天在中东目睹的令人痛心的情况。

还必须将小武器和轻武器以及致命战争弹药的扩散同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中东其他非法武装团体等恐怖主义分子所犯的暴行联系起来。安理会必须迅速考虑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者有效实施制裁。还必须普遍批准和执行已生效的《武器贸易条约》，以遏制这一祸患的进一步蔓延。遵守现有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保护我们各区域所有少数群体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联合国人权条约体系和相关公约可以发挥作用。我们还认为，《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打击歧视、不容忍和仇外心理提供了平台。

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对于处理这一问题同样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宣布的处理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倡议。我们还感谢法国发挥领导作用，并赞扬西班牙提出的各项建议。尼日利亚希望进一步促进这一倡议。我们采取了软办法打击我们国内的暴力极端主义。我们可以向其他感兴趣的各方介绍这一办法。它是一个多维度和多方面的框架。该框架确认，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决不可仅限于军事行动，还应包含其他举措，以便提供激励手段，争取让青年摆脱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诱惑。

尼日利亚一贯崇尚宽容、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以此作为将多族裔、多宗教和多文化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哪里缺乏这种粘合剂，哪里就注定要出问题。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是中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属于该地区，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他们有权继续在不受阻挠或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和平、安全和有尊严地在其社区生活。他们保持自己宗教特征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容剥夺。

伊沙伊斯兰国所犯的暴力前所未有。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和奴役无辜民众，常常蓄意侵害少数群体。它摧毁宝贵的宗教和文化结构和象征。它使社会结构遭到大规模破坏，并使大量民众，包括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背井离乡，从而引发本可避免的人道主义灾难。

伊沙伊斯兰国的暴行突出表明，国际社会亟需加强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不容忍和仇外心理的斗争。必需向所有猖獗横行、肆无忌惮、悍然蔑视生命和财产的恐怖主义组织发出强烈和明确的信息。以安理会为首的国际社会还必须显示决心打击肆意实施暴力和破坏稳定的势力，并通过立即提供人道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来支持所有受影响的民众。

1999年的《尼日利亚宪法》确认和接受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族裔和宗教方面的多样性。该《宪法》提供包容性的框架，以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享有充分自由。主席先生，尼日利亚同贵国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破坏稳定的消极影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请发言者将发言时长限制在四分钟内，以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

我请黎巴嫩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发言。

巴西勒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向一贯努力保护少数群体的法国致谢。

我们对今天所提出的各种倡议和想法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们热烈问候萨科教长和我们的姐妹维安·达希勒夫人，她是英勇的阿拉伯妇女活动者的楷模。

我在缩短我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会议的时间之后今天前来出席本次会议。我是各位部长中唯一离开该会议的人，以便来这里同安全理事会中我的各位同事一起找到办法，制止我们地区正在发生的文化灭绝种族罪行。本次会议一结束，我就将立即返回本地区；在那里，我将积极谋求确保阿拉伯国家联盟仍然是一个不同文明的联盟，而不只是一个因语言而团结在一起的联盟。不论国际社会和阿拉伯社会多么令我们失望，我们都将继续工作，而我们的人民也将继续奋斗，以拯救黎巴嫩和中东的灵魂与我们的文化，使其免遭危险。我们是目睹了历史最大艰辛与苦难的民族的子孙。我们始终坚韧不拔，靠的不是物质力量，而只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是发明了字母表的腓尼基文明的后裔；该文明还通过我们的商业港口将这一字母表传向世界各地。我们具有在一片土地和人类身上造就出各种神圣宗教的东方特征。我们是从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在治理上分享权力的角度看独一无二的黎巴嫩模式的传人。我们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是自己土地上的烈士，当它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坚贞不屈和表现出毅力时，它发出了充满希望的信息，而当它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时，它随身携带充满人性的信息。

我们从发出神圣信息的土地，从发出这一信息的家园——黎巴嫩——来到这里。这是一个倡导容忍他人、同他人共存和捍卫他人的信息。这是一个面对惨无人道的“达伊沙”而倡导人道的信息。我们是此类信使和先知的后裔。我们来自孕育出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地区。我们是那些在中东出生和长大、从黎巴嫩移居国外、从国外移居黎巴嫩而且同东方和西方共存的人的子孙。我们因此一直遭受迫害。我们唯一的罪过是，我们不巧生于同教派社群。我们认为，创立联合国就是为了保护我等

人民，但“达伊沙”的崛起使全球安全体系遭受重大挫折。

基督使徒教义要求我们不寻求任何特权；我们也不寻求任何特权。然而，我们要问：我们地区的特点究竟怎么了？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国现在变成什么样了？两哈里发之国——叙利亚——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两大文明之国——黎巴嫩——现如何？人们不能不问，为什么为了外来利益牺牲我们的原则？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现正在遭“达伊沙”和以色列屠杀，而世界只是记录事件并予以报告。因此，我们想知道，这种双重袭击是否将继续加剧世界各地的紧张状态？我们也想知道，国际法、国际正义和安全理事会还有什么作用可言，因为在我们地区，法治、正义或安全现已荡然无存。

说到少数群体，有人可能会问：少数群体若要以多数人的意识形态为转移，那他们还有什么尊严呢？如果他们的人数不断减少，这将导致他们走向文化孤立。如果他们的存在成为他们消亡最短的途径，那又会如何？在伊拉克，一个少数群体的人数已从200万减至30万，而在土耳其，一个少数群体占人口的比例从15%降到1%，那这样一个少数群体还剩什么呢？在伯利恒，少数群体已从85%降至12%；在耶路撒冷，少数群体已从52%减至2%。七十万基督教徒和雅兹迪教派的人转眼间就被迫离开摩苏尔，从此流离失所，而且两名主教被绑架，此事却未能引起任何反应。如果因为这种沉默导致亚述人被迫流离失所，摩苏尔萨尔贡大帝雕塑被毁，少数群体还会有什么尊严可言？此外，如果黎巴嫩总统的权力变质，候选人被鄙视到只有没有政治良心者才能成为候选人，那这权力还有何用？当一个激进、歪解伊斯兰教的组织被允许以伊斯兰之名义建国，有哪个少数群体能得以幸免？

综上所述，难道不值得实施军事选择，不仅实施空袭，而且为在当地作战和牺牲的那些军队，包括我们勇敢的黎巴嫩军队提供支持吗？难道不值得实施国际司法机制，不是简单地发表声明，而是着实支持黎巴嫩在国际刑事法院所做的努力吗？难道

不值得不止一次地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吗？在这方面，我们感谢法国；法国的高级别代表出席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保护少数群体和维护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关切。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捍卫群体或宗教，而是为了捍卫原则和生活方式。基督教是一种生活文化，一套人类价值，它属于所有人。难道我们相信，在基督教诞生之地无基督徒的情况下，基督教能在世界各地生存？河流的源头若已枯，它岂能继续流淌？如果伊斯兰教在我们地区被扭曲，在西方被妖魔化，在世界各地惨遭匆匆屠杀，它岂能继续留存？难道我们相信，如果犹太教成为一个拒绝其他人的封闭体，它能够独力抵御邪恶？难道我们相信，自由意味着，只接受那些嘲笑玛利亚和耶稣并发表漫画丑化穆罕默德的人，而与此同时却起诉任何使用诋毁犹太人语言的人？

难道我们认为，正直仅限于在西方假扮中东人和让穆斯林返回中东？不同文明之间的暴力其源头不正是地中海两岸的两大文明？中东人的价值就在于留在中东，从而保持中东的多元和多样性。此外，那将防止各宗教团体演变成孤立一色的门派，丧失其原有特性，放弃其人道宗旨，阻止他们内部争斗，与西方发生集体冲突。这些中东人不会给西方带来人口负担。如果所有国家的大使馆、内政部和机场欢迎来自中东的人，那将不会保护中东人或其接收国。他们只有留在本土抵抗，才能维护我们共同的文明和社区。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止是要求安理会发表一份声明，我们要求安理会主席拟订一份国际决议草案，切实保护中东少数群体，划定地域和道德红线。其执行机制必须包括所有国家，同时遏制所有不良团伙。我们的要求不止是停止鼓励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切尔克斯人、叙利亚人、亚述人、雅兹迪派人、沙巴克人、萨宾人和德鲁兹派人迁移。我们甚至要求所有自十九世纪以来在各种极端分子逼迫下逃离家园的人都返回家园。

此外，我们不仅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作出贡献，设立一个建设项目信托基金：我们要求联合国设立一个国际基金，用以重建被破坏的文明，协助被迫流离失所的民众返回，修复在现实政治实验室中受损的文化遗产。背井离乡犹如切断自己的根。移民就是使人脱离其原有根基。就是我们地区的树根、树干和联系。我们不愿与自己分离。

几十年来，以色列始终是“达伊沙”的合法父亲。它挑动我们文明缔造者与和平倡导者之间的内部战争。我们需要安理会协助维护我们的文明、文化和身份，超越专注于我们石油和资源的格局。我们的友谊、爱情、亲情、善良与和平是必须胜出。我们在自己土地上的存在就是一种信仰之举。我们是信仰之子，恶魔“达伊沙”不会打败我们。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奥地利对外事务和融入部长发言。

库尔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辩论。时下，我们目睹极端主义借宗教之名急剧抬头。我们社会内部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稍事浏览一下脸谱网即可发现，特别是年轻人似乎是他们激进化的目标对象。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表明我们这一代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维护我们社会的凝聚力。

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尤为严重。这两个地区现在正遭受着“达伊沙”恐怖之害的苦难。恐怖主义分子在那里奴役儿童，强奸妇女，斩首男子。少数群体，如雅兹迪教派的人和基督教徒，都在遭受苦难。过去10年来，伊拉克境内50%的基督教徒已经消失。基督教徒已经是全球遭受最严重迫害的宗教群体，有1亿人遭受迫害。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支持主席国法国在这方面提出的行动计划。我们也必须揭露“伊斯兰国”实施的令人震惊的行为的真面目。它们是战争罪行、危害人类罪行乃至灭绝种族

罪行。我们绝不能让其不受惩罚。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迅速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

在奥地利，很多人认为“伊斯兰国”距离遥远，主要是中东的一个问题。然而，“伊斯兰国”已通过Youtube、脸书和推特进入我们家中。它正在全球招募外国战斗人员，而巴黎和哥本哈根的袭击事件证明没有人是安全的。“伊斯兰国”对我们的中东伙伴构成威胁，威胁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各国社会。

奥地利正在采取行动，特别是与西巴尔干国家加强国际合作。上周，我们通过了与所有西巴尔干国家一起抗击圣战活动的一项行动计划。它包括——比如说——加强执法当局的合作、强化边境安全以及共同努力从互联网上撤除恐怖主义内容。

我们要想缓和我们各国社会内部的紧张状况，只是打击“伊斯兰国”还不够。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首先，我们需要明确表示，这不是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冲突，也不是不同宗教信仰之争，而是我们大家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斗争。

第二，我们必须捍卫宗教自由和共处。世上不存在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不能和平共处的自然法则。因此，我们需要使用一切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渠道，我们需要鼓励各国宗教领袖在有人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我们还必须言而有信，践行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表明多样性是我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说，现在人们正在辩论伊斯兰是否属于欧洲的一部分。答案很清楚，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就像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中东的一部分那样。一个人有可能是一位自豪的欧洲公民，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对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的任何宗教群体来说，也都是如此。

我们绝不能让各国社会陷入分裂。我们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宽容和激进化，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打击恐怖主义。在以上各个方面，联合国都可以而

且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奥地利将继续通过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为这一努力作出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外交和领事国务部长发言。

姚丽慈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动员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我们必须处理中东和更大范围的地区发生的大规模迫害宗教和族裔群体的现象，特别是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实施的行为。

这个被称为“文明摇篮”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化和宗教极为多样性的地方，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基督教徒、雅兹迪人还有其它很多族群在那里和睦共处。“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企图抹除这种多样性。我们震惊地看到数万名雅兹迪人去年8月在逃亡途中被困辛贾尔山。2月份，我们看到21名科普特东正教基督徒在利比亚被斩首，“伊斯兰国”杀害他们只是因为其宗教信仰。最近，“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绑架了数百名亚述族基督徒。伊斯兰国摧毁了教堂、寺院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其它场所，其中包括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尊崇的约拿墓。本周也是叙利亚克萨布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圣地毁于隶属“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之手一周年。当然，“伊斯兰国”及其仇恨思想直接威胁到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公民。这些袭击是对国际社会的袭击。某些估算表明，该地区正出现基督徒几乎完全走光的情况。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最新报告令人触目惊心。它称“伊斯兰国”可能犯下了所有三种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即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正如我们今天再次听到的那样，“伊斯兰国”在扩大地盘和实施宗教迫害过程中极尽野蛮行为，即处决、严重的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以及大规模流离失所。

加拿大以最强烈的措施谴责这些行为。它们辱没了人类尊严、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联合国的创立原则。我们向受害者表示声援，他们唯一的所谓“罪行”就是反对“伊斯兰国”变态的仇恨和压迫思想。这种极端主义如不加制止，就只会像癌症一样增长和蔓延。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不能不保护我们的公民和原则，不能不支持该地区人民努力保持我们所拥护的多元主义和多样性，不能不将这些骇人听闻罪行的实施者绳之以法。

加拿大与我们的盟国和该地区伙伴一起，采取了支持伊拉克国家政权、维护该地区稳定和阻止“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活动的立场。当然，加拿大参与了打击“伊斯兰国”和确保加拿大本土安全的国际努力。因此，加拿大外交部长昨天在议会提出了一项动议，将我们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予以延长。

可悲的是，“伊斯兰国”的行动只是更大范围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就是宗教少数群体受到越来越多的迫害，宗教或信仰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们正在通过加拿大的宗教自由办公室，为受到迫害的宗教群体发声，反对宗教仇恨和倡导多元主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开展这项工作。没有宽容和宗教自由，就很难有望建立立足于尊重人权和法治的稳定民主制度。所以，“伊斯兰国”继续实施宗教迫害的威胁非常严峻。屠杀和流离失所做法不仅意在抹杀宗教和族裔群体的存在，而且也意在破坏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因此，加拿大认为，保护受迫害宗教群体和促进宗教自由，无论从和平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人权角度来说都是必需的。因此，我们欢迎法国倡议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我们支持联合国和安理会加强努力，消除基于宗教或族裔理由的迫害。这些努力包括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伊拉克和广大地区局势所作的通报以及安理会的预防冲突授权，因为限制宗教或信仰自由会助长冲突和极端主义。我们也支持努力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实施者追究责任，对于向“伊斯兰国”等恐怖团体提供资金和物质支持

者加以制裁。加拿大还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在谈到涉及灭绝种族罪行、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的任何情况时，都应使用最强烈的措辞。

今天的会议使我们有机会维护正确和正义的事业，捍卫自由、多元和相互尊重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体现了基于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原则的普世真理。我们必须遏制和揭穿“伊斯兰国”的极端思想，因为该组织渴望不受惩罚和实施暴力，企图通过残暴和野蛮的恫吓建立自己的统治。我们必须为宗教与少数族裔的多样性发出呼声——伊黎伊斯兰国企图破坏的多样性——并且认识到宗教自由或信仰在我们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努力中的重要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亚美尼亚外交部副部长发言。

Hovakimian先生（亚美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法国和法比尤斯先生本人及时地倡议讨论中东某些地区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的处境恶化情况。

在中东，我们正面临一种不断演变的新威胁，其形式是针对少数族裔与宗教团体及其成员实施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令人遗憾的是，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为加强和平与安全、宽容、繁荣、基本权利和自由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之后，我们必须应对在作为世界文明的摇篮的一个地方的这一轮新出现的暴力、破坏行为和仇恨。

正是在一百年前，三个国家——目前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创造了关于中东大规模灭绝一个宗教或少数族裔群体的“危害人类和文明罪”一词。不幸的是，可以对目前的现实情况使用这个词。包括外国恐怖战斗人员的恐怖主义团体沆瀣一气，企图剥夺宗教与少数族裔团体的生命、财产、宗教、文化和记忆。实际上，这种行为可以被定为危害人类和文明罪。

2014年3月21日，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主义团体袭击了亚美尼亚人占大多数、位于叙利亚和土耳其的边界的历史古镇卡萨布，造成当地人口被逐出家园。极端主义团体亵渎并毁坏了卡萨布亚美尼亚人的宗教及文化遗产。发生了若干起针对基督徒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其他暴力行为，其中包括21名埃及科普特人被斩首，野蛮袭击叙利亚的亚述人，以及在伊拉克辛贾尔山地区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对雅兹”少数群体进行杀戮和压迫。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令人心寒的录像——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砸毁了摩苏尔博物馆内具有2700年历史的雕像，接着野蛮地破坏了尼尼微博物馆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其他古代艺术文化物品。

充分执行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对防止发生针对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要。作为一个经历过二十世纪第一次灭绝种族大屠杀的国家，亚美尼亚在道义上有责任保护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成员尤其其生存危在旦夕的时候的集体和个人权利。

防止灭绝种族罪行是亚美尼亚的一项高度优先事项。最近数年来，我们试图在努力开展安全和人权方面的国际合作时将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问题主流化。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两小时前，人权理事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关于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的重要决议，亚美尼亚和其他64个国家是该项决议的提案国。针对灭绝种族罪行开展教育和纪念活动的问题在预防对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实施大规模暴行方面至关重要。那些参与对宗教与少数族裔群体实施大规模暴行的人支持对过去发生的灭绝种族事件的否认和辩解，不是一种巧合。

4月24日和整个一年，世界各地都将纪念在奥托曼帝国发生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种族事件的一百周年。德尔祖尔——一个叙利亚小镇及其周边的沙漠是成千上万名亚美尼亚灭绝种族事件的受害者死亡之旅的终点站。过去每年，位于德尔祖尔的亚美尼亚圣人烈士教堂——它是保护许多受害者遗

体的一块圣地——都会作为举行纪念活动的主要场所。然而，在今年100周年却无法在德尔祖尔悼念受害者，因为在2014年9月，恐怖主义团体摧毁了教堂，毁坏了圣地。摧毁圣人烈士教堂是新旧罪行间象征性的连接。面对这种罪恶行径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我们必须展现出我们与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之间毫无保留的人类团结。我们应当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打击并击败恐惧、丧失人性和否认。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首先是要强烈谴责我们最近在中东目睹的侵权行为，并且充分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和基地组织的其他衍生团体和与之有关联的团体。国际社会应当努力弥补在保护宗教与少数族裔团体方面的不足，赋予其成员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并继续为人类与文明做出其宝贵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发言。

兰布里尼蒂斯先生（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发言。

2015年2月，安全理事会坚决地谴责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或“达伊沙”实施的野蛮恐怖主义行径，并重申了它决心打败这一恐怖主义团体。

（以英语发言）

实际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谴责。正如我们在这一会议厅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明确地谴责这种暴力行径。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做，其中包括政客，不论其政治信仰为何；人民，不论其族裔为何；以及宗教领袖，不论其宗教为何。这一谴责使那些认为使用暴力是有道理的人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强调了保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社会多族裔、多宗教和多教派特色的重要性。

欧洲联盟支持国际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和倡议，并且在这一方面欢迎举行今天的部长级会议。我还要向法国表示我们热烈的祝贺。我们一致

支持安理会的工作，尤其是其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并呼吁所有国家在充分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条件下迅速落实这些决议。

现在我来谈第二点。尊重人权、促进具有包容性的民主社会和支持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是确保该地区所有人民获得充分的安全与稳定的唯一方式。这一义务在涉及到保护女童和妇女权利时更加重大。恐怖分子仇恨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会剥夺恐怖分子对权利的垄断。人权赋予无权者以权利，恐怖分子不希望这样。如果你要打击恐怖主义，就看一下他们所仇恨的是什么，然后予以支持。如果你要打击恐怖主义，那就支持人权。如果你要打击恐怖主义，那就为女童提供教育。如果你要打击恐怖主义，那就赋予妇女权能。

我要谈的第三点是我们必须打击极端主义言论。打击恐怖主义意味着应对那些极端主义产生共鸣的地方。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安全挑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接触到那些可能容易受到暴力极端主义言论影响的人。如果我们想要制止暴力循环和侵犯人权行为，那么我们还必须解决其根源问题，并进一步努力实现所有人权。

我要谈的第四点是，在中东严重侵犯平民人口的行为要求追究责任、实现公正和结束有罪不罚。欧洲联盟欢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第九份报告(A/HRC/28/69)，并谴责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和恐怖主义团体实施的、报告中详述的危害人类罪和侵犯及践踏人权的行径。我们支持延长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我们也支持将在叙利亚发生的种种罪行记录在案，以便确保所有实施者都将被追究责任。

欧洲联盟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把叙利亚局势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我们还愿借此机会，特别赞扬叙利亚的人权卫士，特别是女性人权卫士为记录侵犯人权事件做出巨大承诺与不懈努力。伊拉克

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达伊沙”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不可能不受惩罚，它们也不会不受惩罚。

我的第五点意见是关于宗教与信仰自由这一根本人权。据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称，2月底叙利亚哈塞克省200多名信奉基督教的亚述人遭绑架事件，只是“达伊沙”制造的一系列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残忍暴行中最近的一起。所有这一切完全违反国际人权法，与宗教和信仰自由直接背道而驰，而这种自由包括持各种信仰的人有权自由地生活和信奉其宗教，或者有权不信仰任何宗教而无需惧怕有人不容忍或遭到袭击。在此背景下，欧洲联盟愿对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海纳·比埃勒菲尔德先生包括其最新年度报告（A/HRC/28/66）在内的工作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及其办公室的工作表示深切的谢意。

就数字而言，“达伊沙”最早的受害者是逊尼派穆斯林。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与此同时，显然，“达伊沙”对该区域的少数群体、不仅是基督教徒而且还有“雅兹迪”教派、沙巴克人以及其它团体构成具体和更直接的威胁。“达伊沙”试图标榜它们的冲突是文明间的冲突。当然，这与事实大相径庭。导致恐怖主义暴行的不是某种文明间的冲突，而正是这些恐怖主义暴行企图在我们中间制造文明间的冲突。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也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我们掉入这个陷阱，我们将落入恐怖分子的掌心。当然，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的第六点意见是，我们还谴责各种袭击和破坏世界遗址与非法贩运文化财产之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多次表示，我们决心遏制和击败“达伊沙”，从欧洲联盟单个会员国及欧盟集体这两个层面为全球联盟的努力做出尽可能全面的贡献。

最后，我的最后一点也即第七点意见是，军事行动至关重要，但是单凭其本身是不够的。处理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使恐怖团体站稳脚跟的基础暴力是必要的。这正是欧洲联盟打击该祸患的战略发挥作用之处。在外交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欧洲联盟各国外长通过了一项战略，概述了欧盟计划如何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带来的威胁，协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恢复和平与安全。欧盟旨在做出综合努力，通过外交和支持政治改革、经济发展以及各族裔团体间的和解，来处理冲突的根本动因。

欧洲联盟委员会为该战略在2015年和2016年的执行分配了10亿欧元。我们还将跟进哥伦比亚亚特区华盛顿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首脑会议的成果，特别是促进合作。这包括更多地与当地社区、特别是非洲之角的社区接触，从而展开教育工作。3月17日至20日，我们在坎帕拉召开了全球反恐论坛非洲之角工作组的全体年会。

（以法语发言）

我愿最后补充一点关于持久和平与稳定的意见。我们参加了关于2015年后议程将采取行动的深入讨论。一项带来真正转型的议程必须处理社会安宁和消除暴力的重要问题。没有发展和尊重人权，就不可能有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Christodoulides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法国倡议举行本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侧重于中东发生的以种族或宗教为由的袭击和暴力行为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塞浦路斯赞同刚才以欧洲联盟名义所做的发言，并愿从本国的角度补充几点意见。

约一个世纪以前，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他的诗歌“从希腊返家”中写道，“我们的大海，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的海洋，我们祖国深爱的海洋，”他接下来写道，“我们绝不能为我们血管里流动的叙利亚和埃及人的血液感到羞愧，我们实在应该为此感到荣耀

和自豪。”我曾经引用过这首诗，作为中东文化丰富性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因为中东是伟大文明与宗教的一个诞生地，也是酝酿和孕育精神的一个地方。这种文化多样性，即使是在冲突时期，在一个始终是区域和国际列强你争我夺的地区，也一直是几千年来共处的产物。

今天，中东再次经历着剧烈动荡。本次辩论会提供了一个思考动乱根源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避免落入把自己局限于某个具体区域事态的陷阱。种族和宗教冲突现已成为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冲突的源头或借口。它还被作为恐怖主义、不容忍、歧视、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仇恨的理论依据。如果不果断处理这个祸患，如果继续听之任之，它将很快产生外溢效应，从而使整个局势变得完全失控。

时代要求各国和国际社会个别和集体地采取果敢措施。我们在广大中东地区看到的这一切，特别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或“达伊沙”出现并制造令人发指的暴行之后，我们不应再漠不关心或者消极被动。

随着叙利亚冲突进入第五个年头，显然，长期的压迫、不容忍以及缺乏包容孕育了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其它恐怖主义团体以及各种民兵组织制造的无法理喻的暴力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发出明确而有力的信息，谴责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恐怖主义的组织者、资助人和支持者。

在伊拉克，尽管局势似乎正逐渐得到控制，但是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只有政治上团结一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才能被击败。塞浦路斯认为，处理该国的安全与政治危机，不仅对于该国的稳定，而且对于区域的安全与保障都至关重要。最近在利比亚发生的可怕和残忍的恐怖主义行径再次证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我们亲眼看到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如何具有破

坏性。不幸的是，它从利比亚革命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稳定中找到了沃土。利比亚局势的严重性必须促使我们迅速采取行动，支持该国的政治进程。要恢复稳定，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是必要条件。

在当前动荡不安的时期，中东部分地区的宗教迫害问题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冲突肆虐和极端恐怖主义团体活跃的地方。在所有地方坚决奉行宗教自由原则的立场极其重要。宗教信仰对于人的许多特性至关重要。必须捍卫信仰自由，无论攻击是来自专制的无神论政权还是神权政体。对信徒来说，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与他们对人的理解不可分割。但是，绝不能容许上帝的权利践踏人的权利。

我们支持国际反恐联盟。我们积极促进旨在保护中东古老社区以及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行动。我们作为该地区的建设性和稳定性因素的悠久传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

坚定不移地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态度，以使后代免遭盲目仇恨灾祸的困扰，是我们对人类和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负有的职责。就我们而言，这也是对我们的祖先和我们故乡心爱的水域负有的一种历史责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斯兰合作组织常驻观察员发言。

戈克钦先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英语发言）：我将作非常简要的发言。我发言稿较长的版本将另行分发。

让我首先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雅德·玛达尼先生深切感谢法比尤斯部长阁下采取这一主动行动并周到地邀请他与会。令人遗憾的是，玛达尼秘书长今天因出席阿拉伯首脑会议而不能亲自出席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不应被视为文明或宗教对抗。悲剧和暴力消极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每一位公民，并造成了大量人命损失和巨大痛苦。然而，“达伊沙”发动的恐怖运动特

别针对伊拉克的基督教和雅兹迪教派的公民，并包括在处决威胁下实施的强行驱逐，因而，是一种严重威胁，其目的在于使伊拉克人民的社会结构分崩离析。

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在每个场合都公开谴责“达伊沙”实施的非人道行为和强迫流离失所的行为。他将这些行为视为不可容忍的犯罪。他还非常直截了当地指出，“达伊沙”的做法同要求公正、仁慈、公平、信仰自由和共处的伊斯兰教及其原则毫无关系。

中东的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是他们国家的组成部分。作为公民，他们同其他同胞一样享有或应当享有平等的安全、福祉和有尊严生活的权利。他们是他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文化、奋斗和成就以及过去和未来的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外，根据该地区根深蒂固的共处传统，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基督教圣职人员曾经过着享有荣誉和尊严的生活，并与其同胞一样热情向往和平与繁荣。中东的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是这些群体所属国家的宝贵资产。如果丢掉该地区宗教多元主义、和谐共处和多文化主义的这些宝贵实例，那将是这些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一大损失。

至关重要的是，宗教领袖，作为其社区的道德领袖，应在确保社区和平与和谐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在这方面，让我强调得到伊斯兰合作组织支持而且该地区宗教领袖也借以团结一致的两项重要倡议。

第一，中东和北非地区宗教间理事会——促进中东和北非和平宗教理事会——仍然是唯一区域性多宗教机制，由该地区各宗教群体的宗教领袖领导，以推进少数群体的公民身份、宗教自由和保护工作。

作为涉及一系列协商的进程的结果，该机构为支持公民身份拟写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具有中东北非地区特点但分别论述的宗教正当理由，

而且拟订了由伊斯兰合作组织作为提案方的人权理事会关于保护弱势少数群体的第16/18号决议。

第二，在一项前所未有的显示多宗教团结的举措中，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召集伊拉克、叙利亚和广大中东地区的宗教界于2014年11月19日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主题为“一致反对以宗教为名实施暴力”的会议。

该会议结束时，来自中东各地的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曼达派和雅兹迪派群体的宗教领袖联合发表了题为“一致反对以宗教为名实施暴力”的维也纳宣言，以一个声音谴责一切以宗教为名实施的暴力。他们呼吁国际社会保护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宗教和文化多样性。那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场合，代表一个危机地区不同宗教的宗教领袖们走到一起，一致谴责以宗教为名实施的压迫、边缘化、迫害和杀害等行为。

最后，我要说，特别是中东、非洲和东南亚最近的事态发展向我们显示，尽管为深化信仰间对话并使这一对话变为实际合作作出了各种积极的努力，但我们应当铭记，为政治目的利用人们对不公正现象和过去冤情的宗教感受和看法可能易使冲突发生变化，使之获得宗教含义。我们必须鼓励信仰间倡议培养能力和建立机制，以便在此类动荡局势中发挥预防性作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博拉尼奥斯-佩雷斯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首先要表示，我们赞赏法国外交部长参加本次公开辩论会。本次会议处理的是一个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迫害少数群体的行为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在这一情况中则注重中东。我们还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和其他主旨发言者早些时候在本次辩论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危地马拉坚信，外交和对话是达成一项长期办法的最佳手段，以解决影响中东地区的每一场冲突。我们坚信，要消除多年来造成这一地区分裂的分歧，政治解决办法是通往持久稳定和安全的唯一途径。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该地区的冲突现在更为复杂，大多数时候涉及非国家行为体。这导致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东地区各城市街头发生的冲突、战斗和杀戮导致恐怖在平民中间盛行。我们看到，有人日益藐视人类状况的基本因素。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无谓死亡，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无谓死亡，以及该地区正在发生的族裔和宗教暴力，深感震动。我国坚决谴责一切暴力行为。

迄今几乎四年来，我们看到有关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团体、尤其是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相关团体在中东针对平民实施暴力的报道日益增多。这些团体正在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并且可能正在对该地区的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灭绝种族罪。基督教徒、雅兹迪教派、库尔德人、土库曼人、沙巴克人，甚至逊尼派和什叶派群体，都在这些团体的手中遭到残酷迫害。这些团体威胁这些群体的未来及其在该地区居留的权利。此外，正如我们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所看到的那样，在发生政治冲突的地区生活多年之后，这些群体的生活条件已经岌岌可危。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现在面临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相关团体所犯罪行的残暴性和残酷性。杀害平民、绑架、强奸、酷刑、贩运妇女和儿童以及强行招募儿童，不过是蓄意和有系统地针对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种行为中的几种。我们重申，这些人享有继续在他们自己国家和平、自由、平等和有尊严地生活的不可剥夺权利。我们也谴责那些团伙蓄意破坏各种不可替代的宗教和文化遗产。我们呼吁停止破坏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化遗产，包括有选择地破

坏宗教场所和文物，与抢劫和非法贩运文物，以便为这些团伙创造收入，特别是因为其中所得将被用来招兵买马，加强他们的作业能力。

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必须继续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要打击，而且要努力防止基于族裔和宗教动机的严重侵权行为。国际刑事法院可有助于我们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努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愿意采取始终如一的方式分派责任，以便为受仇恨和暴力团伙行动之害的无辜平民伸张正义。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尽其所能消除这些团伙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支持推进现有的各种政治进程，同时强调，重要的是，一方面要抑制旨在妖魔化与排斥他人的族裔和宗教仇恨行为，而另一方面却要支持在不同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实行宽容和相互尊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秘书长今天上午宣布他将建立一个有关这些问题的顾问小组作出积极反应的原因。

最后，我们意识到，制止激进化和暴力对族裔和宗教群体构成的威胁涉及巨大的挑战。然而，作为国际社会成员，支持以各种可能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是我们的政治和历史责任。对所有此类违法行为的责任者，我们也有义务促进查明真相、启迪开导和追究责任，而且最重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防止进一步暴行的发生。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博焦伊女士（匈牙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法国和你及时召开本次公开辩论，并感谢今天与会者生动、详实、有力和感动人的发言。

我完全支持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现仅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蓄意有系统地危害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不仅威胁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中东少数群体的生

存。宗教暴力加剧，已经导致基督徒、雅兹迪派和其他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大规模外流，逃离家园。保持该地区多宗教、多民族和多教派的特点，对于维护和平与安全极端重要。匈牙利坚决支持旨在击败“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伙的一切举措。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最理想的是在联合国主持下拟订一项全面行动计划，以防止袭击和虐待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行为。

匈牙利已经向伊拉克基督教社区和库尔德当局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以缓解叙利亚境内和周边地区的难民危机，并向在利比亚惨遭斩首的埃及科普特基督徒家庭立即提供经济支持。我们也支持打击“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伙的军事行动，并正在研究用其他方法，以便为完成该地区安全任务做贡献。我们坚决支持切实追究严重罪行的责任，相信“达伊沙”和其他恐怖团伙在中东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区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决不应该有罪不予惩罚。

匈牙利欢迎并鼓励伊拉克政府努力调查各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指控，并强烈建议公布调查结果，确保导致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我们认为，应对所有施恶者，而不仅仅是“达伊沙”，开展此类调查。考虑到首要责任在于伊拉克国家，匈牙利认为，伊拉克依照《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3款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管辖权，也可成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一种选项。我们一方面指出匈牙利是早在9月首先提出这种可能性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也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伊拉克调查团最近发表报告（A/HRC/28/18），得出相同的结论。关于在利比亚境内犯下的罪行，匈牙利政府已请求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最初因2011年经安全理事会转交处理而开始的调查扩大其范围，调查近期处决21名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事件。

最后，作为我国前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及其大会主席，我感到义不容辞，必须最强烈地谴责“达伊沙”和伊拉克境内其他相关团伙蓄意破坏

文化和宗教场所的暴行。如此破坏人类文化遗产也构成战争罪。应该调查，但须经安理会转交处理，或伊拉克接受法院管辖权，以便为调查提供法律依据。对我们而言，这非常重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哈基姆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法国努力组织今天会议，揭示“达伊沙”在伊拉克和本地区各种行动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我也要表达我国外交部长对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阁下的感谢和问候。

我国代表团谨就宗主教MarDinkha四世去世，向亚述东正教派僧侣表示哀悼。我们欢迎宗主教萨科和伊拉克议会议员Dakhil夫人出席本次重要会议，感谢Dakhil夫人准确和令人难忘的讲话。

伊拉克感到自豪的是，我国千年古老传统建立在文化、宗教和族裔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具体代表包括境内艺术品丰富，人口构成的各种元素，富有族裔、文化和宗教多样性。我国新《宪法》规定，所有伊拉克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基于种族、民族或性别的歧视，人人享有生命、安全和自由的权利。

近年来伊拉克经历的事件及其影响，继所谓“达伊沙”恐怖主义团伙壮大之后变得更加严重，对整个伊拉克，尤其是对宗教少数群体构成双重威胁。该危险威胁到伊拉克整个历史都盛行的各种共处传统。伊拉克各阶层民众——按照宗教属性划分为基督徒、雅兹迪教派、沙巴克派、巴哈伊教派、费利派、逊尼派和什叶派——或是按照种族属性划分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都是土著民众的一部分，并奠定了伊拉克文明的基础。他们也是选举产生的包容性政府的一部分；该政府包括伊拉克社会各界人士。自我国政府成立以及海德尔·阿巴迪总理就任以来，他们通过为伊拉克公民提供以法治为特色标志的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加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未来与安全。

在今日伊拉克，人的生存遭受严重威胁。我们必须消除该威胁。尽管目前存在种种区域和国际制度，“达伊沙”仍已通过武力掌权。它得以将其权力扩大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地区。它已成为这些国家及其领土完整的严重威胁。“达伊沙”最初将宗教少数群体——基督教徒、雅教兹迪派、库尔德人、费利派和什叶派——作为目标。从那时起，其罪行就涉及到伊拉克各阶层民众，无一例外。

2014年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屠杀伊拉克人并没收其财产对于“达伊沙”来说还不够，而且他们还私人礼拜场所、清真寺和教堂实施系统性侵占，并毁坏伊拉克古迹。这一嗜血组织所鼓吹的有损人格的做法连番增多，其中包括强迫流离失所。“达伊沙”成员认为，他人皆为异端，并强迫这些人接受他们的教理。他们对拒绝遵守其法律的妇女实施强奸、对儿童实施绑架。成千上万的雅兹迪派和基督教信徒在“达伊沙”控制区被绑架并卖作囚犯。成千上万的什叶派信徒、逊尼派信徒、沙巴克教徒和萨比教徒一直是“达伊沙”暴行——如杀害和恐怖行为——的受害者。伊拉克民众遭受的暴力、迫害、流离失所和杀害，可能会导致伊拉克社会结构解体，威胁到伊拉克人之间的稳定与和谐。除非根除助长派系紧张、撕裂社会和破坏共处的恐怖组织，否则，任何群体都不会安全。

“达伊沙”实施的野蛮行径只能冠之以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乃至灭绝种族罪。仅几天前发表的人权理事会报告(A/HRC/28/18)提到了这一点。本周初，伊拉克内阁宣布“达伊沙”对伊拉克各阶层民众所犯下的罪行属于灭绝种族罪。

“达伊沙”实施的骇人罪行导致数十万伊拉克公民流离失所，被迫逃离本国沦为难民。因此，伊拉克几千年来所拥有的文化和文明多样性正在流失。所以，我们必须制止强迫移民现象。解决办法不是把雅兹迪人、基督教徒和其它人赶出伊拉克。那只会意味着塔克菲里思想获胜。这种思想意在使伊拉克分崩离析，而且消灭其文化、族裔和宗教多

样性。相反，我们必须通过消灭“达伊沙”这一恐怖主义实体，来制止该现象。

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处境依然可悲和危急。需要加强救援工作和声援的力度，通过解放受恐怖主义分子控制的区域，确保仁爱与宽容和维护伊拉克人——无论其宗教或民族身份——尊严的主张获得胜利，来减轻他们的苦难，因为极端恐怖主义思想的目标对象就是他们。

最后，伊拉克正在努力确保尊重并保护《伊拉克宪法》所载的基本人权和宗教自由。我们也力求根除有碍和平共处的激进思想。伊拉克期待着有一天所有伊拉克人，无论是在雅兹迪教派的寺院，还是在清真寺、什叶派礼拜堂或教堂祈祷，都能够不用担惊受怕地自由从事宗教活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吉列尔梅·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法国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重要介绍。

以种族宗教为由大规模、有系统地对个人实施迫害，是最近在中东等地泛滥的暴力极端主义最丑陋的方面之一。无辜平民始终是不宽容行为的最早受害者。关于野蛮行径——其中包括所谓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及其相关团体所实施的定点击杀、强迫改变信仰、绑架、奴隶制、性凌虐和酷刑——的报道令人深感震惊。面对此类野蛮行径，国际社会不能继续无动于衷。

巴西强烈谴责基于种族或信仰对个人实施迫害的行径。我们反对一切不宽容行为或是煽动宗教或种族仇恨的行为。我们也反对毁坏宗教和文化遗产的这一不容狡辩的行为。巴西作为一个多文化、

多民族的国家，视多样性为其民族特性的决定性特征，致力于实现民众权利充分平等，无论他们持有何种宗教信仰。我们的特性是对我们的历史造成影响的各种文化和文明所作贡献的产物，首先是土著人、欧洲人、具有决定意义的非洲血统和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教训，首先是多样性的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财富范围。

正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有迹象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在伊拉克犯下了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情况尤为令人发指。保罗·塞尔吉奥·皮涅罗先生领导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也记录了“伊黎伊斯兰国”对叙利亚人民所实施的野蛮行为。数十万人因宗教或种族背景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和国家，逃避“伊黎伊斯兰国”的残暴行为，而且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这种暴力和毁灭行径必须结束。应当作出一切努力，来阻止极端分子实施侵犯人权行为和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并确保这些行为受到追究。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对于防止侵权和违规行为再现至关重要。巴西联署了人权理事会最近就支持中东基督徒和其他群体的人权等问题所发表的跨区域声明。巴西的支持体现出其对于该地区遭受不宽容、歧视和暴力行为之害的基督徒等少数群体、宗教团体和某些个人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关切态度。

暴力极端主义是一种多层面的威胁。我们只有思考其根源，特别是与旷日持久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纷争有关联的根源，才能有效地打击之。但凡政治动荡、贫穷和排斥做法盛行，暴力极端主义就有了蔓延和发展的沃土。

消除这一威胁必然涉及在正义基础上通过外交努力和和平解决冲突，因为这些冲突直接或间接推动恐怖主义分子的议程。中东和整个世界再也不能承受如以巴冲突等未获解决的冲突的负担。现在该是时候让政治解决办法而不是武力在叙利亚占据优势

了。在利比亚和也门，国际社会应一体同心谴责暴力，并与各方一道参加对话，达成一个和平解决其分歧的办法。

我们坚信，与我们议程上许多项目一样，只有在共同价值观和加强多边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我们才会取得成功。打击极端主义与保护族裔和宗教团体的努力必须充分遵守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难民法。不照章行事并动用特权，往往削弱多边体系，并给平民造成深重苦难。我们无法规避的事实是，为当前局势推波助澜的部分原因是，昔日的外国干预和中东的失当战略造成社会、政治和体制混乱。

不同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宣扬宽容和相互尊重的不同文明联盟等倡议有助于消除往往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文化、宗教或族裔团体联系起来的陈规定型观念。我们都必须警惕助长仇外心理与偏见的危险言论和说法。巴西加入全世界挺身而出反对此类歪曲言论的各国政府的行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代表团，发言名单上仍有38位发言者，而我们在本次会议结束后还要举行另一场会议。因此，我请发言者遵守四分钟的时限。

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普罗索尔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下个星期，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将庆祝纪念出埃及传说的逾越节。近年来，人们讲述着又一个出埃及传说，但这个传说的起因是一场迫害基督徒、库尔德人、雅兹迪人、巴哈伊人当然还有犹太人的祸殃。

2500多年来，100万犹太人和平地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1947年，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继联合国通过表决决定建立一个犹太国（大会第181（II）号决议）后，阿拉伯各国政府对本国的犹太公民反目相向。从巴格达到萨那乃至的黎波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在暴力骚乱中遭到杀害，另有

成千上万人被迫逃命。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有句俗话说：“先斩尽犹太人，再杀绝基督徒”。极端分子将绝大多数犹太人逐出阿拉伯土地的做法得逞后便把矛头转向基督徒。在二十世纪之交，基督徒占中东人口的26%。如今，这一数字不到10%。

自1世纪以来，伊拉克的尼尼微平原一直是基督徒的栖身之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本地区肆虐横行，亵渎教堂和毁坏文物。基督徒被迫作出严峻选择，不皈依伊斯兰，就面临死亡：要么被斩首、被乱石砸死，要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保命，成千上万基督徒逃往伊拉克北部，并在库尔德斯坦避难。为保卫家园和遏制极端主义威胁，库尔德军队骁勇作战。12月，库尔德战斗人员突破伊斯兰国对辛贾尔山的围攻，释放数千名雅兹迪人和基督徒。库尔德人是与伊黎伊斯兰国作战的主力军。他们展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库尔德人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他们理应获得政治独立。

对少数群体的迫害并非仅仅是极端主义团体所为。去年，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警察突然袭击基督徒的一场祷告会，并逮捕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全体会众。以祷告为由逮捕某人好比以进午餐为由逮捕某人——一方是为了充饥，而另一方却是为了捍卫其信仰。2013年，因出售《圣经》被抓捕的三名伊朗基督徒被认定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从而被判处10年徒刑。同样是在2013年，阿亚图拉·哈梅内伊颁布一项教令，给巴哈伊教徒扣上离经叛道者的帽子。在他的命令下，伊朗巴哈伊教徒经常遭到逮捕、拷打，并且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包括上大学求学的权利。

在中东，少数群体能够自由信奉其信仰、改变信仰或根本不信奉任何信仰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是巴哈伊世界中心的所在国。在中东，它是德鲁兹人已进入社会最高阶层的唯一国度，也是基督徒人口不断增长的唯一地方。自以色列1948年立国以来，其基督徒群体已扩大逾1000%。以色列基督徒一直供职于我国议会和最高法院。

生活在巴勒斯坦人领导下的基督徒却并非如此。自哈马斯2007年掌控加沙以来，半数基督徒群体逃离加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1995年控制伯利恒之后，巴勒斯坦枪手夺走基督徒的家园，并洗劫了主诞堂。该城基督徒因受到这一迫害，其人数已下降近70%。

无论你来自何方、怀有何种信仰抑或宣扬何种政见都无关紧要。凡雅洁之士，无一能够忽视中东少数群体面临的灾难。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给予联合国以信任。现在该是时候安全理事会打破沉默，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联合国了。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其他发言者今天上午的发言。我们特别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今天的会议，因为我们大家都亟需处理对中东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人问题。

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团体正在创建准国家实体，与合法政府作战，播下敌意和仇恨的种子，并实施法外杀戮、酷刑、强奸、绑架和强迫流离失所等行径。我国代表团也谴责性奴役、强迫皈依、征召儿童入伍并对脆弱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实施其他形式的歧视和迫害。我们也对广泛、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和毁坏包括神圣的神龛在内的独特文化遗产的行径与其他暴行深表关切。

哈萨克斯坦认为，所有会员国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与发挥主导作用的联合国做出坚定和一致努力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唯一途径。所需要的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一种涉及整个国际社会、以加强区域和全球合作为基础的长期综合方法。

我国代表团赞同秘书长提议设立一个国际专家小组，也赞同主席国法国提议召开一次全球会议作为今天辩论会的后续会议。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

道，呼吁加强保护少数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女童的措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并通过更多地利用国际刑事法院杜绝有罪不罚现象。应竭尽全力使被驱逐群体在军事安全部队的帮助下返回其家园，动员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利用一切手段限制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例如，除其他外，查封其资产。必须怀着更强烈的政治意愿贯彻落实安全理事会的现有决议。同样，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必须把宗教事务专家部署到这些特定地区，以促进实地的宗教间对话。

我们必须广泛利用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智慧和经验，以便在包括中东在内的所有地区促进相互尊重与和睦。对于防止仇恨、不容忍和不人道罪行的政治努力，它们起到了支持和补充作用。此外，只有在各级教育中传授人的尊严和自由价值观，才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哈萨克斯坦利用精神领袖的潜力和权威，每三年召开一次世界领袖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作为一个促进相互尊重、宽容和不歧视的对话平台。2015年6月，我们将主办第五次专门讨论宗教和政治领袖以对话促进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大会。潘基文秘书长将应邀参加这一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也将出席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这次大会的成果将有助于保护宗教团体，包括少数族裔群体，以便使我们各国社会保持稳定。会议的建议可由今天提到的国际专家小组予以审议。

最后，我们再次紧急呼吁各方、特别是切实拥有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方面推动中东持久和平与安全，促进所有民众得享自由和正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比什诺伊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关于中东族裔或宗教背景下攻击和暴力行为受害人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要赞扬你分发颇有助益和条理清晰的概念说

明（S/2015/176，附件）。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他通报者所作的背景通报。

首先，我们要同声谴责借宗教和族裔名义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宗教、文化、族裔和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之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这种多样性为由实施的迫害触及我们共有的人性。

遭取缔的团体与激进和极端主义团体在该地区的活动对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危及各族裔、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权、基本自由和他们的生命，我们对这些活动深表关切。该地区所有各方和利益攸关方必须努力遏制这些危险的教派和极端主义趋势。我们认为，在巩固政治进程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建设持久运作的国家机构将是对付该地区此类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最有效办法。

国际社会目睹中东和其他地方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肆无忌惮的暴行。这进一步凸显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恐怖主义或暴力极端主义的托词。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共同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表现出零容忍。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这一现象意图破坏人权、基本自由和民主，威胁各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采取毫不含糊和坚定的立场。

此外，这一问题要求采取综合而非零敲碎打的方法，包括制定在国际层面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迅速通过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并制定起诉恐怖团伙和人员的适当监管框架。我们记得，安全理事会去年9月通过第2178（2014）号决议，其中审议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需要采取强有力行动，使用其手中的法律工具和掌握的情报来遏制恐怖主义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国。我们在审议对策时，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就各会员国而言，它们应该继续采取以政策为导向和具有法律性质的步骤，确

保对其全体公民实行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并打击不容异己、丑化、污蔑、歧视、煽动暴力以及以宗教或信仰为由暴力侵害他人的行径。

最后，我们要重申，恐怖主义无论表现为何种形式，都毫无道理可言。必须在所有方面和所有地方打击恐怖主义的威胁。此外，也不容打着宗教和种族的幌子实施暴力。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促进和保护所有公民继续和平、自由、平等和有尊严地生活在自己国家的人权。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代表发言。

塔夫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同欧洲联盟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早些时候代表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我要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一些意见，对秘书长和洛朗·法比尤斯部长在其提出的想法中所表达的一些观点表示附和。

我热情赞扬法国倡议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达伊沙”对中东许多族裔和宗教团体进行系统和广泛的迫害，其目的是有系统地摧毁该地区各国社会的根本结构、文化多样性及其特性。当然，我是指基督徒，包括最为脆弱的东正教基督徒，以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刚才指出也许遭到真正灭绝种族大屠杀的雅兹迪人。这确实令人震惊。

我们亟须迅速采取行动，并下定决心挫败这些丑恶企图。作为打击“达伊沙”国际联盟的一员，保加利亚在保护中东多族裔和多教派特征的行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我们对人员丧生感到痛心，同时，我国没有忘记“达伊沙”的野蛮兽行也非常严重地危及该地区这一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在这方面，我们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法国提议将灭绝种族文化罪纳入须受到国际起诉的罪行中。

“达伊沙”实施了广泛的暴行，包括杀戮、酷刑、定点暗杀、绑架、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强迫皈依及招募儿童入伍等，令人感到关切。此外，据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称，“达伊沙”可能犯下三种极其严重的国际罪行：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保加利亚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犯下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案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我回顾指出，我国去年成为法国提交给安理会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以极大兴趣欢迎并支持法比尤斯外长此前提出的主张，即，拟订一份行动计划和路线图，旨在维护中东的宗教、文化和族裔多样性。该是我们采取一体行动的时候了。

持续不断的暴力行为触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时代最糟糕的人道主义危机。保加利亚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减轻邻国境内的叙利亚难民遭受的苦难，并且将连续第三年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活动作出贡献。

保加利亚全力支持秘书长制定一项行动计划的倡议，以解决与安全、社会和政治包容、人道主义援助、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消除歧视斗争等有关的问题，以及维护该区域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执行这些措施要求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坚决致力于制止“达伊沙”迫害不同族裔或宗教团体所属个人的行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吉川先生（日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倡议召开今天这次会议。

（以英语发言）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团体的极端主义者蓄意迫害中东的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因此，今天这次会议开得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动员起来，挫败恐怖主义分子欲抹去该区域社会结构多样性的企图。

暴力极端主义受害者并非局限于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暴力极端主义导致中东各种背景的许多公民惨遭杀害。今年年初，两位日本公民汤川春菜先生和后藤健二先生也被伊黎伊斯兰国野蛮杀害。我国政府强烈谴责这种残忍、卑鄙的恐怖主义行为。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分子无视构成国际社会基础的法治。他们对国际社会形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野蛮行径，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请允许我介绍日本承诺将为此目的作出的两项努力。

第一，日本支持中东国家建设反恐怖主义能力。为此，日本专门决定捐助1550万美元，以期提高调查和起诉及边境管制能力，并且加强反恐怖主义立法。日本也在稳步执行与反恐怖主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同时与伙伴国家合作，加强国际反恐怖主义框架。

第二，日本为创建能够抵制激进行为的社会提供援助。我们认为，将暴力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培养中产阶级——即使这需要时间——给人民的生计带来稳定。因此，我国的援助包括一项青年就业政策、缩小收入差距和教育援助。扩大人员交流也是我国合作方案的组成部分。例如，2010年，我国支持建立埃及-日本科学和技术大学。该机构培养的人力资源队伍预计将在实现中东和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作为一个地处亚洲的国家，日本将继续加强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伙伴关系，以在该区域倡导温和派做法。日本将就打击亚洲的激进行为主办研习班和研讨会。

在努力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同时，日本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促进中东的稳定与繁荣。1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开罗发表政策演讲时强调了“中庸之道才是王道”这一主张。这句古老的中东谚语鼓励人们采取温和派做法，以稳定自己的生计。在这次演讲中，安倍首相承诺向该区域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总计2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

助。该笔款项已经拨付。日本也将继续为促进中东的区域合作和通过经济援助实现其社会和经济稳定做出贡献。日本的巴勒斯坦和平与繁荣走廊倡议，以其杰里科农业产业园区项目为开端，是此项努力的组成部分。

国际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我谨重申日本决心在这一努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布拉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对你倡议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辩论会表示感谢。此次辩论会关乎中东基于宗教或族裔特征遭受迫害的受害者，尤其是遭受“达伊沙”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所实施之罪行的受害者。

今天，世界正面临真正令人感到关切且危及现代国家存亡的前所未有的危险，而现代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正是公民身份、共存、平等和人权原则。这种危险试图强制推行基于过气的狂热主义的极端主义模式，以便将族裔和宗教特征作为大规模迫害的依据。我们必须采取严厉措施，以根除构成这种态度基础的离经叛道的思维。这些极端分子为了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一贯试图不仅根据人们的外貌而且根据人们的宗教和族裔特征将世界分为两个单独的阵营。他们试图通过虚无主义观点强制推行其观念，同时坚持如宗教优越论、追求正义等某些价值观。

在打击极端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攻击任何宗教团体成员，因为这可能无意中加剧不公正、不容忍或种族主义意识，而这一切有可能成为给仇恨和不容忍火上浇油的无尽根源。在这方面，无需重申的是，不应该把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某些被误导的极端主义团体思想作为攻击穆斯林信徒或其宗教的借口。有些人由于愚昧无知或因言论自由而选取的这种危险倾向只会强化宗教战争这种想法。

出于历史原因，埃及一直在寻求加强各个族裔群体和宗教之间的共存。我们依靠我国的文化遗产来对付那些打算转变埃及的开放特征并强制推行与我们的思维背道而驰的极端主义文化的企图。这些极端主义团体出现后，埃及公民便沦为“达伊沙”在利比亚境内犯下的可恶罪行的受害者。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鲜血白流。因此，我指出，有选择地处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一种不可接受、明知故犯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这将引起那些力图利用恐怖主义实现其狭隘的政治利益的人堕落。这些人通常玩火自焚。

在这方面，我国为保护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我们中东的宗教少数群体所作的努力，虽值得赞扬，但遇到了某些风险。我们必须打击极端分子和暴力恐怖主义。因此，根据受害者所信奉的宗教对其分类，有悖于宗教和人性原则，而这些原则优先关注法治，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必须牢记，中东是基督教发源地，而基督徒是中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为穆斯林文明的出现做出了贡献，因为他们帮助丰富了这种文明，而且无人能否认——除非是由于愚昧无知——他们对中东地区的强烈感情牢牢地扎根于历史。

自二十世纪初和1919年革命以来，埃及人一直深刻理解公民身份的含义，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属于上帝，而国家属于每个人。我们认为，保护人的生命是一项神圣义务。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保护全体埃及民众免遭一切形式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之害，而且我们将努力确保生命优先于死亡与破坏。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重要问题。我也要感谢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颇有见地的通报，并且欢迎秘书长宣布联合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及其就派别之间和派别内部动态召集一个咨询小组的提议。

中东长期以来一直是族裔和宗教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方。世界多数人口都属于源于中东的某个教义。该地区各民族历来以称之为家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化及信仰而自豪——而且理应感到自豪。通过移民，中东的多样性丰富了澳大利亚社会，该地区许多人及其后裔在澳大利亚成家立业。

可悲的是，中东的宗教多样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团伙的出现，导致了可怕的暴行、被迫皈依以及蓄意攻击他们视为无信仰的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古迹，是对几千年遗产的攻击。我们震惊地注意到人权理事会最近的报告称，达伊沙可能已对伊拉克雅兹迪社区犯下灭绝种族罪。

澳大利亚正在努力支持伊拉克政府并同其他区域伙伴一道应对达伊沙造成的威胁。令人极为关切的是，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冲突具有教派色彩。正如我们上周在也门看到的那样，恐怖分子袭击礼拜场所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后果。澳大利亚坚信，宗教自由是一项核心人权。所有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一自由。

澳大利亚与该地区来自一切宗教和族裔群体的人民，包括许多属于当地大多数的人——他们希望保护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站在一起。我们敦促中东各国履行其保护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责任。在第2139（2014）号和第2165（2014）号决议中，安全理事会要求叙利亚当局这样做。我们要求该地区各国特别注意确保保护这些脆弱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免遭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侵害。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审视自己在支持该地区宗教自由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包括通过帮助背负流离失所人口负担的国家和防止外国战斗人员旅行，因为其中许多外国战斗人员要为骇人听闻的暴行负责。

然而，该地区也有一些正面例子。约旦长期以来保护宗教少数群体；黎巴嫩在内战中取得的经验不仅表明，各宗教社区之间的冲突会造成巨大伤亡，而且还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伤能够愈

合，许多宗教信徒也能够再次共享一种自豪的民族特征。这使我们看到，迫切需要在叙利亚找到一项让所有叙利亚社区能够对国家前途有发言权的政治解决办法。多样性一旦丧失，将难以失而复得。所有国家都必须尽其所能，保护整个中东的宗教自由和对族裔多样性的尊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以外交和合作大臣级代表穆巴尔卡·布艾达女士的名义代表摩洛哥王国发言，她在拉巴特因有急事缠身不能前来与会。

主席先生，我谨祝贺法国提出倡议，并感谢你邀请我国参加这次关于保护中东发生的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问题的会议，这个问题要求国际社会给予注意并且触动了世界良知。

我们今天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文明和一神教各宗教的摇篮——看到的暴行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更不允许我们作为束手无策的旁观者袖手旁观。实际上，少数群体和社区遭受的大屠杀和其他迫害，以及破坏代表人类普遍遗产的礼拜场所和遗迹，是旨在抹掉人类集体记忆的行为。这些暴行——由一个自称为伊斯兰、并来自从一开始就是各种宗教和文明和平、和谐共存之地的地区的实体所为——决不能被忽视或被容忍，更不能不受惩罚。

主席先生，应你的邀请，摩洛哥王国希望表示它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并坚决谴责以任何形式和出于任何原因对宗教、族裔和种族少数群体污名化。然而，我们在这里进行一致谴责，不足以使我们心安理得。迫切需要采取集体联合行动，以制止这种现象并伸张正义，更重要的是执行通过消除这些问题的根源来防止这些野蛮罪行发生的战略。

我们这个世界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其表现形式是所谓的文明冲突激起的各种偏见和言论都混在一起。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各种不稳定局势，加上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排斥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他人污名化的倾向，并且是仇视伊斯兰、反犹太人、反基督徒和当今其他趋势的核心。

那么，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要退缩，接受这一虚假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呢，还是相反，我们要动员起来遏制这一趋势并建设一个其丰富性源自多样性、普世价值在其中可找到其真正和全面含义的多元化世界呢？这是一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直面的讨论，需要把这场讨论变成每天在各方面进行的斗争。政治决策者、舆论制造者、民间社会、大众媒体和学校必须处于这场针对无知和仇恨言论的战争的中心位置。

2012年10月在我们王国首都通过的关于禁止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等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暴力行为的《拉巴特行动计划》标志着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专题讲习班的工作和讨论的完成，并从数个角度来看具有启发意义。这个行动计划是独立专家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在世界各区域进行的集思广益和协调努力的综合产物。这是国际联盟机构的一项创举，从而为在促进宽容方面充满希望的自觉集体坚定行动铺平了道路。

在通过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本王国精神首都非斯市将于4月23日和24日主办第一次关于防止煽动仇恨导致滔天罪行的宗教领袖论坛。我们邀请安理会成员将这个论坛变成各国结成联盟，打击以神圣的名义实施一切形式不容忍行为的场合。

摩洛哥王国的特征是数个世纪以来的各种投入所铸就的，其信仰、族裔和种族多样性载于摩洛哥宪法，摩洛哥打算贡献并分享在管理和重新构建宗教王国方面的微薄经验，摩洛哥在这方面的经验曾使其成为所有构成部分友好、开放、宽容与和睦共存之地，现在仍然如此。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 and 主席国法国召开这次关于我们在中东内外打击暴力和极端主义所面临的多重挑战的会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烈谴责“达伊沙”恐怖分子和所有其他极端主义团体普遍的定点攻击和杀害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的行为。我们也谴责毁坏清真寺、圣址、教堂和神殿，以及代表人类丰富文化遗产的文物和考古宝藏的行为。

暴力极端主义是以自恋、武断和暴力的实体组成的绝无仅有的合成体。它具有全球野心和以下特征：这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恐怖网络，在多达90个国家积极招募，沆瀣一气实施恐怖和毁灭政策。他们动员个人，增加新成员，扩散其影响并威胁到远近地区。因此，这一现象让人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阿拉伯-阿富汗现象，可以被称为欧洲-阿拉伯现象。它因此表明，我们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这些想法相同的极端分子通过分享恐怖战术、推崇暴力和流血巩固了其网络。他们继续使用最先进的社交媒体接触青年，从世界各地招募战斗人员。一些人一开始是旅游者，最终成了恐怖分子。暴力极端分子犯下了空前绝后的残暴罪行，他们极其残暴地烧毁房屋和学校、剥夺人的自由、压迫弱势群体并杀害无辜者。这些团体在社交媒体上无耻地张扬斩首、焚烧和奴役妇女及儿童的行为，凡此种种都揭示出他们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威胁程度。

这些恐怖团体荒唐地称自己为穆斯林，但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最近萨那的两次自杀性爆炸杀死了大约140名无辜的也门人，这是其暴行最新的例证之一。他们以真正的塔克菲里方式行事，将任何不与他们同伙的人视为没有信仰的人，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制定了一个敌人不断扩大的名单，包括什叶派教徒、

基督徒、雅兹迪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以及绝大多数温和逊尼派教徒，要奴役和杀害这些敌人。

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被摧毁之前，这些极端主义分子将继续对世界构成最严重的威胁。国际社会在打击极端主义团体方面不一致和不连贯的政策和战略不仅从根本上瓦解了抗击这些团体的努力，而且也使它们更胆大妄为。国际社会在挑战极端主义方面必须真正致力于认真而全面的方法。这一领域的任何失败都将使该区域摆脱这一邪恶力量的努力付之东流。打击“达伊沙”的全面战略必须着力于暴力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

如果有打击极端主义的真正决心，它必须转化为具体和有效的行动。必须构成统一阵线，发出明确的信息和制定协调一致的战略。干扰资金与后勤方面的支助，分享相关信息和情报，以及对边界进行有效而协调一致的管控，是这种行动成败的关键。无法采取必要行动来干扰对恐怖分子的支助并摧毁其网络只会导致更多流血和破坏。

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期间，伊朗总统呼吁建立一个打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世界，伊朗会在各方面予以支持。我们在打击极端主义上一直是坚定的，并实际表明，伊朗将是国际社会坚决打击激进主义团体的真正伙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卡迪先生（意大利）（以法语发言）：意大利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发表以下本国看法。

我们所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试图利用种族、族裔、国籍、价值观和宗教分裂我们。在社会的多族裔和多宗教特征受到严重威胁的中东，这种风险特

别高。作为该地区的亲密朋友和邻国，意大利强调保护这些社会的包容性的重要性。

我们积极参与有利于包括雅兹迪人和各教派基督徒在内的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项目，在伊拉克和该地区提供保健和心理支持、重建学校、支持重新接受教育和重返社会，并保护独特的多文化遗产。我们也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多边论坛的积极参与者，我们参与探寻与影响中东的各种危机有关的必要政治对策。

意大利强烈谴责达伊沙及其附属团体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针对族裔、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个人实施的普遍暴力行为和严重践踏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对所有这些群体、个人和社区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感到震惊。我们认识到，达伊沙的受害者首先是穆斯林。

请允许我重点谈谈意大利能为辩论和我们的共同努力提供附加值的一些具体问题。第一，在预防方面，通过教育和提高认识运动来促进对话和相互谅解，特别是在草根层面。我们打击基于族裔和宗教的歧视首先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以保护年轻一代的文化举措。

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与预防灭绝种族和保护责任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就更新暴行罪分析框架进行合作，该框架通过强调以宗派暴力和基于宗教的宣传作为暴行罪预警信号的重要性来加强联合国的早期预警能力。2015年后发展议程也能为我们的预防努力作出贡献。一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议程能处理暴力和践踏人权行为的根源，并促进和平与包容性的社会。

第二，接触地中海和中东各族裔和宗教社群至关重要。只有赢回感到公民权被剥夺、不信任和被边缘化的群体和社区的人心，才能严重削弱达伊沙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招募力量。媒体在促进对话与宽容，从而打击极端主义者提出的看法方面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和解和包容能促进包容性政治进程和宽容、多样性、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使其成为有利于该地区稳定的价值观和要素。

第四，追究责任是打击有罪不罚和促进司法的关键。对不同宗教、信仰或族裔背景的人实施暴行者一定要严惩。最近的联合国报告认为，这种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会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甚至是灭绝种族罪。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的副主席，请允许我提及该法院和把这种情事提交该法院的安全理事会在打击这种犯罪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安理会有必要提供支助和后续行动，以便通过司法来促进更有效的预防。

最后一个问题是文化遗产问题。达伊沙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蓄意毁坏文化和宗教遗产的行为按照国际法构成了战争罪，此种行为显示，达伊沙决心在该地区消除所有多样性痕迹。意大利认为必须优先制止这种破坏活动，我们支持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1969年，意大利成为第一个设立专门保护文化遗产和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的警察部队的国家。借助这种经验，意大利与西班牙及其他伙伴一道，正在推动一项关于冲突地区文化的教科文组织决议草案。鉴于保护文化遗产与和平共存之间的强有力联系，意大利呼吁教科文组织所有成员国加入这一努力。

作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联盟打击伊黎伊斯兰国金融小组的共同主导国家，我们呼吁迅速执行第2199（2015）号决议，以打击文化财产的非法贩运。我们也欢迎由智利、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和波兰组成的跨区域核心小组提出，并在人权理事会内得到137个国家核可的关于毁坏文化遗产的联合声明。

为了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意大利欢迎秘书长今天提议起草带有切实措施的行动计划。我们随时准备为此进行合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代表发言。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今天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法国倡议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也感谢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和秘书长今天早些时候的发言。

叙利亚和伊拉克目前的局势是一场人类的灾难，其毁灭性后果远远超出中东地区。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不容忍是难言的苦难源头。没有社群能逃出这一恶性循环。多数社群和少数群体都有朋友或家属被杀害，房屋、社区和基础设施严重损毁。

必须强化努力，以制止这种严重伤害。叙利亚的战争现已进入第五年。我们促请安全理事会推动一项能制止这场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法。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通常特别脆弱并易于成为定点大规模杀戮、法外处决、被迫失踪、酷刑、性暴力和奴役等各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这些罪行尤其影响到妇女和儿童。其他形式的侮辱包括完全无视我们共有的普遍遗产，破坏礼拜场所和墓地以及在侵占土地。北欧国家要求起诉那些暴行——许多暴行构成了反人类罪——的责任人。

伊拉克最近的事件表明，那些来自不同宗教和族裔群体的人如何被强制逐出他们的家园，比如伊拉克尼尼微平原上的雅兹迪人和基督徒。令人悲哀的是，这并不是社群被强制逐出祖居地的唯一例证。在叙利亚被绑架的命运依然未知的数百名亚述人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残暴提供了又一例证。不同意伊黎伊斯兰国世界观者无人幸免，不管是基督徒、穆斯林、雅兹迪人或来自其他社群的人。

除了那些受影响者眼下的痛苦，族裔-宗教清洗显而易见。一个曾经是基督徒、犹太人、曼迪安人、穆斯林、雅兹迪人和拜火教徒等多社群之家的地区面临着这种危险：退化为一个由于同一性而导致瘫痪的政治实体。中东的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必须得到保护。在缺乏政治解决方法的情况下，我们有

必要处理人道主义局势并声援叙利亚的邻国。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肩负起了巨大的负担。北欧国家已经为支助黎巴嫩的世界银行多捐助方信托基金和一个支助约旦的类似基金提供了大量资金。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为那些逃离迫害、暴行和冲突，以寻求安全庇护所的人负起责任。自从黎巴嫩1975年爆发内战以来，北欧国家已经接收了成千上万来自中东的移民和难民。自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我国瑞典已经为7万多名叙利亚人提供了新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必须有政治解决方法并突出显示包容性治理的必要性。北欧国家为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的努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助。政策必须具有包容性，并为所有人，不管是多数群体还是少数群体，提供政治空间。和解努力是关键。

该地区一些地方激进化的威胁在增大，这使解决以巴冲突的必要性变得更为迫切。由于实地情况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迫切需要向年轻一代发出清晰且有说服力的信息，即存在着暴力和现状之外的选择。我们强调必须重新启动和平谈判，以便达成一项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全面和平协定。

正如过去数年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所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包括北欧国家幸免于基于教派和性别的暴力的弊病。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仇视伊斯兰、反犹太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仇外现象所带来的挑战。打击两极分化的最有力措施就是包容性参与。我们欢迎秘书长打算召开有关今天这一重要话题的咨询小组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布朗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由于时间关系，我将在我的发言稿基础上作简短发言。全文可在我们网站查阅。同以往一样，德国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通过倡议组织这一重要的辩论会，法国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列入了一个不仅影响到中东，也影响到我们大家的主题。

我们今天反对中东系统性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可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中找到其根源。恐怖主义民兵“达伊沙”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集权制度。“达伊沙”不会容忍有别于一个受控制的单一族裔社会的指定和统一生活方式的任何模式。那些无法或拒绝遵守该模式的人则将遭到威胁、殴打、驱逐、强奸、虐待或者杀戮。

2014年8月在袭击辛贾尔山雅兹迪人居住地的同时，还发生屠杀平民，导致前所未有的流亡。许多雅兹迪妇女和儿童落入“达伊沙”之手，并且被绑架、奴役和出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有证据表明，“达伊沙”对雅兹迪人犯下的系统性罪行可能构成大屠杀。正如“达伊沙”发动野蛮的包围，打算饿死阿曼利镇民众的行为所表现的那样，它还残忍地袭击了什叶派。

基督教城镇和尼纳瓦的村庄已经被遗弃。数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摩苏尔的先知约拿的墓地前共同祈祷；然而，这一受人敬重的具有象征意义之地却在恐怖主义指挥官的命令下被纵火焚烧。“达伊沙”也没有放过拒绝听从“达伊沙”不人道的意识形态的逊尼派。最近，在叙利亚的哈塞克城，我们目睹了多次轰炸，造成数十名库尔德新年派对上的客人死亡，还目睹了对在伊拉克Albu Nimr的逊尼派部落和在叙利亚的Shaitat部落成员实施的骇人听闻的杀戮。

有人说打击中东的“达伊沙”的唯一可行计划是利用一个实行其自身容忍版本的独裁国家的力量。但是，叙利亚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专制政权的暴政不仅不能保证实现持久稳定，也不会允许真正的宗教容忍得到发展。独裁实现的是死寂般的政治沉默，暴风雨前具有欺骗性的平静。超过22万人死亡的事实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叙利亚政权并非在保护其公民，也没有在保障任何的稳定；相反，它正在威胁并摧毁稳定。这就为什么我们在应对“达伊沙”恐怖主义民兵的恐怖主义暴力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时，必须采取多元化、多样性、包容性、参与和人权的形式。这一承诺应当使我们在实地的合作

伙伴能够采取果断的行动，包括通过使用军事手段打击“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德国通过培训伊拉克安全部队并为其提供装备，以便他们针对这一组织进行自卫等途径，正积极参与打击“达伊沙”的联盟。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支持伊拉克新政府努力实施促进所有团体参与和融入社会的各项改革。还需要开展一项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以解决叙利亚冲突。那些遭受迫害的人，尤其是少数群体的成员在中东的避难地，从邻居、同胞和完全陌生的人那里获得了慷慨的帮助，这令人感动，并且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这种极其乐于助人的精神与“达伊沙”企图向我们传达的假象恰恰相反，并且它惠及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所有人应当遵循这一榜样。我们绝不能允许自己被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所误导。相反，我们必须时刻遵循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的原则。我们必须一起找到办法来帮助在实地遭受迫害和流离失所的人员，不论其族裔或宗教背景为何。在遇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在没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的时候，逃离其本国也许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是一个收容国；自2011年以来，德国已经收容了约10万名叙利亚难民。

因此，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创造各种条件，为那些在“达伊沙”恐怖统治下或阿萨德政权的暴政下遭受痛苦的人提供尽快安全返回其本国的现实可能性，回到一个安全、自由的国家，它保障其所有族裔和宗教团体的公民参与，并且充分尊重所有人权，不论其政治信念、性别或性取向为何。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保护这些国家的文化遗产，那是我们的共同遗产。中东的丰富性在于其人民和传统的多样性。基督教的摇篮，就像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样，正是中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共同维护这一丰富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对刚才发言的同事所说的话不作评论。然而,我将对类似的讲话进行评论。虽然我国的危机已经进入其第五年,但是在叙利亚这一文明与宗教的摇篮里,清真寺的宣礼塔和教堂的钟声仍在呼喊着和平与爱心。

卢浮宫前馆长安德雷·帕罗曾把叙利亚称为“文明者的家园”。几千年来,叙利亚以一种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方式,在其纯净的土地上用博爱、相互尊重、兄弟情谊与共存,编织出多样化的社会架构。而针对叙利亚的阴谋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这种架构,把我国分割成各自为政的州和实体,以便为各种族裔和教派分支的毒手所侵吞。这种以其国家特点为根基的架构挫败了针对叙利亚的各种此类图谋,然而,不遵循任何原则的恐怖分子仍不遗余力地想破坏我国。这种恐怖主义的性质前所未有,它是在某些会员国,其中一些还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帮助下出现和壮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些国家是谁。它们颇感自豪地训练、武装和资助武装恐怖团体,无论它们是“达伊沙”、胜利阵线、自由军的圣战者,还是所谓的武装温和反对派。

这场危机再次证明,叙利亚没有少数群体,而只有各种民族和具有社会整体连贯性的阶层,它们反对任何将其作为目标的人。无论他们在现代国家组建之前的称呼如何,无论其与什么少数群体有关联,或者归属于什么分裂性派别,他们拒绝被干涉。有些人试图用“达伊沙”等残忍的恐怖组织来歪曲伊斯兰宽容的形象,或企图开辟想象中的战线。此类行径的唯一目的是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为犹太人建立一个种族清晰的国家这个目标。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族裔和平地生活着,联手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

那些迫切想用行动而非只是空话来保护叙利亚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首先处理把所有叙利亚人作为攻击目标现已四年有余的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要必须通过认真执行安理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2170(2014)号、第

2178(2014)号以及第2199(2015)号决议来实现这一目标。一些国家一边继续召开会议,发表关于保护叙利亚、埃及和其它国家社会某些阶层的讲话,一边却同时支持那些从事恐怖主义的人。那些继续资助、武装和训练恐怖分子的人是其同伙,因而对叙利亚人民的痛苦负有责任。它们只要继续这种做法,就无法减轻我们的痛苦。

除努力遏制恐怖分子的活动之外,我们还必须打击并消除区域内的激进思潮,特别是瓦哈比塔克菲里思潮。某些国家的政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以及土耳其政府支持并宣扬这种致命和毒害人心的思想。它们企图输出这种为我们这个宽容社会所不容的排外思想。任何以为“达伊沙”、努斯拉阵线和其它恐怖组织是突然出现的人都是盲目的。在它们出现之前是有预兆的,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无知的教令以及被用来在叙利亚和其它国家推行其恶毒政治图谋的激进教材。这违反了国际法、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以及文明和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此外,我们不应容许那些恐怖组织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其有害言论和征募人员。我们能够让他们没有这种选择,前提是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人有这样做道义意愿。

最后,我愿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些发言内容发表看法。他们似乎很难理解局势,更不必说区分他们自身为破坏合法政府而支持的恐怖主义与包括我国政府在内的这些合法政府为保护民众不受其“阿拉伯之春”及其自身恐怖主义影响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我愿提请会员国注意以下事实:曾在以色列和约旦接受训练的所谓温和武装反对派侵入世界罗马历史遗址波斯拉沙姆镇,把叙利亚部分民众作为目标,这与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其它地方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有力地证明,“达伊沙”和胜利阵线是以色列及其区域内外同伙的盟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Lodhi女士（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贵国外长今天出席安理会关于这个极其重要问题的审议。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发言。

最近在中东发生的针对宗教和族裔团体的暴力与恐怖主义行径的升级是对人类和一切文明准则的侮辱。我们赞同呼吁缓解和纠正这些暴行受害者的处境，他们因为宗教与族裔偏见和极端主义而受到痛苦折磨。纵观历史，千百万人曾因宗教和种族仇恨的毒液而死去、受到折磨、伤残并失去一切所有。必须明确无疑地谴责侵害少数群体和其它弱勢群体的暴力与暴行。

极其无礼也不能接受的是，一些既得利益企图把当前的混乱之源归咎于我们的伟大信仰伊斯兰，而非反思其历史和政治根源。中东当前的混乱与伊斯兰的历史与特性大相径庭。正如在我之前发言的许多发言者已指出的那样，中东是各主要宗教与文明的摇篮。本区域伊斯兰的历史中不乏真正伊斯兰教义的例子：博爱、兄弟情谊、容忍以及人性。纵观历史，当有效的权威和秩序与国家、帝国或国度的开明治理相结合时，少数群体的权利就得到保护，繁荣得到推进。但凡秩序与司法崩溃，弱者即少数群体、妇女和儿童总会遭受最恶劣的暴行。

现在很显然，北非和中东各地秩序的混乱与国家权威的崩溃已把“阿拉伯之春”变成酷寒的冬季。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家权威的部分或完全崩溃使达伊沙这样已习惯于极端主义理念与激进图谋的暴力团体得以抬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虚伪无情的领导者对权力的追求并不足为奇。令人奇怪和震惊的是，这些团体中有一些对中东区域内外心怀不满、受到疏远的青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军事和警察行动可以处理这一现象的症状，但治不了病。治病需要更全面的方法，要为年轻人建设性地参加和参与其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生活提供一个途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效和深

思熟虑地应对这些极端主义团体不择手段地试图利用的论述。这一论述是：穆斯林人在历史上受到压迫，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恢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光靠发表郑重声明将无法抵消这种论述。只有通过作出真诚努力，解决根本的政治问题，包括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肆虐黎凡特和别的地方的其他冲突，才能令人信服地反驳这种论述。

历史和最近的经验表明，外来干预解决不了中东当前动乱所构成的挑战。必须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归根结底，只能通过每个受影响国家的民族和解来恢复持久和平，并且能够在区域和全球支持下鼓励并促进持久和平。通过帮助就有关解决伊拉克、叙利亚、也门以及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所面临的挑战的原则和结构达成全球共识，安全理事会能够对恢复和平和打败极端主义暴力团体作出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安理会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及其本身未获执行的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Plasai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泰国赞赏法国倡议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因为我们对最近几个月里仅仅因为有人属于不同的民族、宗教、信仰或文明而对他们进行越来越多的野蛮攻击和虐待感到震惊和惊悚。我谨感谢秘书长、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萨科大主教以及维安·达克希夫人的宝贵和具有独到见解的通报。

过去60多年里，中东的长期冲突夺去了太多生命，并剥夺了各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目前，基于族裔群体和宗教理由而对无辜人民进行的越来越多、普遍和有系统的迫害，加剧了上述可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历史文物和遗址也被摧毁。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只有充分遵守人权和正义原则，才能够实现和平。泰国坚决支持以基于权利的方法开展文化间和宗教间对话。我们认为，所有宗教和信仰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基于共同的价值观，特别

是爱心、善心和同情心。因此，促进和加强不同宗教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了解、相互尊重和容忍，从而弥补任何可能存在的差距，是可能和可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基于文化多样性、宗教或信仰自由、平等以及人的尊严之上的和谐包容社会。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强烈认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促进不同文化、宗教、信念和信仰之间的和平共处，并制止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我们必须共同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必须停止出于任何动机的对宗教、文化和族裔差异的不尊重或不容忍行为。也必须采取必要步骤，确保那些在这种不尊重和不容忍行为基础上残酷和蓄意迫害别人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文化、族裔群体、宗教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的福泽和共同遗产。中东地区有着天赋的美妙的多样性，应由后代传承下去。国际社会决不能对中东当前的残暴行径视而不见。我们现在必须共同采取有效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有关二十世纪一个重大挑战的本次辩论会。比利时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并希望再加上一些意见，以完成其自己的发言。

安全理事会曾几次机会处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以及中东冲突的无数受害者，其中多数是各个教派的穆斯林人。在上个世纪，东方基督徒——这一信仰一度在该地区拥有世俗地位——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0%降至5%。激进伊斯兰团体——伊黎伊斯兰国是其中最应受谴责者——的出现急剧加快了这一趋势，其激进化已达到令人恐怖的程度，他们想要从身体上、文化上和历史上消灭任何与他们不同的人。无论是基督徒、雅兹迪人还是其他人，少数群体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这一丧失人性的激进全球意识形态，以及它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使人想起二十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历史。认识到已经犯下的恐怖行径和对全球的威胁，比利时在2014年夏天决定积极参加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我们不能掉进这些激进组织为我们设置的陷阱：

第一个陷阱就是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文明冲突或新的宗教战争。这一陷阱是这些激进团体的首要目标。他们在此基础上汲取力量并增加动员能力。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他们利用宗教获取权力。如果我们要打击并逃脱这一陷阱，我们就必须作出一切必要努力，确保我们的公民不会落入这种言论的圈套。

第二个陷阱是我们必须在压迫性军政权的暴行与激进伊斯兰政权的暴行之间作选择。但它们知道彼此底细并且互为依存的敌人。然而，我们拥有经常获得联合国和我国捍卫的其他选项。我们必须确保提倡包容性民主、法治以及平等的经济发展。我们也必须确保公共当局保护其全体公民、确保尊重人权，并确保言论、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这些是我们手头最好的武器。我们必须大力促进所有这些武器，因为我们对本国人民和我们作出的国际承诺负有政治责任。如果要处理这些威胁，就必须立即采取具体行动。我谨强调其中的三项行动。

第一，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把我们的价值观付诸实践。比利时作为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主席将于5月8日主办一次主题为“容忍强于仇恨”的会议，将在会上表明我们社会的多样性为什么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担。我国也产生过自己的外国战斗人员，我们一直在制定防止激进化的新战略，并且我们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努力实现这项目标。与其他相关国家合作是关键所在。

第二项行动是解决有罪不罚问题。如果这种状况不能满足，这个地区就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径等同于危害人类罪，甚至可能是

灭绝种族罪。国际社会必须特别注意需要将那些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不论他们可能有何种背景。为此目的，我们支持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并呼吁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特别是伊拉克，尽快加入《罗马规约》。安全理事会也能发挥它的关键作用，将叙利亚局势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

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我们必须确保受到迫害的少数民族最终能够回返他们的家园。尽管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有些国家接待他们是目前唯一现实的应对做法，但他们应该回到的地方是他们自己的家园。鉴于冲突的严峻程度以及持久未能解决，面前的道路毫无疑问将是崎岖不平的。

原籍国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必须找到有创意的办法重建它们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为此目的，比利时鼓励伊拉克新政府继续努力加强包容力度。得到比利时全力支持的欧洲联盟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新战略肯定有助于这方面的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Mminele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干练地指导安全理事会3月份的工作并主持这次重要的辩论会。

同样，我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扎伊德·侯赛因亲王以及其他通报者所作有洞察力和详实的通报。

举行今天辩论会的背景是近数月来世界目睹了属于不同族裔、宗教或其他少数群体的个人遭到有系统的可耻迫害。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南非也对冷血公开处决这个地区各个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暴行不敢置信。我们也对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报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在3月13日以及今天再度似乎犯下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感到震惊。

伊黎伊斯兰国威胁以暴力侵害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强奸时常作为性奴隶被捕的妇女和儿童令

人感到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强迫更改信仰和强迫招募儿童兵。我们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共同有责任拒绝接受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及其表现，不论这种现象在何处发生。我们南非的历史教导我们，种族、宗教和族裔的不容忍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重申，遭到迫害的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平生活。

我们这个组织建立在世界惨遭毁灭的灰烬和人类遭到最可怕的蹂躏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这个组织迈向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有义务捍卫和落实《宪章》原则并重申全人类各项基本人权。我们也应坚定不移地铲除造成所有不容忍现象的根源并找到方法化解造成仇恨的基本意识形态。

南非的过往历史存在着种族歧视和种族不容忍。我们的《宪法》第2章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宪法》第9条禁止不得根据各种理由进行不当歧视，包括宗教的理由。第39条保障属于宗教团体的人有权和平信奉宗教，以及第185条和第186条促进和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群体的权利。南非认为，它们都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并将在我们的工作中继续促进这些原则。

南非还认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应该集中注意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源。需要了解和解决使恐怖主义受到心怀不满的人喜爱的原因并制定适当的战略解决这些原因。在这方面，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努力，解决世界所有地区包括中东的冲突。

最后，南非重申，它将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致力于全面铲除所有形式的不容忍现象。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曾德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感谢安全理事会法国主席国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中东社会、族裔和宗教结构的多样性必须受到保护，不被基于身份认同的所有暴行的破坏。

瑞士想要提出五点看法。

第一，我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府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侵犯人权和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暴行。我国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及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具有公信力的指控极为关切，其中指出自封的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可能已经犯下了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杀害儿童、妇女和男子以及对平民百姓造成巨大的痛苦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第二，瑞士呼吁武装冲突各方负起它们根据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和尊重人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援助必须帮助受到影响的所有人，不应有任何歧视。作为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部分措施不应将人道主义援助或为人道主义目的而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接触的做法作为罪行处理。

第三，瑞士谴责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论是谁犯下这种罪行。它还呼吁各方停止采取暴力行为。我们还要指出，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是所有国家的首要责任。反恐努力不能作为削弱旨在保障和尊重人权和法治的措施的借口。

在所有冲突和不稳定局势中，弱势群体包括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成员具有人权遭到侵犯的更高风险。

第四，瑞士强调在国家层面应追究所有暴力侵害平民以及破坏文化财产和袭击礼拜场所的行为。我们强调需要在国家一级起诉这种罪行并鼓励所有国家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依照互补性原则，我们邀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将伊拉克局势送交国际刑院审理。我们重申，我们要求将叙利亚局势也送交国际刑院审理。我们对于为此目的送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感到遗憾。我们将继续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防止暴力极端主义是瑞士在促进和平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优先工作之一。我们除了参与这个领域的全球安保努力之外，正致力于为可能想要参加极端主义团体的年轻人找到替代办法，特别是加强

建立处于风险的社会的能力。由于这个理由，瑞士支持全球社区参与和抵御能力基金进行的工作，它设法落实一项创造就业和因此促进未来前景的长期战略，使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不再显得那么有吸引力。这种预防性做法也明确得到第2178（2014）号决议的鼓励。

在发生冲突时，安全理事会在打击极端主义和保护平民百姓及少数群体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因此，瑞士欢迎安理会在面对极端主义加剧时作出的努力和表现的团结。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梅希亚·贝莱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及贵国召开这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们仔细听取了今天上午秘书长、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大主教的通报以及Dahkil议员令人动容的发言。

哥伦比亚赞同今天在我们前面发言的许多人的观点，即在完全不顾人类价值观的野蛮行径面前，我们不能再沉默不语。在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同其有联系的团体肆虐的地区，它们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严峻程度要求我们齐心协力，致力于保护人类共同价值和原则。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向遭受这一恐怖主义团体毒害的受害者家属和政府致以诚挚的慰问。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最近遭袭的受害者中就有哥伦比亚国民，所以我们对那些落在恐怖主义团体手中的人所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惨遭杀害的事实显示，恐怖主义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博科圣地组织的情况是这一严重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我们坚决谴责该恐怖主义团体绑架妇女和儿童并杀害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

正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其叙利亚人权问题调查团的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暴力侵害以及迫害少数群体和族裔或宗教团体是伊黎伊斯兰国侵犯人权的表现之一，例如，它在利比亚斩首科普特基

督徒、在伊拉克迫害和杀害雅兹迪教民众并强迫他们流离失所、在叙利亚绑架数百名亚述族基督徒。这些只是诸多事例中的几个，表明有人一再企图消灭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和团体，并且正如高级专员所说的那样，这些行径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正如许多人在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采用简易归类法或将一种特定宗教和文化等同于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或灭绝种族等行为。这些是个人和团体而不是文化或宗教犯下不可饶恕的行为。

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所具有的打击这些人类野蛮情形的机制的效力。我们必须确认，我们正在对付这样一种敌人，它令我们震惊，因为它没有边界。我们看到了我们曾经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不可能发生的行为。我们不知我们需要为打击这些行为做多么好的准备。秘书长和高级专员提出了值得我们考虑和分析的具体建议。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我们似乎不能一道作出反应。我们必须搁置分歧，因为这些分歧阻碍了国际社会一道采取具体行动的能力。言行一致是对付野蛮行为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显示能够克服分歧，否则恐怖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分歧。我们的行动必须为各个阶层的民众的合法利益服务。因此，我们应当确定在哪些方面我们必须同境内发生此类行为的国家合作，以便在调查方面取得进展，确保局势持续得到监测，并确保我们将继续努力建设包容各方和尊重多样性的社会，以便不加歧视地尊重和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

最后，我们不可忘记，短期内亟需应对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有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需要帮助。尽管国际社会的反应一直慷慨大度，但局势的严重程度需要作出持续、灵活和及时的承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布拉夫人（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法国采取主动行动，召开本次及

时和重要的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全面介绍。

希腊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们还要从我们国家的角度发言，以强调我们对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旷日持久的冲突对少数群体与族裔和宗教群体的影响以及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所犯的骇人听闻罪行的关切。随着这些团体以最残暴的方式显示它们决心消灭该地区的所有文明，我们看到令人发指的迫害、暴力、大规模杀戮以及蓄意摧毁族裔和宗教群体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等行为。

数百年来一直共处的基督教徒、雅兹迪教派、沙巴克人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现在流离失所或被迫逃亡，而许多其他人则被绑架和处决。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立即停止所有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但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仍通过绑架、扣为人质、强奸、贩运人口和奴役等手段侵害族群中的妇女和儿童。今天，我们听到了关于雅兹迪教派民众、迦勒底人和被迫逃离家园的其他基督教群体成员所遭受酷刑和痛苦的生动描述和证词。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140万基督教徒中有一半已经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而与此同时，有40万雅兹迪教派民众遭到暴力迫害和流离失所。在叙利亚，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对基督教徒实施了各种虐待行为和非法行为，而与此同时，穆斯林群体和公民也是邪恶和野蛮暴行的受害者。

希腊支持秘书长的努力和联合国通过其各项决议所作的努力，以及欧洲联盟的相关声明和行动。我们谴责针对宗教和族裔团体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和野蛮行为以及剥夺这些团体在其家园居留的权利的行为。我们谴责蓄意破坏和抢劫纪念碑、博物馆、教堂以及宗教祠堂和场址等文化遗产的行为。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方面立场坚定，同时认为我们应当考虑作出安排，以便密切监测宗教和族裔群体的境况，以此作为在该地区防止

他们遭到迫害和压迫的第一步。宗教和族裔群体的境况可充当衡量中东总体政治环境的指数。

要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和防止暴力向邻国蔓延，就必须就支持这些群体在其家园的历史存在达成区域共识。本着这一精神，包括古老教会在内的宗教机构和民间社会在该地区促进和解与温和以及维护所有宗教和族裔群体和平共处的努力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在此背景下，希腊采取了主动行动，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目的在于促进全面处理这一问题。

在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而且在我们庆祝本组织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时，我们应将防止中东多样性和宝贵文化遗产的丧失作为我们的职责。这一文化遗产有一部分在时间上要追溯到我们文明的源头。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发言。

努塞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主持本次重要辩论。我也感谢秘书长潘基文和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的发言以及他们为促进和保护人权作出的努力，而保护人权是我们今天所议问题的核心。

今天，国际社会聚集一堂，在安全理事会讨论中东少数宗教和族裔群体遭迫害的问题。我们此举也向世界所有人民传递一个消息，即我们捍卫他们不可剥夺的人权，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宗教、族裔，或身在何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正是因为我们地区的极端分子玩世不恭，实施各种恐怖行径，企图利用宗教和族裔分歧达到其野蛮和残暴的目的。这不是一个新的或区域现象；纵观历史，世界各地极端分子始终企图利用各种分歧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正如今天的许多发言者证实的那样，当前危机并不能代表本地区的历史传统。然而，一代儿童在普遍认为冲突乃是中东自然状态的世界中成长。

他们不知道或不相信，中东地区曾经是一个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信仰、部落和族裔相互交织，和睦相处的地区。我担心，因为中东地区内战肆虐，暴力极端主义祸害不断，一种更为悲观的观点将占据上风，认为我们地区四分五裂不可救药，而且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不宽容的宗教。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伊斯兰教承认和尊重在它之前出现的各种伟大信仰。在我们的历史上，穆斯林社区中的少数宗教群体始终得到保护，使之免于因其信仰而欲施害者的伤害。这种宽阔的宽容庇护了十五世纪与穆斯林一起被逐出欧洲部分地区的犹太人，也保护了其他宗教信仰徒，不仅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也包括雅兹迪派、撒玛利亚人、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人。在中东历史上的两大都会首府亚历山大和大马士革，各种社群均可自由奉行其信仰，管理自己的社区，并与伊斯兰教和平共处。

圣城耶路撒冷在其历史鼎盛时期也许是这种和平共处的最佳范例。虽然耶路撒冷常常成为不同宗教人民之间分裂和冲突故事的焦点，但他们一致崇敬这一圣地。这也是大会去年通过第69/24号决议，重申国际社会“对耶路撒冷城问题和对保护它独特的精神、宗教和文化特性感到关注，是正当合法的”。世界伟大文明、宗教和人民是耶路撒冷丰富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允许耶路撒冷成为下一个冲突的战场。耶路撒冷不仅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共存历史的象征，而且是一个明亮的希望灯塔，希望该圣地能够再次实现和平与宽容。

在此丰富的历史浪潮背景下，现在出现了伊黎伊斯兰国，对手无寸铁的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犯下难以言述的暴行。他们的野心更大，不局限于这些国家，诚如高级专员今天上午雄辩地指出，存在其极权和塔克菲里世界观侵吞整个地区的危险。他们的行为 - 借伊斯兰教之名实行残酷迫害，有系统地试图抹掉一切文化多样性的痕迹 - 与我们地区自豪的历史完全对立。应当看穿伊黎伊斯兰国利用我们宗教的语言为杀人和破坏提供理由的企图：那只不过是小小撮精神错乱的疯子孤注一掷

的谎言。只要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存在，所有群体都将受到威胁。暴力极端主义不受边界的限制。

然而，我们珍视的中东丰富文化锦织不一定必须沦为历史。今天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知道，因为它已经存在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0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工作，自由地奉行他们自己的信仰。虽然我国的基础设施是现代的，但作为我国多族裔、多宗教、多样性基础的宽容、温和与团结的价值观则源远流长。

实行这种模式需要一种国家建设理念，其基础是提供教育机会，实现经济发展，尊重人权与法治，和妇女作为伙伴在这些努力中发挥显着作用。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还发现，领导富有远见和机构有力是稳定的支柱。在我们地区的许多处于过渡之中的国家维持这些信念至为重要。我们的生活和信仰过去始终而且今后将永远与我们地区相互关联。因此，我们不能将自己与我们身边发生的不公现象隔绝。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我们长期和谐的历史受到极端份子行动的威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埃及稳定是整个地区稳定的基石。

在阿拉伯世界格局转变的背后，是巴勒斯坦问题持续不公，为伊黎伊斯兰国在本地区乃至全球招募战士推波助澜。必须结束那场悲剧性冲突。我们赞扬法国牵头展开外交努力，争取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这一不公悲剧。在我们地区，但也包括其他任何地区，巩固国家的经济、社会、法律和机构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在社会崩溃时，它们为人民提供了重要的保护框架，提供预防和制止暴力和混乱的手段，甚至在领导失败时。在我们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宏伟目标时，这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愿意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首先，安全理事会必须前后一致，始终谴责迫害少数群体的行为，无论发生在何地。我们在寻找解决办法时，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它是载有我们国际社会共同原则的最重要文件。

会员国必须有采取正确行动而非仅仅在政治上便宜行事的勇气。而联合国只有在会员国赋权时，才能履行其职责。

第二，必须与受影响地区的国家协商，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我们了解问题及其背景，并将承担其长期后果。

第三，必须形成坚定的国际联盟，解决肇事者有罪不罚的问题。社会安全稳定是善治的基石。在此动荡时期，我们必须协助我们地区的稳定。

第四，必须鼓励各国政府保护所有公民，并维护其自由。

第五，必须建立和维护保护人权、提供早期预警、应对侵犯的有力机构和机制。

各国执行上述建议和国际给予支持的责任在于我们所有国家，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效仿我们祖先开创的宽容、温和与多样性的人类价值典范。

最后，我祝贺法国代表团在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成功地指导安理会审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广泛和根本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代表发言。

马恩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同其他代表团一道赞扬主席国法国组织召开今天这次重要而紧迫的辩论会。

斯洛文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最近几个月，暴力极端主义、宗教和族裔仇恨与不容忍泛滥，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因此，我们同国际社会一样，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伙和组织广泛且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和迫害行为表示关切。我们对他们滥用宗教加剧挑衅、对抗、宗教仇恨和极端主义感到震惊。暴力的受害者来自许多不同族裔、宗教和少数群体，诚如今天会议上许多发言者所述的那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最近发表的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行动的报告（A/

HRC/28/18) 显示, 伊斯兰国及其相关团伙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杀戮、酷刑、强奸、性奴役、强迫皈依和征召儿童入伍。

许多属于不同少数宗教的妇女和女童都成为强奸、酷刑、性奴役和被迫与伊黎伊斯兰国作战人员结婚的受害者。她们还经历强迫皈依和其他残暴侵犯。伊黎伊斯兰国的暴力和暴行已经导致伊拉克在叙利亚人民大规模流离失所。这些罪行其程度和性质可能已经被视为构成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种族清洗罪或甚至灭绝种族罪。

国际社会必须找到办法结束这些罪行有罪不罚的现象。在这方面, 我们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重要作用。我们呼吁该地区所有国家加入《罗马规约》。国际刑院也可发挥重要的预防作用, 因为启动调查可能会对肇事者或犯罪集团产生影响。安全理事会必须将该局势移交国际刑院。

我们也对达伊沙蓄意毁坏重要宗教、文化和历史古迹——如属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各族裔和宗教群体的考古遗址、礼拜场所、教堂、清真寺和神殿——的事件不断增多深感关切。我们必须尽全力维护已在中东地区存在2000多年的各种文化和宗教丰富而古老的多样性。

我们在就国际恐怖主义导致的悲剧事件拟定对策时, 应当铭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多层面现象, 不应将其与任何宗教、种族或信仰直接挂钩。我们应当避免对某些族裔或宗教群体以偏概全和脸谱化, 因为这样做常常会造成不宽容和仇恨行为的恶性循环。民间社会和媒体可在此类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 我们的对策不应只是单纯的压制, 因为需要对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的状况加以全面分析和处理, 从而解决激进化现象的根源。我们还应当努力提倡尊重和宗教多样性文化, 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我们的对策还应该包括向因为害怕恐怖主义团体而逃离家园者以及经历

暴行而幸存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斯洛文尼亚一直秉持人道、中立、公正、独立和高效原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具体来说, 我们正将重点放在向武装冲突中遭受伤害的儿童提供医疗康复和社会心理帮助上。

斯洛文尼亚希望联合国能够拥有更多工具, 能够妥善遏制以族裔或宗教为由而实施的袭击和侵权行为。我们欢迎秘书长提议召开知名男女人士咨询小组会议以及拟定一项旨在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 但这项行动计划应当突出全球各地的局势, 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局势。目前需要高效应对此类威胁, 这可能会推动探讨如何最终完成《联合国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草案。该公约将包括恐怖主义的定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门多萨·穆拉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 以宗教为由的不宽容和暴力表现正在世界很多地区增多。以族裔、宗教或信仰为由对个人、族群和相关场所实施的暴力事件正在各国不断增加。武装冲突局势加剧了这种状况, 属于少数群体的人在这些局势中遭受敌对行动的影响常常尤为严重, 而且特别容易遭受人口迁移和强迫移民所导致的流离失所现象。他们常常是难民潮的一大部分。

这是一种全球祸害。任何地区都不能幸免于该现象, 但是中东地区——一个拥有各种各样的族裔和宗教群体的地区——普遍和有系统的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尤其令人关切。我们必须一起迅速采取行动, 来消除该现象。

我们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增加感到震惊, 这些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法外即决处决、蓄意袭击平民、大规模驱逐、强迫改信宗教, 以及以宗教、信仰和族裔为由对个人实施有针对性的其它形式的迫害。在伊拉克对雅兹迪人发动袭击; 在叙利亚劫持和杀害基督徒; 在利比亚对科普特基督徒实施斩首;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蓄意袭击逊尼派穆斯林、基督徒、雅兹迪人、沙巴克人和其它群体，就是一些极为恶劣的例子，它们要求我们大家立即采取集体行动。“伊斯兰国”等极端团体还正在使用加剧恐怖和恐惧的手段，通过损毁和破坏最神圣的东西——信仰场所以及宗教和文化遗迹——对民众实施控制。

国家侵犯人权行为会助长激进化现象和招募活动。如果不是事先就对特定团体实施污名化和非人对待并煽动仇恨，针对族裔或宗教群体的仇恨和暴力就不会发生。这是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流毒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流毒通常体现为实施排斥和边缘化的歧视性政策和做法、国家的镇压、普遍的腐败现象、对公共机构缺乏信任、有罪不罚现象，以及剥夺人权和否认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

国家有义务确保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

“可在不受任何歧视并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情况下充分而切实地行使其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这是《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宣布的。此外，各国有责任使本国民众免遭灭绝种族罪行、战争罪行、族裔清洗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之害，免受实施此类行为的煽动。侵犯人权行为是随后可能发生灭绝种族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的第一个预警信号。国际社会应当追究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责任，并让它们认识到国际法——包括人权法、人道主义法、刑法和难民法——为其规定的现有义务。

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必须是当务之急。必须将暴力行为的实施者或同谋者绳之以法。葡萄牙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应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并通过法办犯罪人以及调查和起诉对平民实施暴行的责任人，补充国家法院所起的作用。

要应对非国家武装极端团体和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就需要全面处理根源因素，其中包括采取有效的宣传战略，防止激进化变为恐怖主义，制止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但最重要的是要促进政治和宗教宽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团结和包容。我们显然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宣布的提议，即成立一个专家组，来拟定更好地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指导方针。

中东长期稳定要求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要求消除源自族裔和宗教歧视和排斥的极端思想的根源。在这方面，有关各方——国家、宗教界、民间组织、媒体代表等等——必须采取协调行动，包括开展宗教间对话倡议。促进和保护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有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及和平，并会丰富一个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传统。各国必须倡导宽容的风气，其中包括通过教育特别是人权教育。因此，只有各国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包容与团结，才能使尊重多元主义成为现实。

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普世人权，维护了对于多样性的尊重，自由行使该权利直接有助于民主、发展、法治、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努力按照本组织通过的各项关键国际人权文书所载的核心价值观促进和保护这些权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发言。

米库列斯库夫人（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辩论会。罗马尼亚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但是我愿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一些意见。因为时间关系，我将做简短发言。

世人正惊恐地目睹着对基督徒、“雅兹迪”派、什叶派穆斯林、包括沙巴克人、土库曼人以及其他人的大屠杀、斩首、纵火、强奸、石击、

在枪口下强迫其改变宗教信仰、奴隶制复活、大规模驱逐以及被迫移徙等行为。

所谓的伊斯兰国或达伊沙这些负有责任的犯罪团伙的策略很简单，因为他们信仰的是惨无人道。他们破坏构成中东复杂社会架构的丰富的宗教遗产和族裔多样以及光荣历史留下的遗物，目的是让他们触及到的所有人彻底臣服并受其操纵。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抹杀多样性运动的一部分，却打着与这些野蛮人毫无共同之处的伊斯兰的旗号。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残忍地企图追捕甚至把整个宗教社区从其历史所属土地上斩草除根行径的受害者。雅兹迪人的悲剧也许是达伊沙出现以来给单个社区带来的规模最大的悲剧。

自使徒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老城的路上皈依以来，基督徒一直是叙利亚的一部分。阿拉伯的基督徒在阿拉伯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带来了十九世纪的Al-Nahda阿拉伯复兴，这一点不应忽视。尽管如此，今天，基督教在中东的存在却危在旦夕。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回顾少数几起集体悲剧性事件，如一年前数千名亚美尼亚基督徒被从沿海城镇Kessab暴力驱逐，还有最近发生的、这次是在利比亚的21名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埃及人遭到怯懦的谋杀。

我们必须紧急加大力度，保护几个世纪以来让中东丰富多彩的宗教与族裔多样性。国际社会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扭转该区域驱逐或清剿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者的趋势，所有这些人正受到狭隘思想和盲目暴力所致的极端主义的可怕威胁。我们鼓励联合国扩大在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通过使用已有的如不同文明联盟等各种工具，在世界各地提高对此类悲剧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群体命运的认识。

我愿表示，罗马尼亚支持秘书长倡议制订一项由宗教领袖小组编写的行动计划，也支持法国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有关该话题的会议。

面对迫在眉睫的派别纷争危险，倡导政教分立的代表和宗教代表必须鼓励容忍，并大力加强宗教间的对话，这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营造并确保和平环境的前提。此类信息还必须传达到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年轻一代，不幸的是，日复一日的可怕场景证明，这些地区正在扩大。必须耐心说服年轻人远离暴力文化的影响，提醒他们认识到容忍与谅解的价值观，正是这些价值观使我们数千年来得以在我们共有的空间共存，为所有人带来福祉。

我们希望看到在受影响国家的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进行更多有关该话题的讨论。其目的应该是：不仅应在法律中禁止以宗教或族裔为由的歧视，而且还应使社会大多数人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尊重以下事实，即：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极端理念，而且他们自己也对此类团体制造的暴行感到惊恐。但是，各国社会特别是受影响的国家必须公开谈论恐怖主义是如何利用每天面临边缘化、歧视以及腐败的年轻人寻求机会与公正的普遍冲动的。

解决这些人的经济与社会不满是关键问题。我们必须大力侧重于教育，特别是在冲突后局势下和那些摆脱了恐怖主义的地区，以防止今后发生更多暴行，使那些属于少数族裔和宗教的人士得以恢复在其社会和领地中的地位。

最后，请允许我回顾具有传奇色彩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的话，他曾说过，成立联合国不是为了让人类升入天堂，而是为了拯救人类不下地狱。要做到这一点，拯救中东面临威胁的少数群体不下地狱，我们就必须遵从我们的良知，表现出加大力度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特别是顾及在今天非常重要的辩论会中提出的各项复杂而具体的建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它为国际社会处理中东的暴力极端主

义、宗教和族裔仇恨以及不容忍的共同努力做出了宝贵贡献。

乌克兰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即：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为严重的威胁之一，一切恐怖主义行径均是罪恶和毫无道理的，无论其动机是什么，发生在哪里以及由何人制造。乌克兰支持安全理事会关于恐怖主义行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威胁的最新决议的规定，特别是2月12日通过的专门讨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活动的第2199（2015）号决议。

乌克兰继续致力于实现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广大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与安全，以及致力于抗击伊斯兰国的威胁。我们赞同这样的想法，即：叙利亚的包容性政治过渡和伊拉克的包容性政治治理对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乌克兰对伊斯兰国和其它相关恐怖实体及其存在、暴力极端理念与行动给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整个区域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包括给平民带来的导致千百万民众流离失所的毁灭性人道主义影响深表关切。伊斯兰国实施的暴力行径引发派别紧张，极为令人担忧。

我们强烈谴责伊斯兰国和其它恐怖组织以族裔或宗教为由大规模和有系统地迫害中东少数群体，特别是基督徒和其它宗教和族裔团体以及滥杀滥伤的袭击、暴行、屠杀以及践踏人权行径。乌克兰还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文化遗产遭到特别是伊斯兰国的破坏，包括有针对性地破坏宗教场所和物品深表关切。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即：各会员国须采取适当步骤，防止交易属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文化财产和其它具有考古、历史、文化以及稀有的科学和宗教重要性的物品。

乌克兰支持安全理事会谴责伊斯兰国和其它相关个人、团体、组织以及实体制造的诱拐、剥削和虐待妇女儿童的行径。必须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制止

所有此类活动。该问题应当继续摆在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之上，并得到安理会的适当关注。

乌克兰在其2014年9月16日的外交部声明中对2014年9月15日在巴黎举行的伊拉克和平与安全国际会议的成果表示欢迎。我们表示支持伊拉克新政府努力加强法治，确保各政治力量参与联邦权力机构，并且毫不妥协地打击各种表现的恐怖。

乌克兰正在其本国领土上果断打击得到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并面对直接的外来入侵，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伊斯兰国这个恐怖团体不仅是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威胁，而且也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胁。乌克兰支持为了无条件打击在任何地方或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所作的一切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Winid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波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但是，我还要以本国身份发表一些意见。

波兰非常重视保护属于宗教和族裔少数的个人的人权。我们有着相当长的容忍和宗教间对话传统。让我只提到一个文件：1573年的华沙同盟宣言，它允许华沙-立陶宛联邦全体公民获得宗教自由。它是欧洲通过的第一份这类法案。

我国政府对于中东最近针对宗教和族裔群体的暴力感到严重关切。波兰对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机构为受迫害少数群体成员提供的援助作出了贡献。我们还采取了单方面行动，例如去年8月针对伊拉克北部基督徒面临的严重情况和遭到的迫害，我们向他们运送了超过8吨援助物资。我们非常感谢埃尔比勒当局帮助我们完成这个项目。

不幸的是，中东和北非人民每天遭遇新的恐怖。包括基督徒、什叶派、逊尼派、雅兹迪人、库尔德人和其他人在内的所有宗教和族裔群体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暴力。广泛的暴力影响到从伊拉克到

利比亚和最近在突尼斯的所有人。我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在突尼斯城的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除其他20人外，3名波兰国民在这次事件中丧生。

我们还每天见证所谓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野蛮摧毁中东文化遗产的其他章节。我要提到波兰感到极其可悲的一个事件。去年，胜利阵线无情地摧毁了在大马士革附近马卢拉镇的第四世纪的圣谢尔盖和巴克斯教堂。这次袭击摧毁了当时刚逃脱斯大林西伯利亚炼狱的波兰军队指挥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1943年送给该教堂的两个圣像。波兰军队当时正为了波兰的自由和意大利的解放前往蒙特卡西诺作战。如今教堂被烧，圣像被毁。

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行为。他们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恐吓异教徒，还要永远改变该区域的社会和族裔构成。第二世纪的历史教导我们，面对这种事态发展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更大规模的暴行。

自叙利亚战争开始以来现已超过5年，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履行《联合国宪章》为该机构规定的义务，最终采取能够帮助结束该国冲突的必要行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局势也需要安理会采取具体行动。继续无所作为只会助长极端主义并加深中东各地数以百万计人民的苦难。这也将使宗派暴力蔓延到区域和全球各地。经过近几个月发生的所有恐怖行径，我们都应清楚地了解，在极端主义危险面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充分应对这些挑战有利于我们的共同利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马斯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法国召开关于我们大家关切的议题的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也要感谢各位发言者今天就中东少数群体遭受的暴力提出的证词。卢森堡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都代表了一种盲目思维。它只能在与现实世界隔绝和受到无知屏蔽的情况下

才能生存。极端主义不容忍差异和多样性；它厌恶文化和知识。一切与它不同的东西都威胁到它的存在本身。伊黎伊斯兰国对少数民族以及族裔和宗教群体展示的暴行看来也许令人震惊，但不足为怪。这些少数民族和群体代表了中东特有的宗教、族裔和文化多元化。但由于它们的存在本身，它们对伊黎伊斯兰国的虚无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在伊黎伊斯兰国进行疯狂毁灭，攻击所有少数群体的男女和儿童，无论他们是基督徒、雅兹迪人、库尔德人还是土耳其人。伊黎伊斯兰国要湮灭这些社区的所有踪迹的意志，导致它也攻击什叶派、基督徒和甚至逊尼派的圣所和文化遗产。正如摆在我们面前的概念说明(S/2014/176，附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企图有系统地摧毁有关区域的社会结构多样性。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最近关于伊拉克人权状况的报告(A/HRC/28/18)得出结论，伊黎伊斯兰国在那里对少数群体犯下的罪行相当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行。这些调查结果印证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际调查委员会最近发表的第九次报告(A/HRC/28/69)。少数群体的妇女与儿童受到特别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对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种交换手段。男孩受到招募和洗脑，然后被用于冲突中。妇女和女童，尤其是雅兹迪人，被视为战利品和遭到强奸，并被提供给伊黎伊斯兰国战士作为性奴隶。

我们强烈谴责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冲突方犯下的所有暴行。在这方面，我们支持有关联合国应当利用手头的所有工具，起草一份关于保护中东少数群体的行动计划的想法。卢森堡准备提供支持，尤其是在人道主义领域中。

伊黎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兴起，不能与区域政治背景分开。伊黎伊斯兰国利用了叙利亚境内阿萨德政权对本国人民进行的野蛮增压和伊拉克的宗派紧张关系。因此，反击伊黎伊斯兰国也意味着寻求以

政治办法解决影响到该地区的多种危机以及人民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由于存在着极端主义祸害蔓延的实际危险，这项任务更显紧迫。

安全理事会去年通过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的目的是为大幅改进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状况作出努力。如果说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办法只能是政治性的，这并不解除各方、主要是叙利亚当局保护平民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完全遵守第2139(2014)号、第2165(2014)号和第2191(2014)号决议，以及旨在反击区域中恐怖主义威胁的决议，特别是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

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伸张正义我们才能最好地应对非正义行为。只有通过纠正无辜者所受的冤屈，才能恢复受害者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卢森堡继续要求安全理事会把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境内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鼓励伊拉克加入国际刑院的《罗马规约》，或者至少声明承认国际刑院的管辖权。那些在今天威胁中东多元社会中少数群体的生存本身的人应当知道，他们终将逃脱不了正义的法网。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埃莱尔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数百年来，中东一直是不同群体和平共处的摇篮。中东人民毗邻共处，认为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一种财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种极为不同的氛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努力了解这一局势的根源。

该地区的宗派主义政策和粗暴应对合理民主诉求的做法同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加剧的歧视、仇外心理和仇视伊斯兰教的心理所造成的怨恨相互交织。这就造成一种有害的混合物，而这种混合物侵蚀了该地区的宽容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全球安全的层面。

我们应当清楚认识到两个事实：第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不是一种中东现象。不能、也不应该将恐怖主义同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群联系起来。

第二，由于暴力和恐怖主义没有宗教，我们不应根据其受害者的身份、国籍或宗教而有差别或有选择地对待他们。虽然中东暴力和迫害行为的受害者多数是穆斯林，但我们的同情、声援和保护工作应当包括所有受害者。

本着这一谅解，让我简要谈谈几个特别的局势。

叙利亚冲突刚刚进入第五个年头。

这一局势每况愈下，并已变为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说了这番话之后，我将不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来回应一个代表团再次提出的无端指控。我们断然拒不接受这些指控。

今天大多数人的发言多数注重达伊沙实施的令人震惊的迫害和绑架行为。该团体行动的残暴性不应导致对促使这一恐怖组织出现的条件产生任何幻觉。叙利亚政权粗暴镇压叙利亚人的合理要求，而且为了长久掌权，继续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化学武器和桶装炸弹，并大肆侵犯人权。

达伊沙令人震惊的行动也不应当导致我们对有关今后道路的优先事项产生错误认识。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消除叙利亚问题的根源。根据日内瓦公报进行真正的政治过渡是这方面的唯一解决办法。

在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属于最先遭到达伊沙迫害的群体。针对伊拉克社会所有阶层实施的这些迫害行为已迫使220万平民逃离家园。我们支持伊拉克政府应对其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迄今向伊拉克提供了750卡车的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用于帮助所有伊拉克人，包括逊尼派民众、什叶派民众、土库曼人和基督教徒。为响应伊拉克摩苏尔省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发出的援助呼吁，我们向摩

苏尔、Telafer和Sinjar等地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了援助。此外，我们还向受目前危机影响的伊拉克中部地区提供了援助。

我们还在伊拉克北部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建立了三个营地，总共能容纳37500人。我们正在同地方当局协调，在基尔库克建立第四个营地。这些努力将继续下去。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向受害者敞开了大门。有近乎20万伊拉克人，包括基督徒和2万名雅兹迪教派民众，在土耳其境内寻求避难。

此外，我们还收容170多万叙利亚人，不论他们的族裔或宗教背景如何。

在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框架内，我们不能忽视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他们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并遭到歧视。我们必须铭记，巴勒斯坦人民所遭受的历史不公正待遇正在助长仇恨、疏远和激进主义。根据两国愿景解决以巴冲突，不仅将使巴勒斯坦人能够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将是朝着消除该地区的不稳定和激进主义方向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当今世界，任何区域或社区都不能幸免于暴力和迫害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球现象。我们必须通过全球合作来应对这一现象。现在，我们反对歧视、不容忍、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反犹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心理的共同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切合实际。

本着这一了解，我们于2005年共同发起了不同文明联盟倡议。我们一贯主张，我们的共同点重于我们的不同点，而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能帮助营造相互尊重的环境。

消除为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有利环境的条件，可以确保中东各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这方面，必须以政治、民主和包容各方的方式解决该地区的多重危机。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我们认为，中东各国人民振兴其根深蒂固的容忍与和平共处文化的努力将会取得成功。

最后，关于亚美尼亚副外长所作的发言，让我提出以下几点。埃尔多安总统和达武特奥卢总理分别于2014年4月和今年1月发出的信息也强调了这几点。

土耳其同情亚美尼亚人的痛苦，并且正在耐心和坚定地努力重建两国人民之间情同手足的关系。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几年无疑是一段困难的时期，这是不容置疑的。在此期间，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数百万其他奥斯曼民众，不论其宗教或族裔如何，都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人类理应认识到，正如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位公民一样，亚美尼亚人记得在此期间所遭受的苦难，

然而，我们不同意将所发生的事件说成灭绝种族事件。各方的叙述尚未趋于一致。我们需要做的是形成共同和公正的记忆。在这方面，让我再次强调，我们分担痛苦、医治创伤和重建友谊的愿望是真诚的。我们的方针是在不远的未来建立友谊和实现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王国赞同欧洲联盟（欧盟）先前所作的发言。

鉴于时间有限，我将宣读经压缩的发言稿。我的发言稿全文将通过我的推特账户另行公布。

首先，我要感谢法国就这一非常紧迫的议题组织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公开辩论会，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最近几个月特别是在中东得势的暴力极端主义、不容忍、宗教和族裔仇恨。荷兰王国作为支持和平、正义与发展的伙伴，赞扬本次辩论会具有包容性。

我要提出三点：人权、我国所采取的行动以及问责。

关于人权，每个人都必须有表达自己身份的自由。这包括信奉任何宗教的权利、改变宗教或根本不信宗教的权利。在我们看来，人权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排斥属于一个特定群体的任何人，就会损害我们共同人权的普遍性。

因此，我国政府对中东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深感不安。该地区极端主义团体所犯罪行的残暴程度在最近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东多族裔和多宗教结构的未来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威胁。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我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

我们坚定地致力于打击该地区的暴力极端主义。作为打击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的成员，我们派出了250名军事人员和6架F-16型飞机。此外，我们还部署了130名荷兰军事训练员，教导地方联军如何打击这些极端主义团体。

此外，荷兰王国还共同主持反伊斯兰国联盟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工作组的工作。当然，我们还向面临收容这一暴力所造成的成千上万难民这一挑战的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自2012年以来，仅为叙利亚危机，荷兰王国就已经提供了逾1.14亿欧元，而且我国将在下周科威特认捐会议上进一步加大力度，为该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捐款。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国际社会有保护平民免遭国际罪行侵害的集体责任。这尤为适用社会弱势群体，如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我国政府敦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同意避免在平民面临大规模暴行威胁的情势问题上使用否决权。我们赞扬法国政府主动提出这样的倡议。

我的第三点侧重问责。单靠军事行动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努力加强法治，建立包容性社会。此外，我们需要司法。必须追究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肇事者的责任。应该从一开始就把司法和问责纳

入政治进程。有罪不罚只会营造新的滋生地，产生更多的暴力极端主义。必须加强国家司法和问责能力，作为过渡和后过渡进程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在国内问责，荷兰呼吁安理会请求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发挥终审法院的作用。

最后，该地区多族裔和多宗教格局的未来受到威胁。因此需要我们联合国会员国作出坚定的集体反应。这关系到《联合国宪章》原则。荷兰王国作为和平、正义与发展的伙伴，将继续为此坚定反应作出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法国召开本次重要会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宝贵建议。我们希望，今天的辩论将有助于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打击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在中东的行动。

克罗地亚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仅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

首先让我表示，我们严重关切中东基督徒、雅兹迪派和其他宗教和族群的处境，尤其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的存在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看到达伊沙及其相关团伙以宗教之名对他们所不认同的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成员采取恐怖的暴力行为和难以言述的野蛮行径。我们强烈谴责这些行径，以及破坏珍贵宗教和文化遗产的行为。达伊沙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必须追究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努力宣传提高认识，记录和报告对该地区少数群体实施的暴力和罪行。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协调努力，打击一切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和为恐怖主义目的操纵利用宗教信仰的行为。在这方面，

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今天提出的制定一项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全面行动计划和设立一个专家小组的倡议。我们认为，行动计划应包括安全、人道主义行动、社会政治包容性、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反对歧视和维护族裔与宗教多样性方面的内容。

保护和维持生命及该地区多文化、多族裔和多宗教共存的传统至关重要。这些数百年传统是人类的瑰宝。该地区各种少数宗教群体是我们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产生于中东，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着长期共存的光辉历史。中东局势非常复杂，但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仅应该持续关注安全问题，也要关注宗教和其他少数群体的苦难。我们不能无视中东基督徒愈益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中东基督徒人口急剧减少、并将继续减少的事实。

克罗地亚支持3月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发表的《支持特别是中东基督徒和其他社群人权的联合声明》。这是人权理事会第一次专门论及基督徒的困境。必须明确声明，不能以伊斯兰教意识形态为借口暴力侵害基督徒和其他少数群体，或任何其他宗教。克罗地亚伊斯兰教穆夫提阿齐兹·哈萨诺维奇最近指出，恐怖分子以伊斯兰教为借口是在伤害和滥用宗教。他们背叛伊斯兰教义，其实质是关爱、对话、共存，以及为有需要者提供援助。伊斯兰教中无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排他主义的立足之地。因此，我们大家不论信仰和信念，应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歪曲和滥用任何宗教为他们的恐怖行为开脱的势力。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维护和平，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多样性与和平共处的价值。

最后，让我重申，我们坚决支持和声援中东地区受迫害的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穆阿利米先生（沙特阿拉伯）（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也要感谢你召集本次会议，审议基于族裔或宗教而受攻击和虐待的中东受害者问题。我还要特别感谢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

时下，中东地区正经历一个空前混乱和困难的时期，伊斯兰教面临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双重攻击。在内，极端团伙如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真主党等披上宗教外衣伪装，实行最残酷的杀戮和迫害，其主要受害者是大量穆斯林教徒。他们这种行径的火焰已经殃及许多其他社群成员。

在外，伊斯兰教面对一个媒体挑衅与煽动运动，包括在某些欧洲地区、缅甸、巴勒斯坦和其它地区发生暴力袭击穆斯林的事件。这场运动还包括虽非暴力但同样有害的做法。这些做法包括扭曲和不尊重伊斯兰圣地和宗教场所与人物，如发表冒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赐福之）的漫画。因此，我们本希望本次会议的视野能够考虑到所有这些项目，而不局限于中东发生的袭击和虐待少数群体的问题，尽管该问题也很重要。

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该议题，并努力理解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伊斯兰是宽容和开放的宗教。这个宗教不对任何宗教带有偏见或歧视。真主在其圣典《古兰经》中说，使者先知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自那之后也确信那部经典，他们人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神，一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说）“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

伊斯兰要求其所有信徒公平善待他人，因为万能的真主说：

“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

该宗教认为，除非其信徒也信奉耶稣、摩西和真主其他使者的话，否则他们的信仰就不圆满。伊斯兰是承认宗教自由的宗教。万能的真主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

伊斯兰教数世纪以来一直照顾少数宗教群体，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和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等等。因此，今天在中东发生的迫害少数宗教群体的行为，显然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教法。有人以可憎的方式利用并扭曲伊斯兰教及其原则，这种做法也常常被用来对穆斯林自己实施压迫和排斥作辩解，无论压迫和排斥是来自像叙利亚政权那样的暴政，还是来自以色列。叙利亚政权杀害了数十万叙利亚人，并导致数百万属于各种信仰、族裔或教派的叙利亚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则继续迫害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和基督徒，并对其实施最骇人听闻的屠杀和族裔清洗。

制止中东和世界其它地方发生的对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暴力和袭击行为，必须以两个主要支柱为基础。第一个支柱是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孤立恐怖主义的支持者；第二个支柱是恢复权利和国际司法原则以及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法治。中东深受暴力侵害和袭击少数群体之害，这要求安理会从根本上处理并解决其政治问题，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使巴勒斯坦能够行使其合法的自决权，并在1967年6月4日边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以圣城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它还要求在《日内瓦声明》基础上，针对叙利亚人民的困境达成政治解决，而该《声明》要求建立一个全权权力机构，带领叙利亚人民实现其对于正义、自由和繁荣的愿望。还必须防止“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极端力量通过使用武力将其政治意愿强加给其它群体。必须在所有地方都毫不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打击恐怖主义。

沙特阿拉伯承认并理解与信奉其它宗教和文化者开展对话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与西班牙王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合作，并在梵蒂冈参与下，在维也纳建立了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宗

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以促进各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对话与谅解。我们也与伊斯兰教各界建立了并仍在建立对话渠道。我们通过参与在本地区北部抗击“达伊沙”、在南部抗击胡塞武装的联盟，来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参加了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国际反恐中心的工作。我们启动了我们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的和平倡议。当“达伊沙”匪帮控制伊拉克大片领土时，我们立即为我们在该国的兄弟们提供了援助，为帮助遭受恐怖袭击之害的人——无论他们信奉哪种宗教、属于哪一群体或族裔——捐助了5亿美元。

因此，我国在继续打击压迫和迫害少数群体的人，与此同时在继续努力寻求政治和文化解决方案，以便促进谅解、共处与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做法，这就是我们的谆谆奉劝。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代表发言。

鲁日齐卡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斯洛伐克赞同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也愿感谢主席国法国提议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

在我重点就中东地区以宗教和族裔为由攻击和暴力侵害行为受害人问题发言之前，我愿指出，激进团体“达伊沙”和“博科圣地”实施暴行有以下原因。这些袭击行为的受害者被一些人——很难称他们为人——可耻杀害，而杀人者的动机完全只是仇恨。受害者遭到虐待和拷打，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恐怕是在座各位无法想象的。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常常与宗教有关，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谬误。可能存在与很多因素的其它联系，如全球化、移民和社会问题、缺乏教育、绝望或是人生无望等。斯洛伐克反对一切种族或宗教不宽容、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行为，也反对将恐怖主义与宗教挂钩。针对平民——各宗教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成员——的敌对行动严重侵犯了基本人权。我们也不应该说这是文明冲突。这是人性

与暴行的冲突，而暴行的基础常常是个人或群体对于社会、其它群体或个人所持有的具有破坏性的仇恨心态。

中东地区、宗教和族裔问题是今天辩论会的议题，这并非偶然。该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宗教的诞生地。这种独一无二的多样性的存在面临着所谓“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以及与其有关的恐怖团体的威胁，这些团体扰乱了该地区各族民众的生活。数百万人不是流离失所，就是被迫离开故土。留在冲突区或是恐怖团体控制区的人生活在侵犯人权、镇压和虐待等长期威胁中。恐怖团体将所有人都作为侵害目标。谁也逃脱不了他们的仇恨。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雅兹迪人、男女老少——恐怖行为不管这些，也不分国界。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恐怖分子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所犯罪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宗教和族裔狂热心态是任何宗教信仰都可能存在的危险。斯洛伐克认为，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宗教机构和有关各方有义务迅速、明确、响亮地发出声音，反对借宗教之名实施的一切暴力行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便更为有效地打击极端主义和煽动仇恨的行为。

恐怖主义不仅是对中东而且也是对我们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世人站在同一边，只有携手努力才能取得预期结果。国际社会有义务协助各国建设履行责任承诺的能力，以便保护它们的民众不受灭绝种族罪、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侵害。国际社会应当追究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责任，使他们了解必须用来保护人权、国际法规定的现有工具及手段，包括惩罚性工具及手段。国际社会必须适用人道主义法、刑法及难民法。

斯洛伐克准备支持这方面的任何行动。我再次促请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因为，就在我们发言之时，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在继续遭受苦难。绝望和对宗教信仰的错误诠释助长起的仇恨，很容易被利

用来对付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尤其是一名儿童的灵魂。对于采取积极步骤的任何犹豫不决都会增加可能被误导的人数，误导他们的人故意破坏正信的理想，在人民中间散播仇恨的种子。

最后，正是丰富、前所未有的中东历史使穆斯林人、基督徒和犹太人生活在共同的城市当中。多样性是该地区的福份，我们绝不应使其成为该地区衰败的原因。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罗马教廷观察员国常驻观察员发言。

奥扎大主教（罗马教廷）（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教宗方济各教皇，深为感谢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关于中东发生的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本次辩论会不仅是及时的，而且是非常紧急的，尤其考虑到那些已经丧生的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本次公开辩论会已为时过晚。他们的命运敦促我们竭尽全力预防出现更多以族裔和/或宗教为由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中东的基督徒和其他少数宗教群体寻求安理会和其它国际论坛听到他们的声音，不是以某种抽象的形式，而是真正意识到他们的痛苦和苦难，意识到他们在中东等地区生存感到的恐惧。

我们必须承认，问题是存在的，时间是紧迫的。族裔和宗教社群——包括土库曼人、沙巴克人、雅兹迪人、塞巴曼达人、卡卡伊人、法伊里库尔德人、阿拉伯什叶派人，甚至阿拉伯逊尼派人以及库尔德人——面临极端压力、人权侵犯、酷刑、杀害和一切形式的迫害，仅仅因为他们所信奉的信仰或他们所属的族裔群体。

中东的基督徒成为具体攻击目标、遭杀害或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我们无奈地看到：伊拉克的亚述族基督徒遭所谓的伊斯兰国团体绑架，埃及科普特基督徒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附属组

织斩首，以及摩苏尔的基督徒几乎遭灭绝。仅25年前，有200万基督徒生活在伊拉克，而最近的估计人数不到该数字的四分之一。

整个基督徒社群，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基督徒，生活在受恐怖及极端组织控制的冲突区，这些组织不断以死亡威胁着他们。面对此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并且深切感到被合法当局和国际社会抛弃，任其自生自灭，他们惨不忍睹，被迫逃离家园，到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和该地区邻国境内寻求避难。

罗马教廷向该地区有关各国及领导人深表谢意，他们公开保护基督徒，将其视为该地区宗教、历史和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2000年来，基督徒一直把中东称为自己的家；实际上，如我们所知，中东是基督教的摇篮。因此，令我们深感痛苦的是，该地区古老的基督徒社群——其中许多人仍然讲阿拉姆语，即耶稣基督使用的语言——也是受到灭绝威胁的社群。他们在该地区的持续存在证明了诸世纪以来他们与穆斯林人和其他宗教及族裔社群比邻共存的事实。

这些社群是中东文化与宗教特征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在那里的消失不仅将是一场宗教悲剧，而且是失去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及宗教遗产，而这一遗产为他们所属、全世界十分希望保留的社会有着如此重大的贡献。因此，罗马教廷吁请该地区和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领导人及人民立即采取行动。

在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整个国际社会商定，每个国家都负有保护其民众的首要责任，使其不受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族裔清洗及相关煽动行为之害。此外，国际社会确认其有责任协助各国履行其首要责任。然而，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该首要责任时，国际社会必须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保护民众的行动。

正如教皇本笃十六世在其2008向大会发言时所强调的那样（见A/62/PV.95），保护责任不是国际法中的新创，而是根植于古老的万民法之中，是政府人员对民众的每一行动的基础。在该古老传统及

其在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如今各联合国论坛中得到重申的基础上，方济各教皇一再促请国际社会竭尽全力制止和预防进一步有系统暴力危害少数族裔及宗教群体的行为。

罗马教廷借此机会向该地区各国和一切不懈努力甚至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的人们深表赞赏，他们为伊拉克境内约2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1200万叙利亚人（其中400万人为难民，750万人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让我们帮助这些邻国收容照顾难民。拖延行动只会意味着更多的人死亡、流离失所或遭迫害。方济各教皇告诫我们大家携手努力去支持一个将继续作为其所有族裔和宗教群体的温馨家园的中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爱尔兰代表发言。

马维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组织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这一重要议题。爱尔兰赞同早先以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还要在一开始感谢那些在此提供了有关他们因信仰而遭迫害的第一手证词的各位发言者。

爱尔兰外长查尔斯·弗拉纳根在其去年9月在大会内的发言中（见A/69/PV.18）谴责了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的迫害或歧视，并具体强调了在中东对少数宗教群体的迫害，以及在欧洲国家出现的反犹袭击浪潮。

然而，正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那样，因宗教信仰或族裔背景而对个人和社群实施攻击已经可悲地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虽然该现象可见于全球各处，但在中东一些国家尤为恶毒致命。国家和社区结构的崩溃以及似乎可任意获取武器的激进团体的出现，大幅增加了该地区少数群体的脆弱性。

作为世界上诸多主要宗教的诞生地的中东，依然是许多不同宗教社群的家园。然而，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陷入暴力和混乱使得诸多宗教社群惨遭暴力。最近发生的宗派暴行包括：在利比亚

境内卑鄙谋杀了21名埃及科普特人，在叙利亚东部绑架了150多名亚述族基督徒，屠杀萨那清真寺的什叶派朝圣者，以及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手中的雅兹迪妇女仍在遭受蹂躏。这些以及其它行动破坏了中东多族裔和多宗教的特征及包容性稳定的远景。许多暴力实施者声称是以宗教的名义所为，更使局势恶化。

许多国家，尤其是邻近地区的国家，为个人和群体提供了庇护，但整个群体的迁移并不是解决办法。必须让各群体得以继续留在他们一直以来生存繁衍的地方，他们中有许多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居住在那里。那里是他们的根，他们有权在那里生活。保护所有群体，包括整个中东地区众多遭受宗教迫害与恐怖行径侵害的穆斯林的基本权利，是该区域所有国家的责任。

正如欧洲联盟观察员先前说过的那样，尊重人权、促进包容性与民主社会以及支持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是保障该区域所有人充分安全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国际社会也必须担负起自身的责任。联合国必须利用手中的一切工具保护弱势群体，确保那些具备能力者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们也必须特别重视妇女的作用，她们不仅是极端主义行为的受害者，而且还是转型变革的推动者。就在两个星期前，爱尔兰在纽约这里与一个汇集中东和北非地区妇女组织的平台“El Karama”开展协作，以突出强调必须扩大阿拉伯妇女作为领导者的影响力。来自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的一些妇女在座无虚席的会议室里发表了感人的讲话，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必须在最高级别上把妇女纳入和平与和解谈判，让其参与冲突后决策进程，并且使其有代表参与新宪法的拟订。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落实这一信息。

爱尔兰致力于捍卫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利，寻求确保这个问题得到各方高度重视，包括在我们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期间。

最后，在我们继续开展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的工作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和平、发展与尊重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必须努力应对当前的一系列攻击和侵害行为，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长期挑战是落实一项发展议程，有系统地消除导致此类攻击的根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林代表发言。

阿尔鲁瓦韦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集安全理事会本次重要会议。我也感谢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本次辩论会开始时所作的全面通报。

今年5月举行了“所有文明为全人类服务”会议，若干宗教与信仰的知名代表以及世界各地一些大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巴林宣言》（A/68/959，附件），其中重申，人性是所有人共有的特征，无论其属于哪个种族和族裔群体，也无论其语言或其他背景为何。对话是把不同背景的人们汇聚到一起以实现和平、安全、正义、发展、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根基。

仇恨言论与人性和文明格格不入。对有别于我们的人不了解，会导致仇恨，进而引起排斥、歧视、恐怖主义，造成对抗而非对话，暴力而非和平，仇恨而非团结和友谊。

中东地区是文明的摇篮，而巴林则是该地区一个奉行多元文化、多种族和睦相处的绿洲。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向所有人开放而且欢迎所有人的社会结构，无论其宗教或信仰为何。在我国首都麦纳麦，清真寺、犹太庙和教堂共处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人们可在议会和驻外代表中看到基督徒和犹太人。我们的元首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国王陛下重申，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它将成为我们友爱相处的基础，并在人类价值观的旗帜下把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使我们免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侵害。

巴林坚信必须消除极端主义思维，因为这种思维不仅玷污人的本性，而且也歪曲伊斯兰教教义，我们从“达伊沙”和其他团体的所作所为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有宗教信仰和学识渊博的人们必须行动起来，抵制应对此种心态。此种心态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人，而且还有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此类群体的人们正被逐出家园，其文化财产遭到劫掠和毁坏。这一切与任何宗教教义都是完全不符的。

正如概念文件（S /2015/176，附件）中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必须担负起责任，确保中东依然欢迎所有人，向所有人开放，依然是一个为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提供保护，并且使之能够由于其多元性以及其文化而得到蓬勃发展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我们目前正在向那些遭受歧视、流离失所的群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代表发言。

恩图瓦哈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法国担任3月份安理会。主席先生，我们赞扬你召集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本次辩论会讨论的问题依然是国家、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我们深切赞赏今天在座的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并作了通报。他们都带来了深刻的见解，大大扩展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尤其要赞扬贵国外长今天早些时候前来出席会议。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的世界已变得更加残酷、凶恶。我们正目睹一些区域——从东非到亚洲再到中东——出现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空前的暴力频发态势。在那里，人们以宗教和文化的名义彼此交恶。视频中出现的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将人斩首的画面以及伊拉克境内基督徒和雅兹迪人被杀害和大批逃离家园的惨状，只是中东地区所出现骇人听闻犯罪行为的一些例子。这些暴力行为使叙利亚境内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长期冲突进一步复杂化。

联合国的努力，包括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特派团的部署，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开展的工作以及安全理事会就若干局势通过的主席声明和决议，确实值得称道。

虽然很难确定某些暴力冲突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冲突中，许多基督徒被绑架、受到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或者遭杀害；此外，他们的教堂被毁，有些人被迫改变宗教信仰。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谴责这些行为。我们认为，宗教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决不能受到侵犯。

各国社会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宗教。因此，应该让人们能够过上不用担惊受怕的生活，而且信奉自己的宗教。因此，毫无疑问，各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免遭大规模暴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与宗教和族裔有关的暴力行为。应该为这种攻击的受害者声张正义。国际刑事法院仍然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因此，我们呼吁国际刑院继续开展调查，对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的肇事者提出起诉。

最后，博茨瓦纳同国际社会一道强烈谴责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行为。恐怖主义是无法被遏制在国家边界之内的。因此，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或受害者。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白芝亚女士（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大韩民国仍然对中东局势继续动荡不安而深感不安。最近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发生一系列悲惨事件，表明基于宗教仇恨和族裔不容忍的暴力极端主义在崛起，引起整个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让宽容与和谐的文化占上风，还必须努力促成对话，以消除宗教、族裔和部族之间的深刻裂痕。我们也赞同今天许多会员国在安理会发表的意见，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处理这一问题，确保中东依然保持多元化和包容性。正如联合国各项报告、包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关于伊拉克人权状况的报告(A/HRC/28/18)所指出,事实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和有关联的团体专门针对雅兹迪人、基督徒、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犯下的暴行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其他事件“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

对于这种罪行,安理会过去已经采取坚定立场,认识到妇女、儿童和少数群体等最弱势群体遭受最严重的痛苦,亟需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保护。这种认识产生的理念之一就是保护责任的观念,这一观念认为国家负有首要责任来保护民众免遭灭绝种族行为、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清洗,同时规定国际社会负有相应义务协助各国履行这项职责,而且在有人犯下此种罪行时,必须采取行动。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敦促安理会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同时,考虑如何确保向平民提供保护。

2014年5月,大韩民国担任安理会主席国时,我们投票赞成关于因危害人类罪而将叙利亚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草案S/2014/348。虽然该项决议未获通过,但大韩民国支持追究责任的必要性,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正义得不到声张,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和平。我们依然坚持这一信念。

加强国际社会的工具包,以有效应对基于族裔和宗教理由而广泛、有系统地迫害个人的现象,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这方面,大韩民国支持法国努力在2月19日于华盛顿市举行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问题首脑会议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工作。大韩民国在首脑会议上表示致力于推动教育以及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领域的工作。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在安理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大韩民国承诺,我们将继续致力于重点处理中东地区弱势群体的困境,并将全力呼吁加强对平民的保护、加强问责制并最终将基于族裔或宗教理由而犯下罪行者绳之以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拉脱维亚代表发言。

Mažeiks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和人事务高级专员以及维安·达希勒女士和路易斯·拉菲尔一世·萨科阁下的发言。我还感谢安理会主席国法国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讨论广泛和有系统攻击中东在族裔或宗教上属于少数的人员的问题。

拉脱维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

21世纪,世界正经历着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崛起的新挑战。今天的辩论特别注重中东地区受这一灾祸影响的弱势群体,十分及时,也很贴切时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其他武装团体对少数族裔和宗教群体以及妇女、儿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和双性人等其他弱势群体毫无理由的暴力攻击行为十分普遍,极为严重,令人震惊。

基督徒、雅兹迪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沙巴克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人仅仅因为其宗教或族裔原因而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据各种报告指出,伊斯兰国/达伊沙犯下的暴行包括杀害平民、酷刑、绑架、强奸、奴役、贩卖妇女和儿童,以及强行征募儿童被入伍。性暴力成为伊斯兰国散布恐怖情绪、迫害少数群体、压迫和驱赶反对其思想意识的社群的手段之一。正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的报告所指出,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灭绝族罪。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这些行为。

拉脱维亚强烈谴责基于宗教或信仰、族裔血统或其它理由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迫害、歧视和不容忍行为。我们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所犯下难以名状的暴行,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犯下的暴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毁坏宗教和历史遗迹的行为定性为文化清洗运动,这种行为也应受到谴责。

对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其他武装团体对中东平民犯下的侵犯人权和种种残暴行为必须进行适当调查,而且必须将犯下此种罪行者绳之以法。各国

负有首要责任保护平民，并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在宗教和族裔上属于少数及其他弱势群体的人员的人权。

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拉脱维亚加入了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此外，还必须处理产生暴力极端主义和宗教不容忍的根源，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少激进化和招募活动，尤其是针对青年人的这些活动。被迫流离失所者、尤其是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人道主义需求，以及对伊斯兰国 / 达伊沙所释放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包括将妇女和儿童重新融入社会以及对他们提供医疗和心理服务，都是我们需要极为重视并协调一致做出努力的领域。

中东在宗教和族裔上属于少数的群体享有在他们历来所居住的地区继续生活的权利，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和平共处。为在区域内促进容忍并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这一跨国灾难而作出的全球努力，其核心必须是建立具有多样性的和平与包容性社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感谢法国召开今天的实质性辩论会，并分发议题文件（S/2015/176，附件）指导我们的讨论。也请允许我向安全理事会成员致意。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者的通报，他们今天上午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并加深我们对这一辩论的承诺。

我们深表关切的是，鉴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团体犯下的罪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状况的报告，证实犯下了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构成最严重国际罪行的极端暴力案件。

3月13日，我国在人权理事会表示坚决支持俄罗斯、黎巴嫩和罗马教廷提出的题为“支持基督徒

和其他社群的人权”的宣言，其中确认中东各宗教社群特别是基督教徒面临严重威胁，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或被迫离开祖先的土地，成为极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该宣言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东所有族裔群体和社区根深蒂固的历史存在，应对来自“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及其附属恐怖主义团体的严重威胁，这些组织制造了基督徒完全消失的危险。宣言还呼吁各国重申尊重宗教自由的权利。

阿根廷一贯并将继续谴责伊黎伊斯兰国一再对宗教或族裔少数群体犯下的暴行及其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重申坚决谴责该团体犯下的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所有恐怖主义行径，并表示大力声援弱势平民，他们是该恐怖主义团体及其同伙残酷和野蛮行为的受害者。

我们在本次辩论会上以一个声音疾呼，因为必须明确指出，在多边层面和在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关系上，以及在我们的国内政治、我国的法律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上，我国尊重并尊敬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并且不可剥夺的道德和法律标准，这些标准也是我们这个组织的道义、道德和法律基础。

例如，我们完全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二条规定：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没有任何区别”；

第十八条：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以及第七条：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

我们还尊重和遵守《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的各项原则，其中第8段确认：

“宗教、精神和信仰在千百万妇女与男子的生命中，以及其生活方式和对待其他人的方式

上，起到中心作用。宗教、精神和信仰可以而且能够增进人类本身的尊严和价值，有利于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

我们也同意第9段，其中关切地注意到，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可能由于财富分配不平等、边缘化和受到社会排斥等原因而加剧其严重性”，

以及第10段，其中重申人人有权享有全部人权。

在世界各地，恐怖主义和其他有辱人格的行为一再发生并且性质严重，这些应受谴责的行为受到极端原教旨主义和仇恨言论的鼓动，它们以宗教和信仰为借口，为不公正辩解并掩盖血腥的权力斗争，不过这些东西并非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新现象，它们是当代和今后必须面对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不仅因为这些行动违背和违反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是宝贵和必要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规范，而且也因为承认多样性和尊重差异是建立一个充分人性化世界的先决条件。因此，正如方济各教皇所说，真正的和平要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感到能够自由表达我们的关切、需要、愿望和恐惧。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愿意接受彼此，尊重正当的差异并学习作为具有共同人性的一家人一起生活。这不是一个天真的乌托邦，而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并且必须呼吁采取行动。

我们并不是过于简单地看问题；我们同意宗教或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这类极端教派暴力行为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长期存在的宗教对抗。正如圣杰罗姆所说，最优秀者的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实际上，这适用于某些人。

我国代表团谨强调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认为，全体国际社会必须坚决谴责以极端原教旨主义仇恨言论为行动基础、并虚妄地

企图利用宗教为其邪恶行为辩解的团体犯下的严重罪行、危害人类罪行和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必须严惩犯罪人。

我再次引用方济各教皇的话。主席先生，当他被问到对贵国《查理周刊》发起的应受谴责的袭击时，他说，人们不能以上帝的名义杀人，以上帝的名义杀人是一种变态现象。信奉宗教就必须尊重自由，不冒犯他人，不强加于人，不杀戮。我认为这也适用于国家政策和国际政策。

在这一框架内，我们认为必须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利用本机构可以动用的工具和机制，包括制裁和把案件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打击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完全同意报告中提出的这方面建议。

我们认为，各国采取的打击恐怖主义团体的措施必须充分尊重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的权利，以及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第二，阿根廷重申，绝对不能将犯下恐怖主义行为、仇恨罪行和危害人类罪的团体与某个宗教或宗教社区挂钩。

第三，最后，阿根廷作为安理会成员过去两年来多次呼吁并强调必须制止武器流入叙利亚冲突各方。在我们的意见可能未被听取的情况下，我们要再次警告，不仅出于原则，而且因为经验证明，武器流动如果继续下去，或者更糟糕的是，如果不减反增，无论是在中东或其他冲突地区，则对人类的后果将更为严重和残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将越来越渺茫。

和前面的其他发言人一样，我们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出现证明了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显然无法预测冲突的所有影响以及建立和加强迟早都准备犯下最令人发指、残忍和有辱人格的罪行的团体所涉及的风险。

最后，我们并不认为军事解决办法或将冲突军事化是实现和平的最佳或唯一途径。我的话言之有据。要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不是靠造成更多死亡和痛苦，而是要靠各国社会愿意并且能够牢记和寻求真相并确保伸张正义，以及靠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不是为了招致新的复仇，而是为了建设包容性社会，而在这种包容性社会中，人不是披着羊皮的狼，而是各个不同的社群，并且我们大家就本身和相互之间而言，被看作在尊严和权利方面一律平等。

阿根廷共和国再次表示坚信，只有进行国际合作，才能在绝对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法的框架内有效消除恐怖主义祸害。我们希望并支持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倡议使不同宗教和信仰的领袖聚集一堂，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所有信仰者和非信仰者均能努力促进和平、宽容及人人有尊严的文化。我知道，我用了14分钟发言，但是，我们受邀参加的这次实质性辩论使我能够再次超过时限。

主席（以法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

下午6时散会。